

牧靈指南

Pastoral Rules

一本牧靈人員都該擁有的

教宗牧靈經典

大聖國瑞／著

馬千里／譯

Pastoral Rules

牧靈指南

大聖國瑞／著

馬千里／譯

和光啟文化事業
Kuanyeh Cultural Group

Pastoral Rules

By
St. Gregory the Great
Translated by
Rev. Ma Chien-ly

Chinese Copyright © 1968 by Kuangchi Cultural Group,
Taipei, Taiwan.
All rights reserved.

目錄

譯者序	九
緒言	一三
第一部 論牧靈人員一職的尊榮及重任	
第一章 願不學無術的人勿冒然接受這個職務	一六
第二章 未能度聖善生活的人也應遠避這個職務	一八
第三章 論管理的重任	二〇
第四章 身居管理高位切忌精神分馳	二二
第五章 不應由於貪享個人的安閒舒適辭卻管理	二四
第六章 不相反天主聖意的真謙遜	二七
第七章 貪圖或被迫接受講道的職務	二八

第八章	聖保祿宗徒論牧靈人員一職	三〇
第九章	論行善工的假願望	三二
第十章	怎樣的人應接受管理權	三四
第十一章	怎樣的人不應接受管理權	三六
第二部 論牧靈人員的生活		
第一章	牧靈人員應度怎樣的生活	四二
第二章	牧靈人員應思想純潔	四二
第三章	牧靈人員常應苦幹不息	四五
第四章	論有分寸的靜默及有益的言談	四八
第五章	論同情及對越	五三
第六章	論謙遜及救人熱忱	五七
第七章	論內外兼顧	六六
第八章	應學習怎樣取悅於人	七三
第九章	論隱蔽在德行外表下的缺失	七七

第十章	論譴責及掩飾	七八
第十一章	論默思聖律及致以學問	八六
第三部 論牧靈人員的勞心		
前言		
第一章	論講道的技術	九一
第二章	應怎樣勸勉貧窮及富貴的人	九五
第三章	應怎樣勸勉快樂及憂愁的人	九八
第四章	應怎樣勸勉屬下及上司	九九
第五章	應怎樣勸勉奴僕及主人	一〇四
第六章	應怎樣勸勉聰明及糊塗人	一〇五
第七章	應怎樣勸勉寡廉鮮恥及重廉恥的人	一〇七
第八章	應怎樣勸勉粗心大意及謹小慎微的人	一〇九
第九章	應怎樣勸勉暴躁及有耐性的人	一一二
第十章	應怎樣勸勉心地良善及心懷妒意的人	一一八

第十一章	應怎樣勸勉樸實及狡猾的人……	一二二
第十二章	應怎樣勸勉健康及病弱的人……	一二六
第十三章	應怎樣勸勉怕受鞭打及輕視鞭打的人……	一三三
第十四章	應怎樣勸勉不喜歡開口講話及終日喋喋不休的人……	一三七
第十五章	應怎樣勸勉行動怠慢及行動匆促的人……	一四二
第十六章	應怎樣勸勉溫和及易怒的人……	一四五
第十七章	應怎樣勸勉謙卑自下及驕傲自大的人……	一四九
第十八章	應怎樣勸勉固執及無主意的人……	一五三
第十九章	應怎樣勸勉貪飲好食及守齋戒的人……	一五六
第二十章	應怎樣勸勉把自己所有布施於人及貪得無饜的人……	一六一
第廿一章	應怎樣勸勉既不將自己所有布施於人，也不貪戀別人財物，及雖將自己所有布施於人，卻同樣覬覦別人財物的人……	一六八
第廿二章	應怎樣勸勉與人不睦及與人翕然相處的人……	一七二
第廿三章	應怎樣勸勉挑撥是非及締造和平的人……	一七八
第廿四章	應怎樣勸勉在教理方面愚昧無知及雖博學卻不謙遜的人……	一八一

第廿五章	應怎樣勸勉在接受宣道的職務時過度遲慢及過度急促的人	一八六
第廿六章	應怎樣勸勉一帆風順及事事逆心的人	一九二
第廿七章	應怎樣勸勉已婚及獨身的人	一九六
第廿八章	應怎樣勸勉體驗過肉體的罪及對此毫無沾染的人	二〇二
第廿九章	應怎樣勸勉慟哭自己行為上及思想上犯罪的人	二〇九
第三十章	應怎樣勸勉不斷絕自己所慟哭的罪過	
	及雖斷絕卻又不慟哭的人	二一四
第卅一章	應怎樣勸勉對自己明知故犯的罪過自豪	
	及雖痛絕但不自我警惕的人	二一九
第卅二章	應怎樣勸勉因一時衝動犯了罪及明知故犯的人	二二二
第卅三章	應怎樣勸勉大罪不犯、小罪卻滿不在乎	
	及謹小慎微卻有時在大罪上失足的人	二二六
第卅四章	應怎樣勸勉總不開始為善及雖開始卻又總不完成的人	二三九
第卅五章	應怎樣勸勉在暗中作奸犯科、在明處卻多行善舉	
	及與此正好相反的人	二三四

第卅六章	勸告人時應特別留心	二三八
第卅七章	應怎樣勸告有矛盾性格的人	二四〇
第卅八章	為根除大毛病，小毛病應放棄不問	二四一
第卅九章	對軟弱的人切忌講高深難懂的道理	二四三
第四十章	論講道家的言與行	二四五
第四部	論收斂心神	二四七
結語		二五二

譯者序

翻譯這本書是很偶然的，事前根本沒有一點計畫。

這是一九五九年的事了。那時我在葡屬帝汶島傳教，被主教派到伊美拉縣一個山頂堂區服務，不到半年時光就粗通了土話，可以聽告解及講簡單的道理，同時還考到了駕駛執照，因之心內非常高興，工作起來也很賣勁。我與主任神父雖有從屬之分，但合作無間，從來沒有什麼不愉快的事情發生。可是，主教休假前驟然擢升他做教務總監兼代理主教，我雖為他高興，卻為我擔心，因為新到的堂區主任神父是個不易相處出了名的人。世間的事，往往你愈擔心，反而愈糟糕，倒不如一切順其自然更好。我們的關係從一開始就頗勉強，然後惡性循環，彼此影響，不到一年就「貌合神離」了。

主任神父一切都把在手裡。我到學校去教要理，不准，因為已派有教師及傳道先生，何況同孩子混在一起有失神父的尊嚴；給成年望教人講要理，他自己保留，沒有我的份；騎馬到山裡探望教友，也不行，因為我應在家隨時等候赴臨終；到鄉下公所向教外人羣中發展，

更不准，因為曾有神父因之墮落。結果，我的工作除了給病人送聖體、赴臨終及主持教會殯葬禮外，就什麼也沒有了。

到了這步田地，只有請示主教了。我想主教一定會調動我到別的堂區服務，但出乎意料之外，他很煩惱地一再叮囑我要利用大好時光，多祈禱、默想，及深研教會的學問。我雖然服從了，不過心內很不舒服，也就從那天開始，我同主教及老神父們「保持距離」，嘖有煩言，並且盡量不相往來。此後有好長一段時間我曾經鬧了情緒、消沉，做什麼都提不起精神。

有天，翻閱我手抄的雷鳴遠神父自述的「一滴血」，才恍然大悟。雷神父的偉大之處在於他時時處處服從，上司不准講道見人，他就閉門寫信、祈禱及默想，傳教方法多得很，反正閒不住，不死就要傳教。我很慚愧，就在這種特殊環境及複雜心情下，我順手從書架上拿到了這本《牧靈指南》，看了一下目錄，是我在大修院從未學過的東西；讀了第一章，並不難，當天就把它翻譯出來。這樣，心情平靜下來，慢慢學習、磋磨及翻譯，大約經過一年左右，初稿始定，然後把一些詰屈聱牙、意義不明的地方，向其他高明鐸兄請教，並在大家都同意的意義下（可能大家都錯了也說不定），重加翻譯。這樣又花了一年的時間加以釐清，這就是我翻譯這本書的經過。

我之所以不厭其詳地對此翻譯經過加以敘述，是有所指的。照目前來說，處於同我相仿

環境中的年輕神父不會沒有，也許還有不少（但望不要太多）。我至誠地希望他們不要蹈我的覆轍，鬧情緒、消沉，並向外發展，乃是把自己的大好精力用在其他有益的文化傳教工作上。可是，我也殷切地乞求我們尊之為「前輩」的老神父們，當他們「心有餘而力不足」時，雖不交棒，但至少別把持一切；相反地，從旁督促年輕神父好好為主工作。

本書的出版曾得到方濟會士雷永鳴神父的鼓勵。因為他對我說：「神父！想想看，只要有一位站在傳教崗位上的兄弟姐妹能從中獲得好處，那也就夠了。」對於他的這種鼓勵，我非常感激。就在他的這種鼓勵下，我毫不猶疑地寄出了我的稿件。

還有兩位神父我要在這裡致以特別的謝意，即劉師迺仁神父，他曾抽暇閱了一篇我的初稿，在某些地方加以修改，並提示了許多寶貴的意見；以及我的患難之交馮寶魯神父，他曾花了幾個月時間，從頭到尾細加審閱，甚而不厭其煩地同原文對照，還揮了大筆加以潤色。不過遺憾的是，在他未能看到本書出版之前，已榮歸主懷。

最後，我要聲明，教父著作，文字簡賅艱澀，意義深奧婉轉，談起來不易，翻譯起來更難，對於國學及拉丁文無何造詣的我，居然敢從事這種工作，確有不自量之嫌。不過，「予豈欲為哉，子不得已也」。因之，我誠懇地希望諸位在主園圃內的同工神父，如發覺有何應修應改的地方，行點愛德，不吝賜教，而我亦必虛心接受。如能拋磚引玉，則更為我合十禱

祝
的
了
。

馬千里
一九六八年主顯節
於馬來西亞威省大山腳

緒言

國瑞謹致

極可敬愛的儒望主教仁兄：

可愛的仁兄，你曾慈祥而善意地指責我，藉退隱為名以擺脫牧靈人員勞心的重任。現在為免人們對它的小覷，謹將我思慮所及，草成此簡，銳意刻劃出它的重要性，為使那些冒昧者不再貪求，已冒然貪求者知所警惕。

為使讀者易於明瞭，並依次前進，特分做四個部分討論，根據事實的需要，做如下的推想：

- 一、怎樣的人方可升上治人的高峰；
- 二、合理地升上去了，要度怎樣的生活；
- 三、生活完善了，要怎樣訓導羣眾；

四、正確的訓導羣眾者，在他的日常生活中要如何認識一己的軟弱無能，免得有人言三、謙遜的緣故退避不前，生活與職位相悖，生活與道理相左，或因訓導人而自豪自負。

所以，事先用怕情來調節欲望；但在接受教職之後，即使從未貪求而勉強接受，

一、他的生活亦應當與職守相稱；

二、把牧靈生活中所表現的美善，宣之於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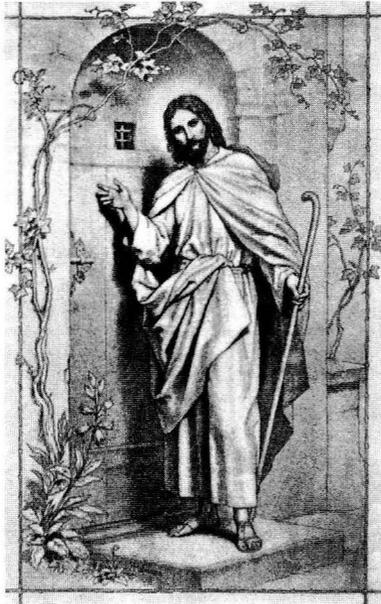
三、不拘做了任何齊全的事，常想自己是個軟弱無能的人；

四、能如此方不致自豪自負，前功盡棄。

不過，因為有許多人雖腹笥空空與我們相仿，均不自量力，偏要以己所未學者教人，同時，他們愈不了解教職的偉大神力，也愈不重視教職。對這些人，從本書第一頁起，即加以申斥；而那些不學無術和在道理方面荒謬百出的人，為杜絕他們從事把握教職的營謀，我們也要用毫不客氣的言辭，予以誅伐。

第一部

論牧靈人員一職的尊榮及重任



第一章 願不學無術的人勿冒然接受這個職務

人非生而知之，世間的學問與技藝，無一不是由後天勤力學習得來。既然管教靈魂一道，被視為諸術之術、諸學之學（*ars artium, et scientia scientiarum*），不學無術的人接受牧靈人員一職是多麼地冒失！誰人不知，思想上的暗瘡是致命的內傷？然而竟仍有些人，雖對精神的誠律絲毫不懂，卻往往不怕做人心靈的醫師。凡對處方用藥外行的人，應害羞被人稱作醫生。

在天主的推動下，現世的政權都走向尊重宗教的路子（註）；但在教會內還有不少的人，假牧靈人員一職做掩護，鍾情於外面的尊榮。他們羨慕被稱博士，喜居人上，且漠視真理基督的憎惡，喜愛人們在街上的致敬問安，爭筵席上的首位，以及會堂裡的高座（瑪廿三 6—7）。他們只是為了自身的體面光榮，接受這應備修謙遜的牧職，因而他們絕不勝任，也盡不好牧靈人員的職責。

既然他們所學的是一樣，所應教誨人的則是另一樣，在訓導人便只胡言亂語，主亦藉先知的口抱怨這些人說：「他們自立了君王，卻沒有我的同意；他們自立了首領，卻沒有教我

知道。」（歐八4）凡本身無德無學、未經天主召選的人，絕不會按至上者的旨意，而是依照自己的心意來治理教民。他們受欲望的縱容，攀上了——更該說是奪取了——管理的高峰。可是，凡是天主未加阻止卻不贊成的牧靈人員，在審判時必定全然不認識他們，而判他們的死罪。從此可知，為何有些門徒在顯靈蹟後回到祂的身邊時，祂說：「我告訴你們：我不認識你們是哪裡的；你們這些作惡的人，都離開我去吧！」（路十三27）

真理之聲曾痛責牧人的不學無術，祂藉先知的口說：「都是什麼也不明瞭的牧人。」（依五六11）上主甚而也憎惡他們說：「那些管理法律的，不認識我了；那些為人牧的，叛離了我。」（耶二8）同樣，真理基督埋怨他們不認識自己，並且聲明自己也不承認他們的地位。當然，凡不熟識天主事理的人，天主也不熟識他們。這有聖保祿作證說：「誰若不承認，也不要承認他。」（格前十四38）

牧人無知無識，屢屢也形成了屬下人民的孤陋寡聞。他們既因自己的過失缺少應具備的知識，那麼嚴格地說，他們是以自己的無知去連累那些跟隨他們的人，因而真理基督在福音上親口講出：「若瞎子領瞎子，兩人必要掉在坑裡。」（瑪十五14）《聖詠》作者並非由於幸災樂禍的心情，純以預言者的職責道出：「願他們的眼睛昏迷失明，使他們的雙腰顫抖不停！」（詠六九24）眼睛負引路的責任，故位居面部的最高貴處，其餘身體的部分統稱作腰。

眼睛既然昏迷了，腰自然就要顫抖不停。同樣，當在上位的人失去學問的光明時，其他在下跟隨的人，自然要被帶往罪惡深淵的黑暗道路。盲人騎瞎馬，同歸於盡。

註：二十世紀六〇年代，在赤化地區，共產政權不只不尊重宗教、不保障人民的信仰自由，甚而多方設法迫害宗教、關閉教堂、寺廟，以及屠殺宗教人士。即或在號稱自由地區的許多國家內，憲法規定的信仰自由，也由於種種相反的立法及行政措施，形同具文。不過，不拘在任何政權下，為教會服務的聖職人員，總不要為了貪慕牧靈人員一職的外面尊榮，而鑽營謀取。

第二章 未能力聖善生活的人也應遠避這個職務

有不少的人，孜孜不倦地專攻精神的誠律，不過可惜的是，他們在理智方面悟解的，卻在生活方面加以踐踏。他們會毫不害羞地突然教誨人們，奉行他們只在冥想中悟得，而在行為上否認的事理。這樣就成了牧人的穢德敗行領導在先，羣羊則隨之失足在後。

所以，上主天主藉先知的口，反對這些人的不學無術說：「你們在茂盛的草場上吃飽後，

就用蹄子把吃剩的踐踏；喝足了清水，就用蹄子把剩下的弄髒，我的羊羣就該吃你們蹄子踏過的草，喝你們蹄子弄髒的水？」（則卅四 18—19）

幾時牧人以正確的理解汲取真理的源泉，即等於領清冽的水。可是，他們用蹄子弄髒了同樣的水，那是說他們因為度腐敗的生活，毀滅了藉默思推敲所獲得的聖善學識；羊羣喝他們用蹄子弄髒了的水，即是屬下不依照他們所聽到的訓誨去做，而專一模仿他們所見到的惡表。他們訓誨人時，滿口道德文章，私下裡卻又絕不奉行。因之，凡渴望聽取他們訓誨的人，都像是在水源既髒之後，吸飲混有泥土的泉水。先知書上記載說：「腐敗的司祭成了我百姓的陷阱及羅網。」（參：歐五 1；九 8）主又從先知的口裡再次論及司祭說：「他們成了以色列家犯罪的嚮導。」（參：則四四 12）再後有一種人，比生活腐敗卻享有聖德名望的人，更能為害教會。

當一個罪人由於領受了尊嚴的神品而被人尊重時，便不會再有人反對，那他的過失也便愈發成了人們的榜樣。

像這些力不勝任的人，如果確能以心靈的神聰諦聽真理的定讞，準會遠避這累他們陷入如斯重大罪過的職務。真理曾說：「但無論誰，使這些信我的小子中的一個跌倒，倒不如拿一塊驢拉的磨石，繫在他的頸上，沉在海的深處更好。」（瑪十八 6）這裡所說的驢拉的磨

石，是指塵世生活的操心拖累；海的深處，則是指地獄永罰的大海。

凡人只披上聖德的外衣，必然或以言語、或以行事來毀滅他人。因之，倒不如將他交給現世的有司處以極刑更好，省得他再因負有聖職而為人罪惡的師表。因為要是光他一個人被處決的話，地獄永苦也止於他一人而已。

第三章 論管理的重任

我們在上面簡短所講的一切，都是為了指明管理的職務是如何重大，以期那些不能勝任的人，萬勿為了滿足一己的欲望，冒然負起這個聖職，自取喪亡。論此雅各伯宗徒曾熱誠地警告說：「我的弟兄們！你們做教師的人，不要太多。」（雅三 1）

所以，人天間的中保，論祂的學識與德能，雖然遠遠超出天上諸神，並於萬世之前已為王天上，卻退避不受人們願意加給祂的地上王國。經上記載說：「耶穌看出他們要來強迫祂，立祂為王，就獨自又退避到山裡去了。」（若六 15）請問世界上還有哪個人，比造生兼掌管人們的祂，更勝任及堪做人們的君王呢？祂降生成人，取了肉身，不只是為了受苦受難救贖

人類，也是為了以祂的言行來教導我們。祂給跟從祂的人立了表樣，拒絕為王，卻心甘情願地負起十字架的苦軛；祂力避現成到手的光榮，寧取人們所不齒的苦刑。這都是為教訓我們，放棄人世間的權益，要不畏暴力、不懼艱苦，為了真理而甘居逆境，遇順境則凜然不安。因為，逆境能以痛苦煉淨人心；反之，順境則使人自豪自大，因而玷污人心。

原來順境使人趾高氣揚，逆境則正好相反；即或趾高氣揚了，也得平抑下來。居順境時人們很容易忘卻自己，在逆境即或心不甘、情不願，也要被迫想到自己。在順境，人們往往一手破壞費力修來的善行；在逆境，即或為時已久的罪行，也得洗淨。

人心大致如此，不在其位時，尚能循規蹈矩、不苟不且；可是一旦登上管理的高峰，便開始自負，尋求一己的尊榮了。就以撒烏耳王來說吧！先前以為自己不能勝任就躲藏起來，但在他接受王權後不久，便擺起自負的架子（撒下十22；十五17—30）。他雖自承有罪，仍貪圖在百姓前受尊重，不願先知公開指責他，致令傳他為王的上主終於剝奪了他的王位。同樣，在一切事上都順從天主聖意的達味王（宗十三22），在負起解救人民於倒懸的重任後，既然沒有了敵國外患，便放肆起來，為了迷戀一個有夫之婦（撒下十一3），欲令智昏，竟因奸淫而謀殺無辜。可是，當他還是小百姓時，卻滿懷熱心腸，知道饒恕仇人；之後南面為王、稱孤道寡，卻學會了黑心腸，毫不反悔地簽署了好人的死刑。但我們應該知道，先前他

不忍心加害已到手的迫害者（撒烏耳王），而今卻不顧為他賣命的軍隊的損失，毀了一位效忠於他的勇士。如果不是他之後苦身克己、勵行補贖的話，依照他所犯罪惡的嚴重程度來說，他的名字早已自被選者的人中剔除了。

第四章 身居管理高位切忌精神分馳

往往有人在負起管理的重任後，仍然分神於各種雜務；心神不集中，遇事自難應付。

從前有位智者善意地警告說：「我兒，你的工作不要繁多。」（德十一10）因為，當人的精神分散到各方面時，便不能集中起來辦理每一件事了。一個人如超乎尋常地勞心於外務，敬畏上主的心自然就相對地減少，或甚而失去。因此，他常焦慮怎樣能管理好他人，卻獨獨忽略了自身，成了只想許多身外事，而不知想身內事的糊塗蟲。

要是人操心外務一旦超過了應有的限度，就好似在旅途中的旅客，是那麼地緊張忙碌，甚至忘了自己要赴的目的地。這樣操心外務的結果，是忽略自己的內省工夫，毫不注意自己心靈所受的損失，就連自己犯了多少過錯也不曉得。昔日希則克雅叫那些外方人參觀他的府

庫時，並未以為自己犯了什麼錯誤（列下二十13）；然而他認為許可他做的事，卻招來了上主的義怒，為後代子孫帶來大禍（依卅九4—7）。

他們為顯身手不凡，把許多日常雜務攔起來一起處理，而他們只要舉手之勞遂即辦到。屬下見到這種情形，當然對他們辦事的能幹驚賞不已，他們也往往因此衷心竊喜，自覺不凡、飄飄欲仙。他們這種驕傲思想，雖然尚未形諸於外，卻也激起了審判主對他們的義怒。那位審判主是在人內心裡，所以內心裡的種種也將由祂來審判。當我們在內心裡犯了罪，我們自然想盡方法瞞過別人，不教他們知道；不過，我們可是在那位審判主監視下犯了罪。

古時，巴比倫的國王曾大言不慚，也未被視作驕傲的罪人（達四16）。的確，他先前雖閉口不提自己的驕傲，卻從先知的口裡聽到了因犯驕傲所遭天譴的定案。不過，因為他向屬下的各邦，宣揚他自認得罪了的全能主，故而洗淨了他驕傲的罪跡。可是，事過境遷，由於他的王位仍得保全，權力也日漸增長，眼見自己所興建的偉大工程，便又自豪不已，在心內故態復萌，同先前無別地驕矜自負，甚而大吹大擂地誇口說：「這不是我以大能大力，為彰顯我的威榮而建為王都的大巴比倫嗎？」（達四27）從此可知，那義怒之聲所公開宣示的報復，就是他心底私下的驕傲所招來的！因為，嚴厲的審判主早於事前洞見了他以後要公開打擊懲處的一切，故此，上主使他變成無理智的走獸，給他一顆獸心，將他與人的社會隔離，

教他與田野間的走獸為伍，極厲害卻又極公允地懲罰了那個自詡為偉大超人的他，使他不再是人。

我們不憚其煩地申述這些，並無意非難管理階層的人士，乃是堅強我們內心的軟弱，不再多貪戀管理。但望那些不齊全的人，再不敢攫取管理權；更願那些走在平地都蹣跚的人，別自不量力妄想爬高，因而失足跌死。

第五章 不應由於貪享個人的安閒舒適辭卻管理

現在有許多人，深具德行的秉賦，潛修了一切必要的德行，在訓練他人方面也有很大的天賦，專務身心的潔德，以齋戒振奮自己，富有學識、忍耐大方、謙恭自下，有當權人的勇敢，有出於真正熱誠的和藹，見義勇為、當仁不讓。不過，他們一旦被召請來肩負管理的沉重擔子時，便諸多推擋，拒不接受，把那些不只是為了自己，且也是為了別人受自天上的秉賦及恩寵，都據為己有。因為他們只顧自己、不顧別人，便也剝削了別人藉他們而應得的利益。他們太自私自利了。

真理基督曾向祂的門徒說：「建在山上的城，是不能隱藏的。人點燈，並不是放在斗底下，而是放在燈台上，照耀屋中所有的人。」（瑪五 14 | 15）故此祂向伯鐸說：「若望的兒子西滿，你愛我嗎？」當伯鐸馬上回答自己愛祂時，所聽到的竟是：「你牧放我的羊羣。」（若廿一 16）

如果牧放羊羣是愛主的證據的話，德學齊備的人，拒絕牧放天主的羊羣，就足令我們相信，他絕不愛至上的牧羊人。聖保祿曾說：「既然一個人（基督）替眾人死了，那麼眾人就都死了；祂替眾人死，是為使活著的人不再為自己生活，而是為替他們死而復活了的那位生活。」（格後五 14 | 15）

因此，在《申命紀》上梅瑟命令：「如果兄弟住在一起，其中一個沒有留下兒子就死了；死者的妻子不可出嫁外人，丈夫的兄弟應走近她，以她為妻，對她履行兄弟的義務。她所生的長子，應歸亡兄名下，免得他的名由以色列中消滅。若是那人不肯娶他兄弟的妻子，他兄弟的妻子應當著長老的面，走到他跟前，從他腳上脫下他的鞋，向他臉上吐唾沫。從此他的名字，在以色列中，將稱為『脫鞋者的家』。」（申廿五 5 | 10）

在復活後光耀地顯現出說「你們去，報告我的兄弟」的那位（瑪廿八 10），就是那個亡兄。祂好似未得子就死了，因為祂還未填滿被選者的數目，而祂尚生存於人間的兄弟們應娶

祂的未亡人（教會）——把管理教會的責任，託付給那跟隨祂，並有本領管理得盡善盡美的人，是理所當然的。女人向那個不願娶她為妻的兄弟臉上吐唾沫，意思是說，不拘任何人，若是獨占獨享所得的恩寵，而不操心別人的利益，慈母聖教會就嚴厲地譴責他，好像把唾沫吐在他的臉上一樣，並且自他的一隻腳上脫下他的鞋，以致人們稱他為脫鞋人之家，因為經上記載說：「以和平的福音作準備走路的鞋，穿在腳上。」（弗六15）

所以，如果我們操心別人的利益，一如我們自身的一樣，就是為我們的兩隻腳著上鞋。相反地，誰若只顧自己的好處，而忽略別人的利益，那他就好似一隻腳上不著鞋的寡廉鮮恥。故此有許多人，就如我們前面所說的，雖天資聰慧，只因熱中默觀生活，而醉心於自己的安閒舒適，愛好獨居、孤芳自賞，亦無視於他人的利益。

對此如嚴格地加以評斷，則他們接受公職時，能為他人謀幾許福利，由於他們辭而不受，無疑地也就剝削他人幾許。當他們想到天父的獨子，為了人類的福祉，離開了聖父的懷抱，投入世間、降生成人、居我人間時，又當以怎樣的心情努力去造福別人，而置個人的安逸自在於不顧啊！

第六章 不相反天主聖意的真謙遜

又有許多人，認為自己不能勝任，便只為了謙遜的緣故，逃避管理人的責任。如果他們的謙遜再伴以其他德行的話，那在天主眼中即是真謙遜。因為，在他們辭不接受有益的高升他們的命令時，絕不頑強固執。

相反地，一旦明瞭天主的旨意是他們應接受管理人的權柄，但仍然固辭不受，那就不是真謙遜了。真謙遜的人在一收到接受治權的命令時，便翕然服從天主聖意的措施，了無成見。因為這種恩寵，不論對己抑或對人都是有益的。故即使他內心感到應當逃避，但同時也知道應當降心服從，勉為其難。

第七章 貪圖或被迫接受講道的職務

雖然有些人，有時是可嘉獎地貪圖講道的職務，可是另一方面又有許多人，是可嘉獎地被迫接受這個職務。如果我們審量兩位先知的史實，便不難窺見個中真相；其中一位毛遂自薦地要求天主派遣他擔任講道的職務，另一個則戰慄不止，推辭不受。

經上記載，依撒意亞先知對那位要派遣他而徵求他同意的上主自薦說：「我在這裡，請派遣我！」（依六 8）而耶肋米亞雖已被派遣，卻仍謙下地為了自己不應被派遣而力爭說：「哎呀！我主上主！祢看，我還太年輕，不會說話。」（耶一 6）

看！兩人所說的話儘管不同，但愛主之情卻不分軒輊。我們知道愛的誠命有兩條，即上愛天主和下愛世人。依撒意亞先知希望度個積極、主動的生活來造福人們，因而熱望講道的職務；相反地，耶肋米亞先知則自願度個安靜的默觀生活，常與上主的愛相繫，因而反駁上主不應派他去當舌人。從此可知，一個是可嘉獎他熱中，另一個則是可嘉獎他怕情，因為後者怕說話過多，妨礙他默觀的利益，前者是惟恐閉口不言，造成他志願工作的損失。

但是在這兩人身上，我們還應深刻地透視一番，因為一個雖推辭不接受，可並不完全拒絕；另一個自願被遣，卻仍然看到有位天使飛到他面前，用鉗子從祭壇上挾了一塊紅炭，燒淨他的唇舌。這教訓我們，不潔的人千萬別冒然接受這聖職，而既知蒙上天寵召的人，千萬別假謙遜的外表，固執地反駁、拒不接受。

事實上，既然任何人都很難知道自己是否不潔，故避開講道的職務方為聰明及安全之道；不過，就如我們上面所說的，一旦認清上天的旨意是應當接受時，就不應固執地抗辯、堅辭不受。

這在梅瑟的身上都奇妙地實現了。他雖然心裡非常不高興，且又不願意，卻仍然服從主命去掌管以色列民眾。請想，要是他毫不猶疑地就接受領導無數羣眾出離埃及的任務，我們或許要認為他高傲及自命不凡了；或者要是他固執地不服從天主的命令，我們更認為他高傲了。但在各方面來看，他都是謙遜、服從的。他雖自覺無德無才，不配管理天主的百姓，因而不願接受，可是，他一心信賴出命者的德能，終於同意了。

從此可知，既然聖善的人們在天主的命令下，還戰慄害怕接受領導百姓的任務，那隻為滿足一己的欲望，而無所忌憚接受管理別人的擔子，因而失足跌倒的人，他的過錯是如何地重大啊！梅瑟雖經天主的勸服，尚震慄不已，平凡而軟弱的人，在接受榮耀的尊位時，還不

該沉思再三嗎？凡力有不逮、自顧不暇的人，再昧然分擔別人的擔子，那結果是不只無力負起自己的擔子，甚且也加重了別人的擔子。

第八章 聖保祿宗徒論牧靈人員一職

凡貪圖治理別人的人，都是拿大宗徒的話作為達成自己願望的藉口，因為聖保祿說過：「誰若想要監督的職分（指主教及司鐸），是渴望一件善事。」（弟前三1）不過，他雖稱讚人的這種願望，卻突然一轉，把他所稱讚的善事闡釋得非常可怕。因為他接著宣布說：「那麼，監督必須是無可指謫的。」（弟前三2）當他提綱挈領地道出監督必備的諸德時，他所說的「無可指謫」是什麼就很顯然了。

在人的願望方面他雖加以贊同，但在實事方面則又加以警告。他好像是在說：你們所追求的事物我都贊成，不過，你們先認清你們所追求的事物吧！因為你們如果不自量力，教人看出你們只在追求尊榮，而非聖職，那人們的指謫可真要使你們聲名狼藉了。原來有治人大本領的人，寬猛相濟、嚴以責己、易於恕人，不只令人無瑕可指，且對屬下循循善誘，使之

戒避驕矜，勤修善工，趨向生命之路。

應注意的是，當大宗徒講那話的時代，正值教難方殷之時，所有監牧都先後受到了殉道的酷刑。因此，此時此地去追求做監督，確實是可稱道的，因為凡接受做監督者，無疑地都應當隨時準備好先人引頸就刑，先人走入墳墓。明瞭了這種歷史背景，方能透徹了解大宗徒的話中真意：「誰若渴望監督的職分，是渴望一件善事。」在聖保祿來說，監督職就是一件善事。從此可知，凡希望監督的職務而不尋求善工，只求炫耀一己尊榮的人，都是自我證明，他所熱中的並不是監督職。

他們下意識常想滿足於別人的服役，喜歡別人的歌頌，貪慕虛榮，並渴望享受豐厚的物質生活。像這種人企圖染指管理的高峰，不但不愛惜，也不了解聖職。他們假公濟私，以自己的顯要地位圖謀個人世間的利益；但可惜的是，這些利益與他們的職權並不適宜，勢必由他們摧毀。當他們為使自己能烜赫一時，而權謀策劃把那應備修謙遜的管理權奪取到手時，外面所希求的，內心已變質了。

第九章 論行善工的假願望

大致來說，那些企圖升上牧職的人，心內都有鴻圖，都有一番抱負，決心要做點事業。他們之所以圖謀牧職，雖然無可避免出於自負，不過他們確實認為自己會幹出幾樁事業。可是事與願違，隱伏在他們深心內的志願是一樣，他外在的行事又是另一樣。因為人們多次自我欺騙，偽裝自己愛好一樁善工，實際上並不愛好；偽裝自己憎惡世間虛榮，實際上絕不憎惡。人心既然都想往高處爬，在渴望高升時，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如臨深淵；但一旦得手後，便肆無忌憚、膽大妄為。初時他窮思極慮，惟恐得不到手；既得之，則又認為功有應得，只有他自己才配有這管理權。像這種人一旦高升，便開始同俗人一樣，享受權位附帶的利益，早把他們先前定下的聖善志向拋諸腦後。

因此，在人的思想及行事陷入歧途時，他應該馬上放眼自己過去的行事，仔細想想，在他治於人時是怎樣的，那他就會恍然大悟，在他治人時定志要行的善工，究竟能貫徹多少。凡屈居下位時，尚不斷自傲自負，不必妄想身居高位後，會修得謙遜。當人微言輕時，尚渴

望人們的誇讚，不必妄想做上司時，會迴避人們的奉承。當人生活富裕時，未學得慷慨好施，不必妄想一旦豐衣足食、物質充裕時，會克除慳吝而體恤窮人。因之，希望每人都由過去的生活，認出自己的真面目，免得在貪圖管理權時，受自己幻想的愚弄。有許多人在平穩的下位時，慣於多行善舉，可是一升上高位，就不見這種習慣。理由很簡單，風平浪靜時，縱或不是水手，也可輕駕小舟，無所險失；當風浪滔天時，即或老練的舵手，也感手忙腳亂哩！

管理權是什麼呢？還不是考驗人理智的風浪？因為人手握管理權時，他心靈的小舟常搖擺不定，受到風暴的侵襲後，更會左衝右撞，以致因了無心的言行失檢，時時有觸礁撞翻及覆沒的危險。

既然如此，我們究應何去何從呢？看來只有強迫有德的人走上高位了。寡德者，即或被迫，也要盡速全力拒絕。然而拒絕固好，卻也要小心，不可為了把得到的銀錢繫在汗巾裡，致被判藏銀之罪（瑪廿五18）。凡人為了閒散怠惰，隱藏起天主所賜的恩寵殊惠，就等於將銀錢繫在汗巾裡。但從另一方面來說，凡貪圖管理的人，要留心不要仿效法利塞人的生活習慣，用自己的惡表在人面前封閉天國的門。就如我主師傅所說，他們不進去，也不讓願意進去的人進去（瑪廿三13）。

我們不妨用比喻來加以解說，一個被選的上司接受管理人民的擔子，就好像一個醫生接

受治療病人一樣；不過，要是情欲還在他身內生存作祟，支配他的行動，臉上帶著膿瘡，他又怎好意思挨近病人呢？

第十章 怎樣的人應接受管理權

就是那已制服自己的情欲而度精神生活，不重視塵世的幸福，不畏懼任何逆境，惟望重整人心的人，才堪當做人師表。他身體不過弱，精神不衝動，能忍辱負重，達成自己的志願。他不貪戀別人的財貨，相反地，盡將自己所有布施於人。

他心腸軟，常易寬恕別人；但他的寬恕總是適可而止，絕不縱人於惡，使人離棄正路。違例犯禁的事他從未做過，但如有人干犯，則有如自己犯了一樣，痛苦不已。富憫隱之心，因而同情別人的軟弱；見人行善工，則心羨愉悅，有如自己的一樣。他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給人立下可法的表樣，以致別人提起他時，至少對他過去的言行，毫不感到慚愧和遺憾。

他專務度聖善的生活，設法以聖德的溪流，灌溉別人枯乾的心田。他時常祈禱，對祈禱富有經驗，自信凡有求於上主的，必將得到。對這種人，聖經上的話好像特別為他們說的：

「你如呼喊，上主必要俯允；你若哀求，祂必答說：『我在這裡！』」（依五八9）

假如有人來到我們這裡，要求我們在一位對他十分憤怒、對我們又不熟識的顯要人物前，替他求情說項，我們無疑會答覆他說：「真對不起，我們無法負起這個任務，因為我們同他沒有什麼深交。」

如果在一個沒什麼了不起的人物前，還畏懼代為求情，那麼以自己的言行，明知同上天沒什麼親密關係的人，又怎敢冒失地負起在天主前替老百姓求情的任務呢？既然一個人，尚不知自己在天主前是否得寵，又怎敢替別人在天主前求饒呢？

因此，在這種事上，我們更應焦慮地擔心一種後果，即自信能平息天主義怒的人，不要為了自身的罪過，反而招惹天主對他的義怒。這一層我們都易於明瞭，因為當你打發一位對方不歡迎、甚而討厭的人，去為你求情說項時，豈止於事無補，反要愈弄愈僵，終至不可收拾。故此，凡一心繫戀地上事物的人，當心勿貪戀這個榮位，免得燃起嚴厲的審判主的怒火，促成屬下的喪亡。

第十一章 怎樣的人不應接受管理權

每個人都應好好地認清自己，免得不自量力，膽敢占取管理的位置。倘若他覺得毛病缺陷還在自己身上作主及作祟的話，千萬別肩負著自己的罪過，在天主前為別人的罪過求情。

從前來自上天的聲音向梅瑟說：「你告訴亞郎說：世世代代你的後裔中，凡身上有缺陷的，不得前去向天主奉獻供物。」接著祂又說：「或是瞎子，或是瘸子，或是塌鼻子，或是大鼻子，或是鉤鼻子，或是殘廢的，或是短手缺腳的，或是駝背的，或是爛眼的，或是眼生白翳的，或身上生有疥癬疹瘡的，或負重擔的都不可走上前去。」（肋廿一 17—21*）

「瞎子」是指所有對默思天上事理一無所知的人，以及受現世生活的黑暗籠罩，對來世的光明既不愛好，因而無法透視，更不知自己的腳步走向何方的人。因為古經上哈納預言說：「祂保護虔誠者的腳步，使惡人在黑暗中滅亡。」（撒上二 9）

「瘸子」就是指那些已看清自己應走的路，但因為理智昏聩及意志懦弱，無能力走上他所看到的生命之路的人。因為，在惡習慣尚未改除時，縱有修德的志願，他的腳步也不會有

效地走上德行的道路。聖保祿在書信中曾說：「你們應該伸直痿弱的手和麻木的膝；你們的腳應履行正直的路，教癩子不要偏離正道，反教他能得痊癒。」（希十二12—13）

「塌鼻子的」是指那些沒有鑑別事物適當條件的人。我們用鼻子來分辨氣味的香與臭，所以用鼻子來刻劃鑑別力是再恰當不過了。我們有鑑別力，所以我們選擇德行，遠離罪過，在稱讚新娘時說：「妳的鼻子，彷彿黎巴嫩山上面對大馬士革的高塔。」（歌七5）新娘指的就是聖教會，因為她高瞻遠矚，明鑑從各種複雜的因素中生出的弊端，宣示於人，並加以無情的痛責。不過，尚有不少的人，既不願教人看作冥頑不靈、食古不化，卻自作聰明，在某些研究工作上不必要地消耗自己的精力，深深鑽入牛角尖裡，自陷絕地，猶不自悟。這樣可知，為何聖經上會說出「或是塌鼻子，或是大鼻子，或是鉤鼻子」。凡在鑑別事物時，在無關宏旨的問題上，無節制地窮研究，超越了應有的限度，因而失卻生活準則，弄不清自己的行為正直與否的人，都是屬於「大鼻子」或「塌鼻子」一類的人。

「短手缺腳的」是指那些完全無力走天主的道路，也無法做任何善工的人。因為他們不像跛子只是行路不便，乃是全然不能行路。

「駝背的」是指人們受到現世憂慮操心的壓迫，只注意踏在腳底下的地上事物，而毫不仰望天上。這種人即或有時聽到了一些有關天堂家鄉的好音訊，但因受到壞習慣的重壓，就

連嚮住的心都沒有，因為沉浮於現世憂慮中的人，是既無遠見又無大志的。《聖詠》作者把自己列入這種人中說：「我悲傷得身已僵僵，終日行動滿懷憂愁。」（詠卅八7）真理基督也親自責備這些人的過錯說：「那落在荊棘中的，是指那些聽了的人，還在途中就被掛慮、錢財及生活的逸樂所蒙蔽，沒有結出成熟的果實。」（路八14）

「爛眼的」是指一些人雖然有聰明伶俐的頭腦，可惜的是受了肉欲的蒙蔽，無法認清真理。在爛眼的人來說，他們的眸子是健康的，只因流淚過多，眼瞼發炎腫脹而已；但因眼瞼發炎，附帶地便影響了健全的眸子，使視野渾濁不清。

有不少的人，他們雖然能夠深徹地認出人生大道，但因生活腐敗，理智便也是非莫辨了，又因他們放縱肉欲，甚而也傷害了他們的思想官能。本來爛眼的人，視覺官能本身並非不健全，只是因為接觸穢物而引起了發炎腫脹。對這種人來說，《默示錄》上天使的話是再好不過了：「買點眼藥，抹在你的眼上，為使你能看見。」（默三18）當我們以善行作藥石，幫助我們的理智認識真理的光明時，就是買眼藥來抹我們的雙眼，好使我們可以看得見。

「眼生白翳的」是指那些被自己的小聰明及正義感沖昏頭腦、妄自尊大，因之不得見真理光明的人。原來瞳孔是黑的方能看清外物，如容忍一塊白翳在前，則什麼也看不見。同樣，我們的思想官能如果明瞭自己是既愚蠢且罪惡多端的話，那才算真的認清了自己；相反地，

如果把我們僅有的一點正義或聰慧歸諸個人，恰好是沒有認清自己。當一個人在人前愈是妄自尊大，大吹大擂地自我吹噓，則愈是盲目，不能看清真光的輝耀。經上論這些人說：「他們自負為智者，反而成為愚蟲。」（羅一 22）

「身上生有疥癬疹瘡的」是指那些不斷受肉欲的狂猛襲擊所主宰的人。生有疥癬是因為五臟的肝火太盛，發洩在皮膚上所致，這正好表徵好色。當人受到誘惑躍躍欲試時，內裡的火氣便衝出皮膚。在思想方面，人若不禁絕邪念，早晚必見諸行事，這對身體是十分有害的。當聖保祿宗徒說，「你們所受的試探，無非是普通人所能受的試探」時（格前 13），他好像在努力洗淨皮膚的疥癬。他說這話的意思是，心內受誘惑，這是人之常情，但在反抗肉欲的鬥爭中竟以身殉，那可是魔鬼的勾當了。

幾時人心貪圖財物，就等於身上生了疥瘡。疥瘡初生時雖小，但如不從速趕治，則必蔓延全身。人身上一旦生了疥瘡，雖不感覺痛苦難當，不過待它長滿全身時，委實非常的不雅觀。慳吝的人，見財心喜，好像見到賞心悅目的事一樣，其實這種貪情正好腐蝕他的心靈。當他為了取得財物而不遂心時，仇恨的火自然燒到心頭，一怒之下，很容易定下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錯主意。疥瘡的確使人的身體不雅觀，這指的是，人即或諸德全備，心靈美麗非凡，但一有了慳吝的毛病，則諸德失色、心靈醜化。就如疥瘡可以蔓延全身，使柔嫩的肌膚變得

粗糙，同樣慳吝一旦侵入人心，也可腐蝕殆盡，改換面目。這有聖保祿宗徒作證說：「貪愛錢財乃萬惡的根源。」（弟前六10）

「負重擔的」是指那些在行為方面雖未做什麼不道德的醜事，內心裡卻不斷思索這種事的人。當然他們還不敢明目張膽做出那種不顧廉恥的勾當，可是心內每次念及時，不只討厭，反而津津有味，覺得樂在其中，這就是心靈的負擔。凡集中精力專想低級下流趣味的人，在心內已經充斥了醜事的重壓；雖然他們尚未踐諸於外面的行為，但心內的留戀不已是無法否認的。像這種可憐的人，是絕對無力振作專務善工了。

不拘任何人，如有以上缺陷中的任何一種，都不准走上前向天主奉獻祭品。唉！凡自己滿身罪惡，尤其無力自潔的人，怎有辦法完全洗淨別人的罪過呢？

以上我們已簡略地指出並闡述，怎樣的人堪受牧靈人員聖職，以及怎樣的人不堪充任，且也應懼怕接受此聖職。現在我們就要講論那些堪當此大任的人，應度一種怎樣的生活。

* 作者所用的是當時拉丁版本 (Vulgata) 聖經，故本書部分經節引文與思高版聖經有所出入。

第二部

論牧靈人員的生活



第一章 牧靈人員應度怎樣的生活

習慣上，牧靈人員的生活愈脫離羣眾，則其行為愈應完善無缺，為眾人的師表。故此他應清楚地曉得，他是多麼需要走正直的路，因而憂心得自強不息。人們為了尊崇他而被稱作羊羣，所以，牧靈人員必須思想純潔，只知苦幹不息、知所緘默、開口有益，因同情而親近每個人，因默觀而遠離所有的人，因謙遜而同好人為伍，為正義而奮起反抗惡人的壞習尚，縱然忙於外務，而不疏於內修，雖日夜操心人靈的事務，卻也不放棄照管人外在的福利。

我們以上所簡短列出的一切，在以下我們還要稍微詳細地加以闡說。

第二章 牧靈人員應思想純潔

既然牧靈人員負有自別人心田中清除穢物的責任，那他就不應為任何不潔所污。換句話

說，他應該是思想純潔的人。因之，他那掃除穢物的雙手必須是清潔的，否則手握著泥土，不拘接觸什麼，只能使它更加不潔而已。主藉先知的口說：「你們攜帶上主器皿的人，聖潔自己吧！」（依五二11）凡負責將人的靈魂帶往永遠聖所裡的人，都是攜帶上主器皿的人。

所以那些要在自己懷中把上主器皿帶到永遠聖殿中的人，應閉目三思，要以多大的努力去潔身自好呢？

上天主曾下令，亞郎在胸前應用絲帶掛上刻有決斷的胸牌（出廿八15）。這指的是，像浮雲流水般的塵世思想，絕不應占據司祭的心；他的心只應繫掛決斷。那由主立為人間師表的人，不宜想善惡不分、是非不明，或無益的任何事物；相反地，他應老成持重，教人看出他在胸前繫掛了一個偌大的決斷牌。在那塊決斷牌上，主又特別提醒說，應銘刻上以色列十二祖先的名字。胸前常帶祖譜，是要人不斷地追思古聖先賢的芳表。

如果一個司祭不停地留心自己祖先的榜樣，和無間歇地注意古聖先賢的事蹟，因而努力制服不潔的意念，行事中規中矩，則其一舉一動必定是無瑕可指摘的。

「決斷牌」這名稱用得再恰當不過。因為靈魂的牧人應該身歷其境地觀察及辨別，分清是非善惡，以及他應該深思熟慮怎樣、什麼、用何方法，甚至是幾時，方能使人善善惡惡。

此外，他還應該忘記個人的好處，而集中精神獻身於大眾的福利。正如經上記載：「在決斷

的胸牌內應放上烏陵和突明，幾時亞郎進到上主前常帶在亞郎胸前：如此亞郎在上主前時，胸前常帶著為以色列子民行決斷的工具。」（出廿八30）

司祭站在上主面前時，胸前常帶著以色列子民行決斷的工具，那意思是說，司祭應該遵照審判人內心的天主旨意，來處理屬下的案件，並在代天行道時，毫不顧及私人情面，或參以個人的喜怒愛憎，以致失卻公允。當司祭嫉惡如仇，而對別人的過錯欲加痛責時，別忘了對自己的過錯先加以懲治，免得他的懲處有人不服，或因心內一時的衝動影響了判決的公允。

但是，如果他常把那個亭毒萬物的至上審判主的威嚴擺在眼前，自然必將懷著萬分的戒懼來治理屬下。這種戒懼可使牧靈人員謙抑自下，並淨化他的思想，使他不致為驕傲所戕，或為肉欲的快樂所迷，或因貪戀世物為不適宜的塵俗想念所蔽。當然，這些思想勢必常來敲打牧靈人員的心扉，故他們必須時時自我警惕，以十分憎厭的心情來戰勝它們、克服它們，免得不慎落於惡魔的陷阱，而趨向安逸自在。因為，假如我們不盡速從心內逐出這種誘惑，則必使我們軟弱，甚至同意而喪亡。

第三章 牧靈人員常應苦幹不息

牧靈人員常應苦幹不息，以他的生活方式向屬下宣示生命的道路，好使那些跟隨牧人的聲音及習慣的羊羣，與其本著他的教誨行事，毋寧踏著他的腳印邁步前進更妥。

凡因自己地位的需要必須學得高深的知識，則亦因同樣的需要，須將這高深的知識傳示於人。如果宣道者的聲音，不是用自己的生活來向人介紹所宣講的道理，便很難打動聽眾的心靈。因為，口中命令別人所做的事，只有你先行做出，方能使人口服心服，收致效果。

從前主藉先知的口說：「給熙雍傳喜訊的啊！請登上高山！請大聲疾呼！」（依四十九）這當然是說，凡負責宣講、做上主舌人的人，應遠離地上的事物，站在山的頂巔。因為，牧靈人員如能以他的生活美表，啟迪人嚮往天上，則最容易引領羣眾走更完善的道路。

古教中天主立的誠律曾規定司祭在獻祭時，要衣著精巧織成、與眾不同的外氅（出卅九22）。為表示出他的行動不只是有益的，且也是獨特的，司祭不但在惡人中要走正直的路，就是在善人中也應在實修諸德方面卓而不羣，如同他所領受的聖品一樣，超出別人。司祭在

接受外擊時，還應領受祭牲的肉。這告訴我們，他要學習把自己當作犧牲奉獻給造物主。

他不光是獨善其身，在心裡存想正直美善就夠了，而且也應該兼善他人，引導他的屬下敦品勵行。他對現世的幸福宜無所留戀，對任何逆境宜無所畏懼，他應以戰慄的心情輕視世俗的諂媚，也不重視因甜言蜜語失效後所加給他的恐嚇。

此外，來自上天的聲音又命令（出廿九5），司祭在雙肩上要披上肩披，為的是在對抗順境的幸運及逆境的艱辛中，常以諸德的美飾來武裝自己。這也就是聖保祿宗徒所說的（格後六7），用義德的兵器，左右並進，一心努力內修工夫，而不傾向於低級的趣味及快樂。願現世的幸福不要把他攆去，願逆境逆事不要擾亂他的心神，願諂媚的辭令不要沖昏他的頭腦，更願艱辛苦難不要迫得他失望。幾時司祭在心內沒有一種私欲偏情壓迫他的心神，那就是說，在他的雙肩上已披上了一襲美麗的肩披。

《出谷紀》上又說，肩披應當用金色、褐色、紅色、朱紅色的線及捻成的細麻做成（出廿八6*）。這正確地指出，牧靈人員應以多大的努力來揮放出諸德的異彩。

在司祭的舉動言行方面，首先要注意的是應放射出黃金的顏色，也即是說，在他身上主要應放射出智慧的光芒。

下面接著說出褐色，也就是銅所現出的顏色，意思是說，司祭從他的智識中所認清的一

切，不應用來謀地上的福利，卻應用來使人愛天上事物。故此，他要留心不要教人們的虛獎給網羅住，因而失卻真理的智慧。

金色與褐色之後再合以紅色，這指的是，司祭的心要保持君王的尊嚴。因為當他向人宣講他所悟得的高深智慧時，且莫放鬆自己；相反地，他應該用他的王權壓制及馴服在他自身內的各種邪惡偏向。換句話說，司祭要常記住他重生的尊貴，而以自己的好習尚拱衛他心內的天國。

聖伯鐸宗徒論及這精神上的貴族時說：「至於你們，你們卻是特選的種族，王家的司祭。」（伯前二9）論我們制服各種缺陷的權能，聖若望宗徒也提及說：「凡接受祂的，祂給他們，即給那些信祂的名字的人權能，好成為天主的子女。」（若一12）

《聖詠》作者在想及我們這種尊高的地位時說：「天主呵！在我你的朋友是太被尊崇了，並且他的王位是太被鞏固了。」（詠一三九18*）幾時人們認清自己的外面行事何者應取、何者應棄時，那就是說，天主聖者的心胸被鞏固了。

最後，在金色、褐色之後，再合以朱紅色。朱紅色表示愛德，這指的是，在內心的審判主面前，其他的德行都應用愛德來裝飾。因此，我們在人前所做的一切好事，在隱於暗處的評斷者眼前，都應燃起世上愛情的烈火。愛有兩種，就是上愛天主及下愛世人。這好比肩披上的兩條閃耀絲帶，所以凡是沉浸在上主的聖愛中，而忽略照顧他左鄰的人，或者是一心一

話，或是對他應該說的話倒不張口了。當然，出言不慎，固可使人陷入錯誤；同樣，閉口不語，也可使那些期望聆聽教誨的人誤入歧途。

但是有很多怕事的牧人，因為惟恐失歡於人，故而怕談真理。這按真理的教訓來說，他們並不是像牧人，乃是像傭人一樣地看守羊羣。因為，在他們明哲保身，以緘默藏起自己，避免與現實衝突時，也是一見到狼來，馬上就棄羊逃跑了（若十12）。

由此可知，為什麼上主天主藉著先知的口嚴厲地責備他們說：「我民族的守望者都是啞巴狗，不能叫喚。」（依五六10）主又埋怨說：「你們沒有從對面上去，也沒有圍繞以色列家建築圍牆，好教你們在戰爭時，即上主的日子裡能站得住。」（則十三5*）從對面上去是指牧人為了保衛羊羣，應奮不顧身，迎頭攻打現世的權能。在戰爭中，即上主的日子裡能站得住，是指為了愛好正義，而與惡人鬥爭周旋到底。至於牧人怕說出正理指的是什麼呢？還不是指他們假緘默為名，實際上逃避責任嗎？因為，他們如果真的挺身而起，捨命捍衛羊羣的話，那就是為了防備敵人，而圍繞以色列家築起了一道圍牆。

往昔天主向常犯罪得罪祂的百姓說：「你的眾先知有關你的神視，盡是虛幻欺詐；他們從未揭露你的罪惡，以挽回你的命運；他們關於你所提供的神諭，盡是虛幻和騙局。」（哀二14）聖經上有時稱先知作經師，他們將未來揭示人前，是為了啟發人不要光顧眼前的現實。

天主的話也指出，他們看到了人們的虛幻欺詐，這指的是，那些既然怕糾正別人的過錯，便只有好話說盡地去討好那些犯了過錯的人，他們從來不責備人，因為他們不敢揭穿別人的罪過。

糾正的言辭，就是揭穿罪惡黑幕的祕論。因為在他們責備別人時，他們就公開了有時連犯罪的人都未曾想到的罪過。聖保祿宗徒說：「堅持那合乎教理的真道，好能以健全的道理勸戒並駁斥抗辯的人。」（鐸一9）《瑪拉基亞先知書》上也說：「司祭的唇舌應保衛智識，人也應從他的口中得到教訓，因為他是萬軍上主的使者。」（拉二7）主藉依撒意亞先知的口也勸告說：「你大聲呼喊，不要停止，提高你的喉嚨，有如號筒。」（依五八1）凡領受鐸品的人，都是接受了號兵的任務，在威嚴的審判主尚未來臨之前，向人們大聲疾呼。如果一個司祭不會講道，或是一個瘡啞的宣講人，他們究竟要發出怎樣的呼聲呢？這也是天主聖神為什麼藉著火舌的形象，降臨到第一批牧靈人員頭上的理由（宗二3）。因為凡是祂所降臨的人，必使他們充滿智慧，得以高談闊論地講論天主。

所以，天主命令梅瑟在司祭要進入聖所時，應掛上金鈴鐺（出廿八33），以代替他們宣講的聲音，免得他們因悄然無聲而冒犯上主。因為經上記載說：「當亞郎穿著行禮時，能聽見他進聖所到上主前，或者出來的聲音，免得他死亡。」（出廿八35）司祭進出聖所時，如果沒有人聽他的聲音，便要死亡。這是說，他一進一出，應向人宣告，否則就是有意地激怒

暗中的審判主來反對他。聖經上很恰當地指出，金鈴鐺要繫在司祭的祭服上——原來我們在接受司祭的服裝時，所接受的不是行為正直嗎？這有先知的話作證：「願你的司祭身披正義。」（詠一三二9）當司祭以他的行為，再配合他口舌的聲音向人吶喊，指出生命的道路時，也就是告訴人，在他的服裝上繫掛了一個金鈴鐺。

宣講是牧靈人員的職責，不過，牧靈人員在講道時，要注意說話謹慎，免得語無倫次而傷害了聽眾的心靈。或許他們渴望向人炫示自己的學識，在講道時高談闊論，玩弄一下個人的小聰明，結果卻不明智地割斷了團結信眾的鏈鎖，使信眾四分五裂。所以真理基督說：「在你們中間當有鹽，又該彼此和平相處。」（谷九50）鹽象徵智慧；凡願意說智慧話的牧人，宜特別小心，千萬不要為了自己的話而令信眾失去團結。故此聖保祿說：「不可把自己估計得太高，而過了分；但應按照天主所分與各人的信德尺度，估計得適中。」（羅十二3）

在司祭的祭服上，按天主的吩咐，同金鈴鐺一起還要掛上朱紅色的石榴（出廿八34）。朱紅色的石榴表示什麼呢？信德的同一。因為就如朱紅色的石榴，在硬殼下包藏了許多硬粒，同樣在教會內的無數人們，雖然參差不齊，竟因信守同一的信德而團結一致。因此，為免不經心的牧人，絲毫未加準備即登上講道台，我們在前面已引用了真理向祂的門徒所說的話：「在你們中間當有鹽，又該彼此和平相處。」天主好像假司祭的服裝影射，如果你們想要所

講的一切，都是經過細心的選擇，而把握住信德的同一，你們就把朱紅色的石榴同金鈴鑼掛在一起吧！

此外，牧靈人員還要留心的是，立個志向，不只對壞事全然閉口不提，就是好事也不過度地翻來覆去一再講說。因為聽眾一旦認為你同長舌婦人一樣喋喋不休時，即或你講得天花亂墜，不但提不起他們的興趣，反而會引起他們厭煩的情緒。可知，多言多語、喋喋不休，不只與聽眾無益，甚而也使自己的創造主蒙羞。

所以，古經裡上主訓示梅瑟說：「幾時一個男人身患淋病，淋病使他不潔。」（肋十五2）落在聽眾心田中的種子，就是他們所聽得的講道；因為話是由雙耳聽進，思想卻是由心內產生，故此現世的哲人往往稱呼一個大宣道家為用舌播種的人（*Semivertius*）（宗十七18）。凡患淋病的人都成為不潔，同樣，患多言多語病的人也常是身心不清白。因為，他們如果真的細心準備，有層次地講說，出言中肯，則在聽眾的心田裡定會產生正確思想的根苗；相反地，毫無準備就登上講壇，東拉西扯地喋喋不休，他的廢話就好像淋病一樣，非為傳生子女，只為使自己不潔而已。

故聖保祿宗徒在論及講道的需要時，告誡他的門徒說：「我在天主和那要審判生死者的基督耶穌前，指著祂的顯現和祂的國，懇求你：務要宣講真道，不論順境逆境，總要堅持不

變。」（弟後四 1—2）這裡要注意的是，當他要說出「逆境」前，先說出了「順境」。因為，當一個牧人自覺有傳道的責任，但又自慚形穢，不敢出現在聽眾的面前時，那他全然不曉得，在「逆境」前還有「順境」呢！

*作者所用的是當時拉丁版本（Vulgate）聖經。

第五章 論同情及對越

牧靈人員應由於同情而接近每個人，由於對越天主而超出所有人。這樣他應慈悲為懷，擔待起別人的軟弱，並應對越天主，因嚮往天上不可見的事物，而遠離塵世。因為司祭的通病是：嚮往天上時，就瞧不起別人的軟弱；輔助別人的軟弱時，則放棄嚮往天上。

聖保祿宗徒自述曾被提升到天堂去，得見第三層天的奧祕（格後十二）。當然，他因得以對越不可見的事物，而遠遠地超出眾人，可是他並未因此得意忘形，相反地，他馬上想起自己的軟弱、自己從肉體方面所來的麻煩，故提示我們應如何自處：「為了避免淫亂，男人

當各有自己的妻子，女人當各有自己的丈夫。丈夫對妻子該盡他應盡的義務，妻子對丈夫也是如此。」（格前七2—3）稍後他又說：「你們切不要彼此虧負，除非兩相情願，暫時分房，為專務祈禱；但事後仍要歸到一處，免得撒彈因你們不能節制，而誘惑你們。」（格前七5）

請看，他雖已嘗到了天上奧祕的滋味，但他仍本著「我降地獄」的菩薩心腸，指點我們如何戰勝肉欲的迷津。他雖被提升到第三層天上，得享人們未曾見過的事物，但他悲天憫人地同情那些軟弱的人。他雖然藉著對越升上天堂，卻未能因此拋掉肉欲芒刺的包裝，因為愛德使他將天上地下的事物都融匯在一起。在他自身內，因嚮往天上而強力地被提升上天堂，但又因惻隱之心返回人間，在別人身上一起變作軟弱的人。所以他說：「誰軟弱，我不軟弱呢？誰跌倒，我不心焦呢？」（格後十一29）他又說：「對猶太人，我就成為猶太人。」（格前九20）

所以他所表現的並非拋棄信仰，乃是擴大慈善的精神，假設自己是一個不信者，因而從本身學得應怎樣同情他們。他設身處地的想，如果自己真的不幸像他們一樣時，希望別人如何對自己伸出同情的手，便以同樣的同情去憐恤他們。故此他又說：「如果說我們是發狂，那是為了天主；如果說我們是清醒，那是為了你們。」（格後五13）講這話的他，就是因著

對越天主，曉得了使自己超凡入聖，又因著同情心，使同一的他去隨和聽眾。

古聖祖雅各伯在夢中見到天主的使者，在梯子上下來去，而上主則立在梯子的上端俯視下方；他醒來後，便把所枕的石頭立起來，倒上油作為紀念（創廿八12—19）。這告訴我們，真正的宣道人要如聖祖雅各伯一樣，在對越天主時嚮往天上，獨樂於教會的元首——吾主耶穌；在工作時用心於塵世，以憐憫人的心腸，顧念教會的每個肢體。

梅瑟時常進出至聖所，在裡面是為了對越天主，在外面是為了獻身於軟弱凡人的俗務。在裡面，他注意上主的奧祕；在外面，他負起肉身的軟弱。他有疑問時，常跪到至聖所裡，在約櫃前向天主討主意。這無疑地給靈魂的牧人立了個好表樣——在他們猶疑不決、不知所措時，應當訴諸理智，就如訴諸至聖所一樣；甚而他們如能再進一步，去參考及求教於神學，那可就真像梅瑟一樣在約櫃前向天主討主意了。

在真理天主降生成人、居我人間時，到山上是為了專務祈禱，到城市鄉鎮是為了講道及顯靈蹟（路六12、17—18）。這又給好的牧人指明了一條應走的路線，教訓他們：雖登上聖山，因對越天主而渴望天上的至善，但仍然要返回人間，本著同情心來救助一般凡夫俗子的需要。因為愛無界限，也無天上地下之別，在他注意別人的物質需要時，心靈反而奇妙地升到天上。因此，凡是慈祥和藹地去救助別人需要的人，都要很快地止於至善。

所有為人上的人，都應表現自己是這樣的人，就是對屬下的隱私同對自己的一樣，既不害羞暴露，也不諱疾忌醫，好使稚幼的兒童一旦受到誘惑的洪水猛獸襲擊時，滿懷信心地躲到牧靈人員那裡，好像躲到母親的懷抱一樣；並使那些預見自己要受罪過的污穢弄髒的人，來依靠他告誡的慰問和祈禱的血淚，以洗淨自己。

因之，為了洗滌進聖殿人的手足，梅瑟下令鑄造了一座銅海，放在聖殿門前，由十二隻牛馱著，牛面朝外，牛背朝裡（列上七 23—25）。十二隻牛表徵的是什麼呢？還不是所有的聖職界嗎？論此，聖保祿曾定了一條規律說：「牛在打場的時候，不可籠住牠的嘴。」（格前九 9；申廿五 4）唉！談論這些人的外面行事我們業已闡述了許多；可是，他們暗地裡不見人的行事，在嚴厲的審判之前，究竟要得什麼賞報或懲罰，我們可就一無所知了。當他們為了洗滌人們懺悔的罪過，而抱著萬分同情人的心坐在那裡聽人的告罪時，就好像聖殿門前的牛，在牠們的背上馱著一座銅海。至於那些願進入永生門檻的人，把自己所受的誘惑向牧靈人員剖白，並請教益，不也就是在十二隻牛馱著的銅海裡，洗濯自己思言行為的手足嗎？

梗概來說，牧靈人員為了同情人的緣故，打開自己的心窗，容許別人的誘惑進入裡面。在他們的雙耳聽到人們陳述所受的誘惑時，當然連自己也要被捲入誘惑的漩渦裡。請想，人山人海的教徒，都到銅海裡洗濯，銅海裡的水無疑地也就骯髒了。銅海因為接受了人們洗濯

下來的穢物，故此喪失了自身的清潔。

不過關於這點，所有的牧人都無需擔心害怕，因為在亨毒萬物的全能之主深奧莫測的計畫下，凡愈是捨己為人、大慈大悲地為了別人的誘惑疲於奔命時，則愈是容易驅逐出自己心內所受的誘惑。

第六章 論謙遜及救人熱忱

長上對循規蹈矩的，當謙以自牧，以儕輩自居；對犯罪作惡者，則當以愛護正義的心，挺身反對他們的過錯。這樣對好人，絕不擺長上的架子；對作奸犯科的人，則不得不認清自己已有糾正的權力。換句話說，牧人應拋開一切虛榮心，認為他與他的善良屬下彼此平等；不過，對於怙惡不悛的壞人，他可毫不畏懼地行使他那指導及糾正的權力。

我記得在我著作的倫理神學上曾說過：「很明顯的，人與人之間，論本性來說都是平等的；不過，因為各自所立的功勞等級不同，所犯的過失多寡也不同，故此把人分成了不同的階級。」這種因功勞及過失的多寡而生出的差異，是業經天主認可的。為此，所有的人既不

能一律平等，勢必有治人與治於人之分。

所以，那些治人的，不應念念不忘自己的地位與權力，卻常常想人生而平等。他們不應該因為能治人而高興，當以能為人服務而欣喜。

聖經上在提到我們的古聖祖時，不稱他們為人們的宰制者，卻稱他們為牲畜的牧人。當天主向諾厄及他的兒子們說，「你們要滋生繁殖，充滿大地」時，馬上又加上一句：「地上的各種野獸，天空的各種飛鳥，地上的各種爬蟲和水中的各種游魚，都要對你們表示驚恐畏懼。」（創九 1—2）所以，畏懼與驚恐只可行之於飛禽走獸，而不得行之於人。

人論本性來說，只優於一切無理性的牲畜，並不優於同類的其他分子。故經上說「各種走獸及飛鳥」，而並非「所有的人」要對他們表示驚恐畏懼。因此，如果他們教與自己平等的人類驚恐畏懼，則是妄自尊大，犯了相反本性的罪。

雖說如此，牧靈人員一旦發覺他的屬下對天主不敬畏時，則必須使他們驚恐畏懼，好使那些不怕天主審判的人，至少為了怕人的緣故，不敢再犯罪。

不過，那些做上司的，切切不要以這種不得已的驚恐畏懼而自鳴得意，因為他們所尋求的不是一己的光榮，乃是屬下的義德。既然畏懼與驚恐只能行使於生活不完善的人，那麼很明顯的是：他並非在宰制人，乃是在馴服牲畜，因為他只在使屬下的獸性對他驚恐畏懼而已。

可是當牧靈人員指揮一切得心應手時，因為他高於其他人，在思想上往往會自我陶醉，認為自己不平凡。尤其在他所命令的事都遂意完成，所有屬下對他所做的一點好事也讚不絕口，對他所做的惡事都閉口不提，更絕不面諫，甚至就連那些他們原來應該覺得怪異的事，亦都加以讚賞時，他受到屬下甜言蜜語的欺騙，便昂首自喜、顧盼自雄了。不過，他受到人們諂媚奉承的包圍時，也恰好指出他深心裡缺少了真理之神。他忘記了自己的本來面目，把自己交託給像浮萍般的輿論，聽見人論說他是怎樣的，便相信自己是怎樣的人，而實際上他卻應當面對上主，在他深心內從事認識自己的工作。

因此，他瞧不起自己的屬下，更不承認他們是與自己平等的人。他雖蒙天主眷顧，僥倖在權力方面能出人頭地，竟以為因為生活完善而功有應得。他認為自己比別人更博學，比別人更能幹。某一方面來說，他在心內已把自己塑造成一尊偶像，自我頂禮膜拜，也期望別人來跪地叩首。論本性的條件，他雖然與別人全然相同，卻不屑以平等的資格看人們一眼。這樣，他把自己高抬得像聖經上所說的那個人：「牠卑視所有的巨獸，牠在猛獸中稱王。」（約四一26）他貪圖個人崇拜，卻輕視諸天使的共同生活，說：「我要直沖霄漢，高置我的御座。在天主的星宿以上；我要坐在盛會的山上，極北之處；我要升越雲表，與至高者相平衡！」

（依十四13—14）

所以，當他在外表自負已升上權力的高峰時，依天主奇妙莫測的決斷，他恰好跌入了自己心內自掘的深淵。既然他是人，卻不屑與人為伍，那只好重演叛逆天使的醜劇。

撒烏耳因為謙卑自下，贏得了上主天主賜他登上治權的高峰，得以稱孤道寡、南面為王，可是這個王位又使他妄自尊大。他因為謙卑被擢高升，卻因為驕傲又被懲下降，不得善終。撒慕爾作證說：「雖然你自以為是最微小的，上主不是曾給你傅油，立你做以色列的君王嗎？」（撒下十五17）他先前把自己看為最微小的人物，一旦大權在手，再也不認為自己是小人物了。他高興與人相較，喜居人上，因為他能作為，故而目空一世。這委實是奇怪的，當你自認為微不足道時，天主卻認為你偉大得很；相反地，你自認為偉大時，在天主眼中卻又成了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所以，在人受到屬下的奉承而感到自鳴得意時，也就因為他權力的增長，而日漸腐敗、日形高傲。

故此，只有那曉得把握權力，同時也曉得攻擊權力的人，才是擅長運用權力的人。凡知道運用權力使自己戰勝罪過，及把自己安排得與別人平等的人，都是會運用權力的能手。人心如此，即或沒有權力時，仍自覺不凡；一旦大權在握，更要自高自大、神氣十足了。

凡是大徹大悟，知道自權力方面取得對己的助益，去攻打誘惑，認定自己與別人平等，

卻因為救靈熱忱而不屑與罪人為伍的人，才是正確地運用權力的人。

關於這種可理解而不可言喻的差異，如果我們觀察一下首任牧靈人員的榜樣，自可更加了解。伯鐸自天主手裡接到教會元首的地位，自然高出其他所有的人；但他曾拒絕那個善心的科爾乃略伏倒在他腳下膜拜他，並且自承是與他同樣的人：「一起來！我自己也是個人。」（宗十26）不過，在他揭露阿納尼雅及撒斐辣夫婦二人的欺天大罪時，卻又顯出了他在別人身上的無上權威。他在聖神默示下知道了他們生活中所犯的錯誤，便義正辭嚴地譴責了他們（編註：宗五1—11）。由此可知，他攻打罪過時，想到了自己在教會內的至上權位；但在他善心的弟兄們加給他無上的尊榮時，他就不承認了。

他的聖德使他自覺應與別人平等相處；他的救靈熱忱則又使他堅持自己的權力。

聖保祿宗徒對那些循規蹈矩的弟兄們，向來就不承認自己是他們的尊長，因為他說：「這並不是說：在信仰方面我們願管制你們，而是說：我們願做你們喜樂的合作者。」（格後一24）他緊接著又說：「因為你們在信仰上已站穩了。」這話的意思是，我們不管制你們的信德，因為在信德上你們是站得住的；而在我們認為你們能站得住的信德上，我們大家都是平等的。可是當他說，「但我們在你們中卻成了慈祥的，像撫育自己孩子的母親」時（得前二7），他好像就不知道自己已有權管理他的弟兄們。他甚至說：「我們只是因耶穌的緣故做了

你們的奴僕。」（格後四5）不過，當他一旦發現應該糾正的錯誤時，立刻就想到自己是他們的嚴師，說：「你們願意怎樣呢？願意我帶著棍棒到你們那裡去呢？」（格前四21）

那些有權治人的人，與其管制他的弟兄們，倒不如管制他弟兄們的毛病缺陷。惟有如此，方是善於運用權力及稱職的人。

不過，做上司的在糾正犯了過錯的屬下時，要特別謹慎留意。即或為了維持法紀及職責攸關的緣故，應從嚴地攻擊他們的過錯，但仍然要謙卑自持，承認所糾正的弟兄是與自己平等的人。當然我們知道，有時他們也會在潛意識裡，覺得自己是在那些所糾正的人之上。我們用法紀作武器來攻打人們的過錯流弊，那是我們的職責；不過，在我們干預他們時，千萬不要因為有一個人不服或反抗相罵，而使我們難過得心碎。

所以，我們愈是放縱別人作惡，絲毫不加懲戒，在天主前我們所負的責任也愈重大。在天主高深的判斷下，我們愈不放過他們的過錯，甚而見過必懲，則我們愈能使我們的屬下聖善及自由。故此，在心內應常保持謙遜，在行動方面則應常遵循法紀。

在這一切的事上我們還要深入地省察、細心地研討，不要因過度地保全謙遜之德，以致放鬆了法紀。在一個長上謙抑自下，超過了適可的限度，而近於自暴自棄時，則再不能以法紀來約束屬下的生活。

故此，牧靈人員們在行動上要把握住他們為了別人的福利所接受的職權；但在心內卻要自持，朝乾夕惕，免得陷入自尊自大。不過，倘若需要時，要不惜打破某些定規慣例，好教屬下看出他也同他們一樣，是有喜怒愛憎的人。換句話說，屬下在長上的權威上，要看出他們所畏懼的一面；而從長上的謙遜上，卻又找出他們應效法的另一面。

所以，那些手握大權的人，應不間斷地努力約束自己。倘若他們的權力在外面愈是顯得高大，在心裡愈是應壓抑它，免得受它的連累，拖他們的心趨於享樂，更為免得一旦受到獨裁的誘惑時，他們的理智無法制勝它。

為免那些當權的人心中自豪，及對自己的權力陶醉，請聽一位哲人說的金玉良言：「別人推選你當主席嗎？你不要自高；你在賓客中間，要與同席的一樣。」（德卅二1）聖伯鐸宗徒也說：「不是做託你們照管者的主宰，而是做羣羊的模範。」（伯前五3）所以，真理在召叫我們進修更高超的德行時說：「你們知道：外邦人有首長主宰他們，有大臣管轄他們。在你們中卻不可這樣；誰若願意在你們中成為大的，就當做你們的僕役；誰若願意在你們中為首，就當做你們的奴僕。就如人子來不是受服事，而是服事人。」（瑪二十五—28）

所以，他在指明那個因大權在握而氣焰凌人的僕役以後要受到怎樣的刑罰時，說：「那惡僕心裡說：我主人必要遲延，於是開始拷打自己的同伴，甚或同醉漢一起吃喝。正在他不

期待的日子，和想不到的時刻，那僕人的主人要來到，剷除他，使他與假善人遭受同樣的命運；在那裡要有哀號和切齒。」（瑪廿四 48—51）

凡是假法紀為藉口而把治權變為獨裁的人，都是名副其實的假善人；不過在惡人當中，如保持平等多於堅持法紀時，則所犯的罪過常是比較嚴重。

厄里因為嬌慣他的兒子，連他們犯了嚴重的過錯，也不願鞭打懲罰他們；但在嚴正的審判主前，他同他的兩個兒子卻領受了死亡的責難（撒上四 17—18）。因為從天上來的聲音說：

「你竟重視你的兒子在我以上。」（撒上二 29）所以，祂藉先知的口責斥牧人說：「瘦弱的，你們不扶養；患病的，你們不醫治；受傷的，你們不包紮；迷路的，你們不領回。」（則卅四 4）

凡為了救靈熱忱而操心勞神，設法把那些深陷在罪惡裡的可憐人喚回到義德境地的人，就是把迷路的人領回到正路。在以法紀制裁過錯時，為免他所造的創傷不致讓人陷入死亡，只有嚴厲地限制它，這即是包紮傷口。

不過，在包紮傷口時，切勿鹵莽滅裂，或是不經心地隨便包紮，以致弄出更大的傷口，不只不美，反而更加重了傷勢。

因之，在糾正屬下的過錯、包紮他的傷口時，要特別小心，不可操之過急。這就是說，

一方面用自己的權力來糾正屬下的過錯，而另一方面也不失掉同情的古道心腸。

牧靈人員應設法使他在屬下眼中成為慈母兼嚴父：做慈母，因為他有同情人的軟心腸；做嚴父，因為他鐵面無私，法紀嚴明。他的一舉一動都應兼籌並顧，既不可為了法紀而失之過嚴，更不可為了同情人的軟心腸而失之過寬。就如我在我所著的倫理神學中所講過的，如果果不剛柔兼施、相互調節，而只講法紀或一味同情，都是害多益少。

可知在牧靈人員與他屬下之間應該存在的，是彼此互信的熱情，以及在萬不得已時才動用的法紀。這也就是真理藉好心的撒瑪黎雅人的譬喻所願意教誨我們的——好心的撒瑪黎雅人把那個半死不活的人帶到客棧裡，在他的傷口敷上酒與油，然後包紮起來（編註：路十33—34）。用酒，因為酒可滌淨血污、清除細菌、防止發炎，並可使傷口收縮；用油，因為油使傷口混潤，可以止痛，及使傷口復原。

凡療治創傷的人必須曉得，在治療時要用滌淨血污、防止發炎及殺菌的酒，以及止痛復原的油。所以，溫和應調以嚴厲，剛柔相濟，二者相互運用，使屬下既不因法紀的嚴明而戰慄不止，也不因過度的寬柔而放任不羈。

在聖保祿致希伯來人書中所說的約櫃，恰當而完全地表達了這種意義（希九4）。因為在約櫃中除了放十誡版之外，還放了亞郎開花的棍杖及瑪納。如果聖經的知識在好的牧靈人

員心中像硬直的棍杖，則同樣該是甘香可口的瑪納。所以，達味聖王說：「祢的牧杖和短棒，是我的安慰舒暢。」（詠廿三 4）我們用短棒打人，用牧杖來支撐我們的身體；若是人們真的需要硬直的短棒，則更加需要支撐身體的牧杖。

所以，需要溫情，卻不姑息；需要鐵腕，卻不粗暴；需要心火，卻不漫無節制地肆虐；需要熱誠，卻寬恕人只到適可而止。凡那些手握治人大權的人，知道寬猛兼施，方能使屬下既畏之且敬之地拳拳服膺。

第七章 論內外兼顧

所有的牧靈人員在忙於外務時，應不減少操心內務；在思慮內務時，也不應放棄照管外務，免得因獻身於外務而忽略了內務，或是因專修內務而把那些在外面應照顧的人，全然置之不理。

屢次見到一些人，好像已忘記他們是為了靈魂才去照管眾弟兄，全心全力操心現世的俗務。如沒有這些俗務時，他們便日夜焦慮、坐臥不安，總要設法搜尋一些；如果有時，他們

便馬上自負地將它包辦。既然他們安心於現世的外務——當然還是大不應該的——所以才失卻了自己內心的平安。

原來他們東奔西跑找事工作，在他們似乎是一種快樂；他們認為如果不為地上的事務工作，就等於沒有工作。因之，在他們高興自己事務紛繁、為教會多所服務時，卻全然忽略了他們應該訓導人的最主要急務。

這樣，屬下信眾的生活無疑地會變懶散、僵化，因為當他們渴望在靈魂方面有進步時，卻不幸在那個管制他們的牧人惡表前絆倒，就如被路上的障礙物絆倒一樣。頭腦出了毛病，肢體雖仍完整，也變作殘廢；在偵察敵人時，如果帶路的軍官走錯了路，那跟在他後面的部隊豈止徒勞無功，而且也將全軍覆沒。同樣，靈魂的長官要是只知裁決屬於肉身的地上事物，而絲毫不操心應當看管羊羣的牧靈人員職司，那結果是再沒有任何勸勉及忠告來激勵屬下的心志，再沒有任何譴責來懲戒屬下的過錯。在屬下領會他們的牧人整天忙忙碌碌，所專心的只是地上事務的當兒，他們是再沒法領悟天上的光明了。可是誘惑的狂風一旦吹到，捲起的風沙塵埃，自然將使教會的耳目失明。

人類的救贖主很正確地警告這些人說：「你們應當謹慎，免得你們的心為宴飲沉醉。」（路廿一 34）祂馬上又接下去說：「及人生的掛慮所累。」然後存心恐嚇地又加上一句：「免

得那意想不到的日子臨於你們。」所以祂又說：「沒有一個家僕能事奉兩個主人的。」（路十六13）因之聖保祿宗徒痛責那些雖獻身於主，卻仍與世俗為伍的人說：「若你們在日常生活上有了應審判的事，就請那些在教會內受輕視的人來裁判吧！」（格前六4）這很清楚，在聖保祿看來，那些精於地上事物的人，靈魂是沒有天上神恩的，所以稱之為受輕視的人。他好像在說：既然那些人不能徹悟天上的事理，至少教他們受理地上的訴訟吧！

所以，梅瑟既要進入帳幕同天主交談，又要整日受理百姓的案件，因而被他的岳父耶特洛斥為外行，在審斷百姓的俗務上工作，徒然消耗精力。他給他出了個主意，從百姓中選出有才幹的人，委任他們專門負責隨時隨地審斷百姓的訴訟，而他個人則可更輕鬆、更自由地將律法訓示羣眾，教導他們當走的路及當行的事（編註：出十八13—23）。

所有掌權的人都是屬下的首領，為使兩腳常在正直的路上前進，毫無疑問地首領應自高處展望指揮，免得大家裹足不前或失足跌倒。記住！身體失卻平衡而彎曲倒地時，首先著地的還是首級。

因此可知，屬下應當照料的是身體的下半部，而牧靈人員應當操心的則是身體的上半部。位於高處，且負有領導責任的雙眼，不會因為雙腳行路時所帶起的塵土而迷失方向。

靈魂的牧人，如果在他應指責別人的俗務上，仍然糾纏不清，那麼對於別人所加給他的

牧人尊榮，要以怎樣的心情領受呢？對於這種人，上主曾藉先知的口憤慨地以那即將來臨的正義報復恐嚇，說：「因此，百姓和司祭，一律看待：我將按他的行徑懲治他，對他的行為予以報復。」（歐四 9）幾時擔任神聖職務的人，做出那些迷戀肉欲的人所做的行徑，也就是經上說的司祭如百姓一般。

耶肋米亞先知以先天下之憂而憂的痛苦心腸，好似看到了聖殿的毀滅而哭訴說：「怎麼！黃金竟暗淡無光，純金竟變了色！聖所的石頭都散亂在街頭！」（哀四 1）論價值超出各種金屬的黃金，除了象徵聖德的優越外，還能象徵什麼呢？純金的色彩，除了表示人們對宗教的敬愛與尊崇外，還表示什麼呢？至於聖所的石頭，除了代表領受神品的聖職人士外，還代表什麼人呢？這裡所說的街頭，還不是影射現世生活的場所？在希臘文，「街頭」（*platos*）有寬廣的意思，因此按其原文可稱作廣場。不過，真理耶穌曾親自說過：「因為寬門和大路導入喪亡。」（瑪七 13）

所以，聖德的生活一旦被地上的行徑染污，就是說黃金已暗淡無光；當先前享有聖德名望的人，一朝不再受人尊重時，那就是純金已變了色。因為凡是披著聖德的外衣，而介入地上俗務中的人，都好似純金變了色，在人前失去了先前的器重，代之而來的則是人們的鄙視。

聖所的石頭散亂在街頭，是指那些本應專務內修來裝飾教會，如同在至聖所的幕中服務

的人，反而走向寬門大路，投身於世俗的場所。當然，在他們穿起大司牧的祭服出現在至聖所內時，看來的確是聖所的石頭。不過作為天主的使臣獻身教會，以自己的生活表現，不能贏得下屬給予救主應享的尊榮，則已不配是聖所的石頭了。

除此，那些只貪一己的安逸及一切從寬的聖職人士，喜歡從事俗務，也就等於是聖所的石頭散亂在街頭。應注意的是，聖經上不說散亂「在街上」(in partibus)，乃說散亂「在街頭」(in capite platearum)。因為聖職人士從事俗務，在其他人看來好似在圖謀至善——雖然他們只是為了個人的安逸自在而走寬門大路，但在街上時，由於他們地位享有的聖德名望，仍然走在別人的前頭。

至於那些為了自己的愛好而營謀地上俗務的聖職人士，從他們先前的職守雖享有聖德的光輝，但有一天散亂在街頭，為了他們曾做過至聖所的石頭，我們也理宜收容他們（這些可憐的石頭）。

所以，總結一句來說，所有俗務只可為了無奈而不得不容忍，卻絕不應愛好而追求，免得它們抑制心靈，加重心靈的負擔，把心靈自天上拖下，淹沒在世俗的深海裡。

相反地，又有許多人，雖接受看守羊羣的任務，不過他們是如此專心致志於神聖的事理，以致絕不願過問外間的俗務。既然他們忽略照管肉身，從不關心屬下的需要，大致來說，他

們的講道不只不發生好效果，反而被人輕視。因為在他們一味嚴辭指責人們的罪行，而又袖手不顧人們生活上的需要時，人們是聽不進他們所講的話的。

一篇美麗的講道，如果不用一雙仁愛的手向人心內推銷，是無法打動那些在生活線上掙扎的貧苦大眾。道理的種子需要以講道者的熱心腸，撒在聽眾的心田中，再加以灌溉，方能生長並結出果實。

所以，為民牧者必須能夠貫注於內心的事務，而在心內同時也能兼顧到無害的外在雜務。因之，所有的牧靈人員要熱心供給屬下心靈的需要，同時也不放棄照管他們的日常生活。

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如果牧靈人員忽略照管及輔助羊羣，則他們的道理當然打不入羊羣的心裡。因此第一位牧靈人員聖伯鐸焦急地勸告說：「我這同為長老的，為基督苦難作證的，以及同享那將要顯示的光榮的人，勸勉你們中間的眾長老：你們務要牧放天主託付給你們的羊羣。」（伯前五 1—2）

這裡所說的牧放，究竟是指牧放心靈抑或肉體，讀了他下面說的話就可了然：「盡監督之職，不是出於不得已，而是出於甘心，隨天主的聖意；也不是出於貪卑鄙的利益，而是出於情願。」（伯前五 2）牧靈人員們讀過這些話後，委實應提高警覺、朝乾夕惕，以免他們在滿足了屬下的精神貧乏後，自己卻又患上了同樣的病症而死亡。除此，他們也要小心留意，

不要在幫助屬下解決了肉體的需要後，自己卻守著空腸掛肚，嘗不到義德的甘旨。

不過，聖保祿宗徒卻又鼓勵牧靈人員操心外務，說：「如有人不照顧自己的戚族，尤其不照顧自己的家人，即是背棄信德，比不信的人更壞。」（弟前五8）

總之，在一切有關這類問題的事上，我們常是擔心且特別警覺，怕那些操心外務的人置內務於全然不顧。

梗概來說，就如我們已講過的，只要牧靈人員一不小心糾纏在現世的憂慮中，心內的愛主熱情就自然日漸減少，終至冷卻。因為他們接受了照管人靈的職權，因而滿嘴藉口不怕在外面東奔西跑，留戀終日。

所以，在照管屬下外面的需要時，必須把握住一定的限度。厄則克耳先知說得好：「他們不可剃頭，也不可讓頭髮自由生長，應該修剪頭髮。」（則四四20）司祭是法定的被召人，為在聖殿內供職及治理百姓。毛髮生在頭上，是頭腦裡思想的外露；毛髮在不可感覺的狀態下自頭皮內生出，正好表示現世的憂慮。這種憂慮，由於我們並不留心，有時發展得非常不正當，就好像我們的頭髮在我們不知不覺中自頭皮裡生出一樣。

所有治理人的人，當然不免有外面的憂慮，但不可操之過甚。故此司祭們正確地被禁剃頭，也被禁放任自己的頭髮自由生長。這意思是說，從屬下生活中所生出的俗務思想，既不

能由他們全然斬斷，但也不過於放縱它們滋生蔓延。所以說：「應該修剪頭髮。」這指的是，在必要的範圍內，現世的生活憂慮盡可由它滋生；不過為免它漫無限制地隨處蔓延，要隨時加以剪短。

既然事實上非操心外務不可，否則就無法維持生活，而同時獻身宗教、專務內修，也不可與此有所抵觸，故此應內外兼顧，不可顧此失彼。就如司祭的頭上應當蓄髮，好保護頭皮，但又該不時加以修剪，免得它長得超過眼睛，阻礙視線。

第八章 應學習怎樣取悅於人

牧靈人員必須時常自我警惕，免得討人喜歡的意念打動他的心；免得他在精神專一嚮往天上，或一心一意照顧肉體的需要時，所追求的而不是屬下多愛真理基督，乃是要多愛他個人；更為免得做了許多善工，好像真的超然俗外，卻因違理的自愛而自絕於創造主。

凡多行善舉卻存心不正，希望教會鍾愛他多過救主基督的人，都是犯了思想上的奸淫罪過，而成了救主的仇敵。這好比新郎拜託一名僕人把他的禮物交給新娘，而這名僕人卻生了

非分之想，竟希望藉此機會獲得新娘的青睞。

幾時自私的意念潛入牧人的心裡，則必驅使他走向安逸自在，或無理由的暴躁光火。牧人一旦受到自愛的愚弄，必然要圖謀個人的舒服自在，因之，即或看到屬下作奸犯科，為免失歡於他們，也睜眼如閉眼地不願加以糾正；甚至有時還會不顧廉恥地以諂媚奉承的醜態，來安撫他本應嚴辭申斥的犯過屬下。

所以，主藉先知的口說得很對：「那些為手腕縫製各種帶子，照頭的大小製作各種頭巾，以獵取人命的女人，是有禍的！」（則十三18）縫製各種手腕的帶子，是指牧人以連捧帶拍的手法安撫那些離棄正路，並傾心於現世逸樂的靈魂。因為在牧人撤銷對罪人的嚴厲制裁時，也就是變相地鼓勵他們作惡，並不必因此怕有人會猛烈地攻訐他們。這也即是說，牧人接受了人家給他們縫製的帶子，及戴在頭上的頭巾。

那些自私自利、只顧個人的靈魂，為了現世的榮耀而懼怕加害他們的人們，會把我們所擔心的一切都見諸實行。不過，對其他無力反對他們，且也不企圖反對他們的人，則濫用權力，橫暴地欺壓他們，總不慈心地勸告他們。這種人已忘記了做牧靈人員應有的嚴正及慈悲心腸，竟盜用獨裁的手段，使屬下畏懼恐怖。故上主天主正確地反對他們，申斥他們說：「你們反而用強力和殘暴去管治他們。」（則卅四4）

那些愛自己多過愛他創造主的人，往往在屬下面前大吹大擂，自詡不凡。他們並不在意他們應當做的是什麼，而是他們打算做的是什麼。他們失卻常態，不正常地誇耀自己的權力，對即將要來的審判好像並不放在眼中。他們雖然放任自己，隨便行事，甚而就連違禁的事都滿不在乎，但在屬下中卻沒有一個人敢出頭來諍諫。不過，凡自己的行徑惡劣，而又不願別人向他明言的人，在上主天主面前都是給自己作證，他們所愛的只是自己，並非真理；同樣，他們保護的也只是個人而已。

度這種生活的人，幾乎沒有一人不是在某種程度之下而失足犯罪。自己做錯了事，又不願受任何人的指責，這是昭示人，希望人愛他超過愛真理。所以，聖伯鐸宗徒雖貴為教宗，竟甘心接受了聖保祿的指謫（迦二11），達味聖王也虛心地聽取了屬下的諫言（撒下十二7）。因為一個心地純正的牧靈人員，既不自私自利，亦不尋求個人的好處，故相信別人的諍言都是出自一片善意真情。

不過，在這一件事上必須注意的是：治人者的苦心要有節制，要懂技巧，好使屬下既畏之，又愛之。這樣他們如感到有向你進言的必要，便可自發地與你放心面談，但同時卻又不敢放言無忌——放心，這種進言的自由不致長他們的驕傲，因為只有肆口漫言時，才會使他們失去謙遜。

但從另一方面來說，好的牧靈人員也須知道，怎樣學習討人喜歡，與別人打成一片，因著彼此間的感情交融而引導人們愛慕真理。這並不是說應當爭取人們對個人的愛慕，而是要取得人們的好感，利用人們的這種好感，作為引導他們到達愛天主的方法。一個不受人們歡迎的講道家，縱然他講得如何正確、怎樣高妙、多麼動聽，人們還是很難聽進他的道理。

所以，那些當權在位的人，要設法取得人們的歡心，並見愛於人，好使人們能聽從他們。同時他們也必須注意，不應求愛於人，免得教那唯一當侍奉的上主，發現我們潛意識中隱伏著僭越的意念。聖保祿曾把他努力的祕訣昭示我們，而這樣教誨我們說：「但要如我一樣，在一切事上使眾人喜歡。」（格前十33）可是他在別處則說：「如果我還求人的歡心，我就不是基督的僕役。」（迦一10）

所以，圖人歡心的是保祿，不圖人歡心的也是保祿。這怎麼解釋呢？因為他圖人歡心不是為了自己個人，他圖人歡心乃在尋求真理。

第九章 論隱蔽在德行外表下的缺失

牧靈人員應該曉得，大致來說，缺陷過失常騙人說自己是德行。

就如在節儉的美麗名義下，屢次躲藏著愛財如命的慳吝；相反地，無節制地揮霍財物，也躲在人們所盛稱的慷慨大方後面。屢次過度地寬恕人，教人相信他是古道熱腸；不能遏止的憤怒，也被人尊為嫉惡如仇的美德。多次行事鹵莽稱為有效率，行動緩慢叫作老成持重。

所以，牧靈人員們必須下番苦心，分清德行與缺失的涇渭，免得心內充斥了慳吝，反向人自詡儉省；任意揮霍財物，反自以為出手大方，無異救濟了可憐的窮人；應當怒斥的反倒寬恕，因而引領屬下走向永苦的地獄；見到別人犯了過錯而怒不可當，自己所犯的卻更重大；把能做及當做的事提前去做，而因時機尚未成熟，致令成效減低，或完全失敗；拖延執行，致令機會錯過，時不我與，因而變成無法執行，或執行已全無意義。

第十章 論譴責及掩飾

應當知道，對下屬的缺失與過錯，有時應佯作不知。正因為佯作不知，所以才能適時揭露，有時連公開曉得的，也應審慎地加以容忍；但有時對隱祕不露的，也應深入追究，有時稍微指正即可，有時卻應義憤填胸，嚴厲地加以責斥。

我們已經講過，有些事應精明地佯裝忽略，但卻讓對方知道，好使犯過者明瞭他的過錯已被發現，但由於牧靈人員耐心地容忍了他，及慈祥地寬恕了他，而感到莫大的慚愧，懊悔莫及，因之痛心改過，立志重新做人。

上主天主曾假這種方法糾正了猶大國，因為祂藉先知的口說：「你害怕誰，畏懼誰，竟使你失去忠信，而不懷念我，不關心我？難道因為我久不作聲，你就不怕我了嗎？」（依五七11）所以，祂遮掩人們的罪過，而又讓他們知道；祂久不作聲相反罪人，卻又因久不作聲，所以才指正罪人。

不過，有不少的罪過，即或公開曉得，也應審慎地加以容忍；這是說，在時機尚未成熟

或在不適宜的場合，絕不公開糾正。因為膿瘡的毒尚未集中、熟透時，若馬上開刀施術，結果會引起惡性發炎，並且除非及時服藥救治，否則還會有性命之虞。當然，極明顯的是像這等庸醫很快就要失業了。

但是如果有人，因為長上有時應當一忍再忍地負起屬下的過錯，因而提出指責屬下的時限問題，就請聽《聖詠》作者的話吧！他說：「他們像農夫在我背上耕田，使所犁耕的溝畦又長又遠。」（詠一二九3）在我背上代表載負重量，《聖詠》作者抱怨罪人在他背上從事耕耘，這好像是說，那些我不能糾正的人，我就當作放在我背上的包袱，甘心背負他們。

又有不少的缺失，雖然是隱祕的，也應深入追究。這告訴負責看管靈魂的牧人，一旦在外面發現有疑點時，應設法發掘屬下心靈中一切不願教人曉得的隱祕情念，防微杜漸，準備運用自己的權力來干預及糾正他們。可知厄則克耳先知說得很正確，上主對他說：「人子，把這牆穿一個洞！」（則八8）不久同一先知接著說：「我遂在牆上穿了一個洞，出現了一道門。祂又向我說：『你進去看一看他們在那裡所做的窮凶極惡的醜行。』我便進去，看見有各種爬蟲和走獸的像，都是可憎惡的；還有以色列家的各種偶像，都刻劃在四周的牆上。」

（則八8—10）

厄則克耳是所有長上的化身，那堵牆則象徵屬下的硬心腸。把這牆穿一個洞指的是什麼

呢？還不是指以深入及嚴厲的追究敲打開他們的硬心腸嗎？牆穿破一個洞就出現了一道門，這指的是在長上以處心積慮的研究，或以成熟的指責，打破了鐵石般的硬心腸後，就好像開啟了一道通往他們深心的門，從這道門我們可以看到，我們應指責的那個屬下的一切思想內蘊。

所以，經上接著有這樣的話：「你進去看一看他們在那裡所做的窮凶極惡的醜行。」凡是那些由於揣摩外在所顯出的疑點，而認清屬下的內在心意，因之認出他們一切錯誤思想的人，都好似進去看一看他們在那裡所做的窮凶極惡的醜行。故此先知在下面緊接著又說：「我便進去，看見有各種爬蟲和走獸的像，都是可憎惡的。」

昆蟲表示完全屬於地上的思想，走獸則表示那些稍微離開地上，然而仍然與地上糾纏不清的思想。因為昆蟲是整個身體著地，而走獸則是大部分身體已離開地面，不過為了貪婪的緣故，隨時屈身到地面而已。幾時迴旋於人腦際的思想，常是離不開地上的貪望及利益，那即是說昆蟲已爬入心牆裡。

幾時人們所想的，或屬公義，或屬正直，不過只是為了追求個人地上的利益及暫時的榮耀，那就是在四周的牆內撞入了走獸。因為思想的本身似乎已超出了塵世，但為了貪慕虛榮，就好像為了貪婪，把自己再度拉向地上。

下面接著又說：「還有以色列家的各種偶像，都刻劃在四周的牆上。」原來經上記載說：

「無異於偶像崇拜的貪婪。」（哥三5）所以在走獸之後，很正確地提及偶像。因為有不少的人，行為正直無瑕，好像真的超然俗外，振作起自己的精神，嚮往天上，但為了不正當的虛榮心，卻又把自己摔到地上。

經上說的「刻劃」也是很有意義的，因為雕像引人想到外在的實物，凡人在幻想內故意想到的任何事物，都好像在心內刻劃一樣。

應注意的是：在牆上先打穿一個洞，然後顯出一道門，最後才顯出裡面的許多醜行。因為每一條罪都是在外面先露痕跡，然後顯出罪惡的門，最後才大開方便之門，使所有的邪惡醜事可以自由進出。

不過又有不少的缺失是應當稍微加以指正即可的。因為當屬下並非出以惡意，乃純粹出於無知，或人性的軟弱而失足時，他們的指責必須要溫和，要點到即止。

我們一日生活在這個可死可滅的肉體內，就都負起墮落的人性軟弱，所以每個人都應推己及人，應當同情別人的軟弱，免得在指責人時過火，好像忘記了自己同他們是一樣軟弱的人。

故此，聖保祿宗徒善意地勸勉說：「弟兄們，如果見一個人陷於某種過犯，你們既是屬神的人，就該以柔和的心神矯正他；但你們自己要小心，免得也陷入誘惑。」（迦六1）他好像清楚地說：「你看到別人的軟弱而不高興時，想想你自己是個怎樣的人吧！這樣你在指

責別人時，方會節制你的火氣，因為你自己也該警覺，指責別人的一切，有朝一日可能實現在你個人身上。」

但是，又有一些缺失是應當雷厲嚴加指責的，好使那個做錯了事尚執迷不悟的人，從指責者的口裡發覺錯誤的嚴重性。因為當一個人做錯了事而又自我原諒，絕不認作是錯誤時，至少會為了指責者的嚴厲而害怕得不敢再犯。

牧靈人員應用證道者的聲音常向人宣揚天國的光輝，並指點人在現世通往天上永生的路上，隱藏著多少古老敵人的陷阱。這是他良心上所負的債務。因之由於救人熱誠，他應聲色俱厲地責斥自己不該容忍的屬下過錯，免得他見人犯罪而不怒火中燒，致背負了別人一切罪過的責任。

所以，天主向厄則克耳先知說：「人子，你拿一塊磚，放在你面前，把一座耶路撒冷城刻劃在上面。」（則四 1—3）馬上又接著說：「安排圍城的事；製造攻城的雲梯，堆起攻城的高台，擺列攻城的陣營，四周架起破城機。」上主天主並且告訴他為了保衛自己，應這麼做：「再拿一個鐵鑿，將它立在你和城的中間，當作鐵牆。」厄則克耳先知代表什麼人呢？還不是代表所有的經師？因為上主曾向他說：「拿一塊磚，放在你面前，把一座耶路撒冷城刻劃在上面。」

當教會的經師為了訓導羣眾而譴責人們思想的嗅覺只知向地上嗅時，就是說經師在手裡拿了一塊磚。他們把那塊磚放在自己面前，因為他們是盡心盡力地保護它。天主又命令在那塊磚上刻劃出耶路撒冷聖城，這指的是他們在講道時，盡量設法向那些留戀地上的心靈指出，他們在神視中所見到的天上和平。不過，除非他們已認清了狡黠敵人的圈套是如何的陰險難測，否則向人講說天國家鄉的光榮也是徒勞無益。所以，經上接著說：「安排圍城的事；製造攻城的雲梯，堆起攻城的高台。」

在聖善的講道家向那些一味在地上嗅，卻又嚮往天上家鄉的靈魂講說，現世的生活有多少反動的力量攻打他們時，就是圍困那塊在上面刻劃出聖城耶路撒冷的磚。因為，在我們指出每一條罪對那些希望上進的靈魂是何其陰毒時，我們就好似以證道的聲音建造起雲梯，好攻打耶路撒冷聖城。

不過，因為講道者不只應該告訴人們怎樣攻打缺點及毛病，也應該指點人怎樣護衛既修的德行，加強自己的精神力量，故緊接著又說：「堆起攻城的高台。」在聖善的講道者指明哪種德行可以克服哪種毛病時，也即是堆起了攻城的高台。

但是德行一旦長進，大致來說，與誘惑的鬥爭也隨之增加。故經上很正確地加上說：「擺列攻城的陣營，四周架起破城機。」當一個講道者講出逐漸增長的誘惑攻勢時，就是擺列了

攻城的陣營；或者當他預告善良的聽眾，要提防狡黠敵人的圍繞及不可逆料的奸計時，四周就是設了攻打耶路撒冷的堡壘；並且當他昭示人們現世生活中來自四面八方的誘惑迷陣，以及穿通德行牆壁的利刃時，也就是在四周架起破城機。

不過，即或牧靈人員深入地透徹了這一切，除非他以嫉惡如仇的精神來攻斥別人的罪惡，且永遠不準備與罪惡妥協，否則還是不濟事。所以，經上最後又加上一句：「再拿一個鐵鑿，將它立在你和城的中間，當作鐵牆。」鑿表示理智的堅強，鐵則表示指責時的勇氣。

還有什麼比愛天主的熱誠更銳利地刺激經師的心靈，並使他更苦惱的呢？所以，聖保祿宗徒被鐵鑿的烘火煮燒著，說：「誰軟弱，我不軟弱呢？誰跌倒，我不心焦呢？」（格後十 1-29）因為凡是一個心內燃燒著天主愛火的人，為免由於自己疏忽而被定罪，常無間地保衛自己，故可正確地說：「你把那個鐵鑿放在你和城的中間。」原來在先知和城的中間放了一塊鐵鑿當作銅牆鐵壁是說，要是牧靈人員們現在就表顯出他們的救人愛火，以後在他們與羣眾之間就會保持同樣的愛火，來堅強地保衛自己。因為他們現在要是寬於責人或根本不責人，將來會受到應得的報復。

但是有一點應當知道，即由於嫉惡如仇的心火，牧靈人員在指責人時，很容易逾越應有的限度而暴跳如雷，甚至說出一些不應說的話。大致來說，在嚴辭厲色責斥屬下的過錯時，

是很難管制自己的口舌而不失言的。這樣就形成了：因著暴躁及漫無節制的指責，使那些犯了過錯的人陷入絕望的境地。

所以，對於一個嚴苛的牧靈人員來說，當他一領會到他打擊屬下的心靈已超過了應有的限度，就必須自我懲罰，做補贖及刻苦，好在真理上主的面前，藉著悲號痛哭而獲得饒恕，因為他在救人心火上犯了偏差的罪過。

上主天主以比喻的方式藉梅瑟的口命令說：「假使有人無意殺了鄰人，彼此又素無仇怨：比如他與鄰人同去林中伐樹，當他手揮斧子伐樹時，斧頭脫了柄，落在鄰人身上，以致斃命，他就可逃到這些城中的一座城去，為保全性命，以免報血仇者心中發火追趕殺人者，因路途遙遠，而能趕上他，將他殺死。」（申十九 4—6）

幾時我們留神注意屬下的過錯，我們就是同一個朋友到林中去。幾時我們好心好意地砍伐他們的缺陷惡習，我們就是在伐樹。幾時我們責斥他們到了不必要的程度，甚而到了蠻不講理的粗暴，那就是斧子脫了柄從手中飛出。若用粗言鄙語令人難堪，那就是斧子飛落到朋友身上，以致斃命。因為我們即或在無意中說出的違反愛德的侮辱言辭，也可以殺死我們的聽眾。如果我們指責人真的毫無顧忌、過了限度，那被指責的人，不但不肯接受，反而會心生怨恨。

不過，那個在伐樹時不經心殺死他鄰人的人，必須流亡到三座城中的一座，方可保全性命，這是說：牧靈人員一旦領會到自己的過錯，如果慟哭不已、深自懺悔，他就可因聖事的靈效隱身在望德及愛德的庇護下，而不能定他以謀殺的死罪。即或義憤填胸要報仇的近親發現他時，也不能殺害他，因為當那位降來人世，取人身、居人間的嚴厲審判主將臨時，凡是託庇在信、望、愛三德之下的人，無疑地都不會被處以應得的罪罰。

第十一章 論默思聖律及致以學問

我們所講的這一切，牧靈人員都應見諸實行；此外，如果他的內心真的充滿敬主愛人的神火，每天必然還要專心默思主的聖誡律，藉此以恢復他疲乏的心神，並把那因人世間的言談來往所不斷毀壞的天上生活（這生活實是我們應特別操心掛慮的），用上天勸勉的聲音再次振作起來，好使因同世俗社會交往再回到舊日生活的他，深感內疚，重新嚮往天上家鄉，再度一個新生活。

原來人心很容易趨炎附勢，隨著無甚價值的輿論搖擺不定。顯然地，當他受到社會上的

喧囂影響而裹足不前、失去鬥志時，應該不斷地鑽研主的誠律，重新教育自己，好振作起來。

所以，聖保祿宗徒諄囑他那負有牧民之責的門徒說：「直到我來時，你要專務宣讀、勸勉和教導。」（弟前四13）所以達味聖王說：「上主，我是多麼愛慕祢的法律，它是我終日對祢默想的題目。」（詠一一九97）所以，上主天主論怎樣抬約櫃時，命令梅瑟說：「鑄四個金環，安在櫃的角上；這邊兩個，那邊兩個。用皂莢木做兩根槓桿，包上金；將槓桿穿入櫃邊的環內，作抬櫃之用。穿入櫃環內的槓桿，不可抽出。」（出廿五12—15）

約櫃影射什麼呢？還不是聖教會嗎？天主造四個金環，安在櫃的四角上，這指的是聖教會要擴展到地的四極，並且要人宣講四聖史的福音。

又要用皂莢木做兩根槓桿，穿入四個環內，以作抬櫃之用——在教會內勇毅而又持久的經師們，就好像這不朽腐的木一般，因為他們常攻讀福音，心內充溢了四聖史的教誨，而向人宣示教會的統一性。故此，他們像似被人穿入櫃的四個環內，以便人抬櫃。用槓桿來抬櫃是說，經師們以說道的方式，把聖教會帶入不信主的外邦人的頭腦裡。

槓桿還需包上金，是指他們不只應用口中的言語來教導人，還要用生活的聖善光輝去照耀人。所以，把以下的話貼合在他們身上是最適合不過的了：「穿入櫃環內的槓桿，不可抽出。」凡是身負講道責任的人，必須手不釋卷地時時讀經。

天主命令穿在環內的槓桿不得抽出，好使環境變遷需要移動約櫃時，不致因尋找槓桿及穿上槓桿而耽誤許多時間。這也就是說，當屬下向牧靈人員請教有關精神生活的某些疑難，而又必須立刻加以解答時，如果那時再去學習及尋求答案，不只廢時誤事也非常丟人。

槓與環是不可分的，要常在一起，好使那些常在自己心內默思天主聖言的經師們，可以毫無耽擱地抬起約櫃。這意思是說，不拘何事，如果需要的話，他們馬上就開口講解。因之，教會的第一任牧靈人員正確地告誡別的牧靈人員們說：「若有人詢問你們心中所懷希望的理由，你們要時常準備答覆。」（伯前三15）這好似在說，為了毫不耽擱地抬起約櫃，這槓要常穿在環內，不可抽出。

第三部
論牧靈人員的勞心 (註)



前言

前面我們已指出牧靈人員應是一個怎樣的人；現在我們就要開始講解，他應如何教導羣眾。遠在我們之前，聖國瑞·納祥（舊譯額我略·納齊盎）曾教訓人們，同樣的規勸不會適合所有人，因為不是所有人都有同樣的知識及道德水準。

大家都曉得，一個教訓對某些人是有益的，對另一些人往往是有害的。就如野地裡生長的草，可以飼養某些走獸，也可以殺死另一些走獸；同樣，小小的嗤呵聲可以使馬的腳步緩下，卻可使小狗嚇得挾尾跑掉。可以減輕或根治某種病的藥石，對另一些病可能加重到無法治療；可以增長大人體力的麵包，卻可以結束吃奶嬰兒的生命。

所以，每個牧靈人員在預備講道時，應當使他的道理適合聽眾的素質，好使每個聽眾都可從中取得好處，同時也不違背團體的公共利益。聽眾的心靈，照我個人的想法，好比四弦琴上的四根長弦，藝術家在彈奏時，緩急儘管不同，但絕不會彈出不合他心意的曲子。這四根長弦在藝術家的指下彈奏，發出的音調固然不同，卻形成了一支悠揚的旋律。

故此每個講道家，應講同樣的道理，應用同樣的愛德來教化別人，卻不應用同樣的規勸去敲打所有聽眾的心靈。

註：這裡所說的牧靈人員勞心，是指一個度完善生活的牧靈人員，在教導及告誡屬下方面所耗的心血。對各種不同氣質、嗜好及毛病的人，應怎樣加以教誨與指導，聖國瑞大師教授我們非常寶貴的規則及金玉良言，希望負責人靈的牧人，莫等閒視之。

第一章 論講道的技術

勸勉男人的是一樣；勸勉女人的則是另一樣。

勸勉青年人的是一樣；勸勉老年人的則是另一樣。

勸勉貧窮的人是一樣；勸勉富貴的人則是另一樣。

勸勉快樂的人是一樣；勸勉憂愁的人則是另一樣。

勸勉做屬下的是另一樣；勸勉做上司的則是另一樣。

勸勉做奴僕的是一樣；勸勉做主人的則是另一樣。

勸勉現世的聰明人是一樣；勸勉現世的糊塗人則是另一樣。

勸勉寡廉鮮恥的人是一樣；勸勉重廉恥的人則是另一樣。

勸勉粗心大意的人是一樣；勸勉謹小慎微的人則是另一樣。

勸勉暴躁的人是一樣；勸勉有耐性的人則是另一樣。

勸勉心地良善的人是一樣；勸勉心懷妒意的人則是另一樣。

勸勉樸實的人是一樣；勸勉狡猾的人則是另一樣。

勸勉健康的人是一樣；勸勉病弱的人則是另一樣。

勸勉怕受鞭打的人是一樣；勸勉輕視鞭打的人則是另一樣。

勸勉不喜歡開口講話的人是一樣；勸勉終日喋喋不休的人則是另一樣。

勸勉行動怠慢的人是一樣；勸勉行動匆促的人則是另一樣。

勸勉溫和的人是一樣；勸勉易怒的人則是另一樣。

勸勉謙卑自下的人是一樣；勸勉驕傲自大的人則是另一樣。

勸勉固執的人是一樣；勸勉無主意的人則是另一樣。

勸勉貪飲好食的人是一樣；勸勉守齋戒的人則是另一樣。

勸勉把自己所有布施於人的人是一樣；勸勉貪得無厭的人則是另一樣。

勸勉既不將自己所有布施於人，也不貪戀別人財物的人是一樣；勸勉雖將自己所有布施於人，卻同樣覬覦別人財物的人則是另一樣。

勸勉與人不睦的人是一樣；勸勉與人翕然相處的人則是另一樣。

勸勉挑撥是非的人是一樣；勸勉締造和平的人則是另一樣。

勸勉不正確理解上主律法條文的人是一樣；勸勉雖正確理解，然不存敬意的人則是另一樣。

勸勉力能勝任，卻因過度自卑而害怕講道的人是一樣；勸勉本不勝任或年紀不許可他講道，卻又急著要登上講壇的人則是另一樣。

勸勉對所貪求的世福世樂一帆風順的人是一樣；勸勉雖終日覬覦現世福樂，卻又一無所獲的人則是另一樣。

勸勉受婚約束縛的人是一樣；勸勉未婚的自由人則是另一樣。

勸勉對肉欲的罪過有體驗的人是一樣；勸勉對此毫無沾染的人則是另一樣。

勸勉慟哭自己在行為上犯了罪過的人是一樣；勸勉慟哭自己在思想上犯了罪過的人則是另一樣。

勸勉對於自己所犯的罪過慟哭不已卻又不斷絕的人是一樣；勸勉雖加以斷絕卻又總不慟

哭的人則是另一樣。

勸勉對自己所做的違禁事讚不絕口的人是一樣；勸勉雖自訟自承自己的罪過，卻又不自我警惕以防未來的人則是另一樣。

勸勉因一時衝動而犯了罪的人是一樣；勸勉明知故犯的人則是另一樣。

勸勉大罪不犯、小罪卻滿不在乎的人是一樣；勸勉謹小慎微卻有時在大罪上失足的人則是另一樣。

勸勉總不開始為善的人是一樣；勸勉雖開始卻又總不完成的人則是另一樣。

勸勉在暗中作奸犯科、在明處卻多行善舉的人是一樣；勸勉把自己所做的好事都隱藏起來，而又因自己所明犯的某些過錯，任人對己下惡劣評斷的人則是另一樣。

以上我們所列出的這些，要是不在下面以勸說的方式，盡可能地縮短篇幅來簡明闡揚一番，請問究竟會有什麼益處呢？

例如勸勉男人的是一樣；勸勉女人的則是另一樣。因為對男人要勸勉重而大的事；對女人則勸勉輕而易的小事，好使男人努力操練大事，女人則甘心從事輕易的小事。

又如勸勉青年人的是一樣；勸勉老年人的則是另一樣。因為大致上對青年人來說，要嚴辭厲色，既勸責又誘導他們走上完人的路；對老年人則要和顏悅色，要求他們勉為更好的事。

因為經上原來記載說：「不要嚴責老年人，但要勸他如勸父親。」（弟前五1）

第二章 應怎樣勸勉貧窮及富貴的人

勸勉貧窮的人是一樣；勸勉富貴的人則是另一樣。對貧窮的人我們應當同情他們的苦境，而給以誠摯的援手；對富貴的人我們則應當警告他們，不可自高自大。

上主天主藉先知的口向貧窮人說：「不要害怕！因為你再不會蒙羞。」（依五四4）不久，又溫柔體貼地說：「你這遭磨難，受顛沛，無安慰的城啊！」（依五四11）除此，上主也安慰貧窮人說：「我在患難的爐中磨煉了你。」（依四八10）

相反地，聖保祿在致他門徒的信中論及富貴的人說：「至於今世的富人，你要勸告他們，不要心高氣傲，也不要寄望於無常的財富。」（弟前六17）這裡應當特別注意的是，外邦人的聖師，也是偉大的宣道家，提及富貴的人時不說「你要懇求（obsecra）」，乃說「你要切切囑咐（praecipere）」，因為對於弱者應當給以同情，對於自大的強者卻不應給以任何顏色。

所以，囑咐窮人走上正路固屬重要，但囑咐享有現世財物、自高自大的人返回正路，更

為重要。天主教在福音上論富貴的人說：「你們富有的是有禍的，因為你們已經獲得了你們的安慰。」（路六24）因為他們對天上的永福一無所知，故此就安心滿足於現世物質的富裕。

對那些在患難的爐中受著煎熬的人，應當致以溫情的慰問；但對那些滿足於現世的榮耀而自豪自大的人，卻應當使他們懼怕。因為這樣可使前者學習運用他們所不貪望的財物，使後者認識他們所擁有的財物，絕不可能長時把持在手。

大致來說，品行道德的素養能改變人間階級的對立性，故富貴人應學習謙遜，貧窮人應學習自尊。既然宣道家的口舌應當適應聽眾的生活，對那些生活貧窮而自卑太重的人，就應極力設法鼓舞起他們的自尊心；相反地，對那些富而不驕的人，亦應緩和地激勵他們培養謙遜的德行。

不過，有時也應當用溫言柔語的勸勉平息驕傲自大的富貴人。因為，大致來說，生硬的膿瘡可因敷上柔軟的藥膏而變軟；頭腦不健全의 瘋漢，也可由醫生的和顏悅色而安靜下來。當我們以甘言美語及平易近人的態度屈就他們時，反而能醫好他們的瘋狂及創傷。

如果我們讀經時稍微留心的話，就可以知道，當天主的惡神降在撒烏耳身上，使他在屋中發狂時，達味一彈起他的四弦琴，便可平息他的狂妄（撒下十八10）。撒烏耳代表什麼呢？還不是驕傲自大的富貴人嗎？天主藉著達味教訓我們什麼呢？還不是度卑微生活的聖人們嗎？

當天主的惡神降在撒烏耳身上時，只要達味一彈奏，就可緩和他的瘋狂。同樣，當富貴人自高自大到瘋狂的地步時，我們應用溫言柔語的平和方法，好似用四弦琴的悠揚音韻一般，喚醒他們安靜下來。

同現世有權有勢的人理論，有時應當先用譬喻開始，好像在談論與他無關的別人事一樣。當他下了正確的判斷後，方可以漸進或突襲的方法指責他的過失，好使他因權勢而沖昏了的頭腦無力反噬，因為他用自己的判斷折斷了自己驕傲的頸項。這樣，他自作自受，自己定自己的案，只好俯首認罪，不再掙扎自衛。

這也就是先知納堂所採用的方法。當他到達味王跟前準備指責他時，好像在為一個不相關的窮人打抱不平，要求國王裁決那殘忍無道的富人奪取窮人一隻羊的訟案（撒下十二），好使國王先判決了這個訟案，然後聽到自己的罪過時，既然大同小異，同屬相反公道的罪，就無法替自己辯護了。

請看！天主的聖者，上主的舌人，注視著至尊的元兇達味，令他頭腦清醒地說出公允的判決，然後才逮捕這個色膽包天的罪犯，致令他無法逃脫。先知隱藏了自己真正要攻打的目標，但是又突然攻擊，並及時捕捉了他要指責的人。假如他在談話一開始，就用開門見山的方式，直接指責達味王，那恐怕不會有這種美滿的結果。相反地，設喻在先，判決在後，則

使他所隱匿的譴責更尖銳鋒利而無法抗拒。

醫生到了病人面前，看到應施開刀手術的毒瘡，但對病人的忍痛力有很大的疑問，他要做什麼呢？把他手術用的刀子藏在衣內，然後突然抽出割開毒瘡，好使病人在尚未辨明真相前，開刀的痛苦已成過去。否則，他若事前得知真相，就要抵死不接受了。

第三章 應怎樣勸勉快樂及憂愁的人

勸勉快樂的人是一樣；勸勉憂愁的人則是另一樣。

對快樂的人要講解地獄永苦，帶給他們憂愁；但對憂愁的人則應講解天主預許的天堂永福，帶給他們快樂。深願快樂的人，自永苦的嚴重性，學得他們應畏懼及恐怖的事物；更願憂愁的人，洗耳恭聽來自天上的喜訊，及我們可引以自豪的永福賞報。對快樂的人要說：「你們現今歡笑的是有禍的，因為你們將要哀慟哭泣。」（路六25）但憂愁的人卻可自主基督的口內聽到：「如今，你們固然感到憂愁，但我要再見到你們，那時，你們心裡要喜樂，並且你們的喜樂誰也不能從你們奪去。」（若十六22）

有許多人感到快樂或憂愁，並非外在的環境使然，乃純粹得自先天，成了他與生俱來的秉賦。像這種情形，我們應把它列入先天的缺陷來處理。

快樂的人容易陷入荒淫，憂愁的人則易陷入憤怒。因之，每人必須反省自身，不但要認識自己的天生秉賦之所趨，也要認清他所處的惡劣環境，免得那向來不攻打自己秉賦之所好，甚而認為自己是無所偏好的人，卻倒臥缺陷中，不能自拔。

第四章 應怎樣勸勉屬下及上司

勸勉做屬下的是一樣；勸勉做上司的則是另一樣。

勸勉做屬下的，不要因服屬於人而氣餒、自暴自棄；勸勉做上司的，不要因位居人上而自高自大。勸勉屬下要遵守一切的法令，上司則不要簽發不正當的，以及別人無法遵行的法令。勸勉屬下要謙卑自下、服屬於人，上司則要用同情及節制來治理屬下。

我們可以用影射的方法把經上的話貼合在他們身上。經上對屬下說：「做子女的，應該事事聽從父母。」對於上司則命令說：「做父母的，不要激怒你們的子女。」（哥三20—21）

所以做屬下的要學習，怎樣在暗中的審判主——上主天主面前，披露自己的肝膽：做上司的卻要學習，怎樣給託於自己的屬下，在行為上立個生活完善的榜樣。

做上司的還應該曉得，如果他們曾經做過壞事，有多少屬下因他們的這種惡表喪亡，他們便需負起多少死亡的債務。

故此做上司的理應知道，因他們所做的邪惡，不只他們個人喪亡而已，附帶地還要牽累許多人。這樣他們無形中便成了殺害別人靈魂的兇手。因之，他們應多麼小心，戒慎恐懼地來保全身心的無罪啊！

所以，若屬下的行為並非無過，應當勸勉他們，免得受嚴重的懲罰；而勸告上司，即或問心無愧、持身以正、走安全的道路，對屬下的過錯，也不宜太過吹毛求疵。應勸告屬下，他們愈是不必操心別人，愈應照顧自己，改善自己的生活；而勸告上司，雖不得不顧慮自己，卻應全心盡好他們照顧別人的責任。這樣一來，他們雖然有時也為了自己操心，但絕不應因此把他應當看守照管的羊羣置之不顧。

經上對游手好閒的屬下說：「懶漢，你去看看螞蟻，觀察牠的作風，便可得些智識。」（箴六六）但是對上司又嚴厲地勸告說：「我兒，你如果為你的朋友作保，或為外人擊掌；你如果為你口中說的話所連累，為你口中的言辭所束縛。」（箴六一—二）為朋友作保，就

是說甘冒自己本身的危險，接受管理別人靈魂的責任。

為外人擊掌，是指負起了先前所沒有的擔子，替人操心思慮，故心神好似被束縛般不自由，你必會為口中的話語纏住，受嘴裡言辭的連累。這是說上司迫不得已向託付給他的人們講論行善避惡的道理時，他首先必須把他所說的見諸實行。所以，當他的理性要求他把開口勸告別人的諸事，在個人生活上表現出來時，那他就是自作自受，受了自己言辭的連累。

因此，在嚴厲的審判主前，他用他的口舌命令了別人多少，在他的行為上也應實踐多少。所以，《箴言》稍後就又勸告說：「我兒，你既然已陷在你友人的手中，你就該逃脫，該這樣做：火速前去，央求你的友人，不要闔上眼睛睡覺，也不要垂下眼瞼假寐。」（箴六3—4）原來凡是在個人生活方面應為人師表的人，不只他個人要保持清醒，他還被警告，負有喚醒朋友的責任。

做上司的，要是不設法把他所管理的人，從罪惡的陰影中救出，只是個人獨自警醒，度獨善其身的生活，這是不夠的。所以經上說得很好：「不要闔上眼睛睡覺，也不要垂下眼瞼假寐。」闔上眼睛睡覺就是說，停止自己的好意向，全然不關心自己的下屬。至於垂下眼瞼假寐，則指我們雖已看清屬下所犯的過錯，應加以指責，但因怠倦及不願多事的緣故，就閉上眼睛假裝看不見。

沉睡就是對屬下的行事一無所知，亦無所糾正。不過，當他們已看出有應加指責之處，卻為了厭倦的緣故，不加以相稱的責罰與指正時，則不是沉睡，乃是假寐。因為眼睛在陷入熟睡之後，便無法視物；同樣，那些做上司的，大致上說差不了多少，但若不剷除他所認清的邪惡，為了他的疏忽，終有一天他的屬下到了明目張膽作奸犯科的地步，他就成了是非莫辨的盲人。

所以，應當勸告做上司的，常保持警醒的雙眼，對內對外、對己對人，常是嚴查不懈，好似厄則克耳先知說的那個四個輪網都布滿了眼睛的活物（則一18）。

聖若望的《默示錄》也提到這個天上活物，渾身前後滿是眼睛（默四6）。的確，那些做上司的也應該渾身前後都是眼睛，因為他們要眼觀四方——一方面對己要專務悅樂上主，對人要做人師表，另一方面在別人身上又應發掘出應當指謫及糾正之點。

應當勸告屬下，如果發現他們的上司行事有所不妥，應加以檢討時，千萬不可對上司的生活妄加批評，免得他們雖正確地譴責邪惡，卻因自命不凡陷入驕傲的坑穴裡。

應當勸告屬下，不要老是在注意上司的過錯，因而大膽地與他們作對。不過，要是真的不幸發現了他們的嚴重罪過，家醜不可外揚，要在自己人前加以審斷，但同時受到敬畏上主之心的驅使，也應給予他們應有的尊重。

我們就拿達味的史實做個例子吧！論此我們在前面已講過他不忍心加害已到手的迫害者。

迫害達味的撒烏耳為了蹲下大解的緣故，進到一個小洞裡，達味同他的手下也在裡面（撒上廿四4）。因為他的迫害，達味奔波各處、終無寧所，這種生活他已忍受了許久，現在撒烏耳居然自己送上門來，達味的手下個個面露殺機，要乘此難得的機會除掉他！可是達味制止他們說，不該染指上主的傅油者，更不該伸手加害他。故此達味暗中割下撒烏耳外髦上的衣邊示警。

撒烏耳王代表那些心地不正、行事邪惡的壞上司，而達味代表誰呢？善良的下屬。撒烏耳王起身去大解，這是說，壞上司把他心內醞釀已久的惡念，施諸於外面的行事，好像解出的便溺一樣，遺臭人間。

雖說如此，達味還是懼怕殺害他，因為善良的下屬，完全制服毀謗的瘟疫。他們雖然見到了上司的不齊全處，但總不用自己口舌的利刃攻擊他們。當然，有時為了人性軟弱的緣故，不自禁地談起他們行為上的缺點及過錯，不過總要出於謙遜，就好像靜悄悄地割下他們外髦上的衣邊示警一樣。當屬下的雖然無心，卻不聲不響地損及了上司地位應享的尊重時，就是弄髒了國王的外衣。但是善良的屬下在回到住所後，一旦想起自己行為失檢，又會對自己加以嚴厲的責罰，所以經上接著又說：「事後，達味為了割去撒烏耳外髦上的衣邊，心中感覺

不安。」（撒廿四 6）

事實上，上司的行事即或真的被裁定了是應當加以譴責的，但做屬下的也不應該用口舌的利刃攻擊他們。要是我們在言談中有時不慎地攻訐了他們，就連最微小的失言，也必須深自痛心地加以懺悔。因為，當我們冒犯了上司的權威時，我們理應畏懼那位管制我們的，要反對我們所下的判決。這也就是我們應深自懺悔的理由。

故此我們反對上司，就是反對那個選派他們做上司來管理我們的上主。所以經上記載，梅瑟得知了百姓抱怨他及亞郎時，便說：「我們算什麼？你們不是抱怨我們，而是抱怨上主。」（出十六 8）

第五章 應怎樣勸勉奴僕及主人

勸勉做奴僕的是一樣；勸勉做主人的則是另一樣。

勸勉做奴僕的，要常常想起他們身分的微賤；勸告做主人的，總不要忘記，論人性來說，他們與奴僕平等，不分軒輊。

奴僕不要輕視主人，因為輕視主人就是傲慢地違反天主既定的秩序，也就是犯罪冒犯天主。主人不要虐待那些因出身微賤而從屬於他們的奴僕，更不要否認他們在人性的平等地位，否則就是妄用天主所賜的恩惠，也就是傲慢地反對天主。

勸告奴僕，要常想到他們是從屬於主人的；勸告主人，不要忘記，在天主前他也是眾奴僕中的一個。因為經上對前者說：「做奴隸的，應該事事聽從肉身的主人。」（哥三22）又說：「凡負軛為奴隸的，應認為自己的主人堪受各種尊敬。」（弟前六1）但對後者卻說：「至於你們做主人的，要同樣對待奴僕，戒用恐嚇，因為你們知道，他們和你們在天上有一個主，而且祂是不看情面的。」（弗六9）

第六章 應怎樣勸勉聰明及糊塗人

勸勉現世的聰明人是一樣；勸勉現世的糊塗人則是另一樣。

勸告現世的聰明人，要棄其所知；勸告現世的糊塗人，要努力上進，盡心學其所不知。在前者，首先應當拋棄他們所具備的現世智慧；在後者，則應馬上建起天上智慧的大廈，

因為他們自知糊塗不如人，絕不敢自大傲人，因此虛心的基礎已備，易於接受別人的建言。

同聰明的人應當合力工作，革新及改造他們，使他們成為聰明的糊塗人，撤掉他們現世智慧的包裹，而學習天上智慧的糊塗。應當向糊塗人講說，把他們自認的現世糊塗，直接昇華到真正的智慧，因為經上對前者說：「你們中若有人在今世自以為是有智慧的人，該變為一個愚妄的人，為成一個有智慧的人，因為這世界的智慧在天主前原是愚妄。」（格前三18—19）對後者卻說：「按肉眼來看，你們中有智慧的人並不多。」（格前一26）又說：「天主偏召選了世上愚妄的，為羞辱那有智慧的。」（格前一27）

大致來說，若想規勸明智人，必須用推理慎辨，駁倒他到口服心服；若想規勸糊塗人，則宜多用實例。對於前者，必須使他們明瞭，他們是在用自己的錯誤思想作繭自縛；對於後者，只要使他們認識別人可嘉獎的行事，也就夠了。

所以，外邦人的宣道大師，也就是明智及愚蠢者的債務人，給希伯來人致書時，勸告他們中間的某些明智者，同時也勸告某些愚蠢者。對前者，他談論舊約的完成，用理證駁倒他們的明智說：「凡是舊的和老的，都已臨近了滅亡。」（希八13）

不過，在同一書信內，為了引領某些人走正直的路，卻只列舉許多實例說：「此外，我還要說什麼呢？我的確沒有足夠的時間再論述基德紅、巴辣克、三松、依弗大、達味和撒慕

爾以及眾先知的事：他們藉著信德征服列國，執行正義，得到恩許，杜住獅子的口，熄滅烈火的威力，逃脫利劍，轉弱為強，成為戰爭中的英雄，擊潰外國的軍隊。有些女人得了她們的死者復活，有些人受了酷刑拷打，不願接受釋放，為獲得更好的復活；另有些人遭受了凌辱和鞭打，甚至鎖押和監禁，被石頭砸死，被鋸死，被拷問，被利劍殺死。」（希十一 32—37）又說：「你們應該紀念那些曾給你們講過天主的道理，做過你們領袖的人，默想他們的生死，好效法他們的信德。」（希十三 7）

從此可知，為明智人，只有對理智屈服時，才會低頭信服；對愚蠢人，只要用古聖先賢的美表激勵他們，就可使他們日臻聖域。

第七章 應怎樣勸勉寡廉鮮恥及重廉恥的人

勸勉寡廉鮮恥的人是一樣；勸勉重廉恥的人則是另一樣。

對於寡廉鮮恥的人，只有用毫不客氣的指責，方能糾正他們；對於重廉恥的人，大致來說，只要婉言相勸，便可使他們努力上進。

寡廉鮮恥的人，除非在十手所指、十目所視之下，否則不會承認自己犯了過錯；重廉恥的人則不然，如果他們做錯了事，只要稍加提醒，便可立即改過自新。

糾正寡廉鮮恥的人，惟有用強硬的手段，方能見到好效果；但對於重廉恥的人，如在他們身上發現有何應指責的地方，稍微旁敲側擊，便可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上天主曾譴責猶大國寡廉鮮恥的罪惡百姓說：「妳具有娼妓的面孔，仍然不知羞恥。」（耶三 3）但對重廉恥的人卻說：「不要羞慚！因為妳再不會受辱；其實，妳要忘記妳幼年時所受的恥辱，再不懷念居寡時所受的侮慢，因為妳的夫君是妳的造主，妳的救主是以色列的聖者。」（依五四 4—5）

聖保祿宗徒曾公開指責迦拉達人，因為他們不顧廉恥地犯罪。他說：「無知的迦拉達人啊！誰又迷惑了你們呢？」（迦三 1）又說：「你們竟這樣無知嗎？你們以聖神開始了，如今又願以肉身結束嗎？」（迦三 3）但是，重廉恥的人一旦犯了過錯，他在責備他們時，卻又非常同情地說：「我在主內非常喜歡，因為你們對我的關心又再次表現出來；你們始終是關心我，只不過缺少表現的機會。」（斐四 10）所以，從此可知，前者的罪過非經強硬的指責不能揭穿；後者的過錯，只用溫和的言談就可顯示出來。

第八章 應怎樣勸勉粗心大意及謹小慎微的人

勸勉粗心大意的人是一樣；勸勉謹小慎微的人則是另一樣。

粗心大意的人，由於自信心太強，因而瞧不起別人，更不屑與人為伍；謹小慎微的人，則太重視個人的軟弱，喪失了自信心，因而跌進失望的深淵。前者把他們所做的事，估價過高；後者則認定自己的所有行事，都微不足道，無何價值，因而感到氣餒，無法振作。

所以，對粗心大意的人的一切行事，都應當深刻的注意，徹底的推敲，好使他們明瞭，他們自鳴得意的傑作，都是不中悅天主的。如果我們願意更好及更有效地指正粗心大意的人，則應在他們自信做了好事時，即刻指出他們行事的不對之處。這意思是說，在他們自信應得到人們的讚賞時，反而自人手裡得到了有益的羞辱。不過，他們有時絕不承認自己的毛病，在這種場合，若是我們能從側面提出第三者更明顯的同樣過錯，加以分析及批評時，則可使他們更心服地改正自己。因為當他們一旦認清自己所自鳴得意的事蹟竟是如此荒謬，便不再固執己見了。

因此，當聖保祿宗徒看到格林多人好高騖遠，彼此對抗吹噓，說：「我是屬阿頗羅的，我是屬刻法的，或我是屬基督的」時（格前一12），竟然特別指出在他們中間發生，卻未被懲處或糾正的亂倫罪，說：「我確實聽說在你們中間有淫亂的事，且是這樣的淫亂，連在外教人中也沒有過，以致有人竟同自己父親的妻子姘居。你們竟還傲慢自大！你們豈不更該悲哀，把行這事的人從你們中除去嗎？」（格前五1—2）聖保祿好像在說，你們還說你們是屬於這個人的或屬於那個人的，你們的行事卻證實，你們並不屬於其中的任何一位。

相反地，對於謹小慎微的人，如果我們從側面提出他們所做的某些好事，則可更適宜地領導他們走多行善舉的正路。對於這種人，我們要軟硬兼施，一方面要責斥他們的過錯，另一方面還要衷心地嘉獎他們所做的好事，這樣他們嫩弱的心靈，雖因受責斥而被創傷，卻又可藉嘉獎的甘汁補養。

大致來說，如果我們常想及他們所做的好事，在指導他們時則會有更大的進益。可是，如果我們不幸領會到他們做錯了事，就不應當作既成事實責備他們，乃是當作他們未來可能犯的過錯而加以警告。因之，我們勸告他們宜多加警惕、留心未來，千萬不要做出這種事。這樣，因著我們的嘉獎，我們希望他們所做的好事，將日漸增多；我們警告他們不應做的壞事，也因著他們的要強心，必日漸減少。

所以，同一個聖保祿宗徒在看到得撒洛尼人堅持已受的信道，卻為了細心謹慎的緣故，好像被另一個世界的事物所騷擾時，便首先對他們的好表現誇獎一番，然後很小心勸告他們，加強及鞏固他們的弱點，說：「弟兄們，我們常該為你們感謝天主，這真是相稱的，因為你們的信德大有進步，你們眾人之間彼此的愛德更為增進，以致我們可在天主的各教會中，為你們誇口，因為你們在所受的一切迫害和磨難中，仍保持了堅忍和信德。」（得後一 3—4）

不過，在他道出有關他們生活的美麗前言後，便又加上說：「弟兄們，關於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來臨，和我們聚集到祂前的事，我們請求你們，不要因著什麼神恩，或什麼言論，或什麼似乎出於我們的書信，好像說主的日子迫近了，就迅速失去理智，驚慌失措。」（得後二 1—2）

原來我們的外邦大師所用的方法是：為使人容易聽進他的話，對人先誇讚一番，然後隨之以勸告。這也就是說，為使他的勸告能深深地印入別人的腦海裡，先用誇讚來開闢一條小徑。他雖然已懷疑他們未來的動向，且事實上已認清了他們的輕舉妄動，卻不指責他們；相反地，好似對他們的行徑一無所知，只勸告他們不要輕舉妄動而已。這樣，他屬下的教友們，自信他們的恩師尚不知道他們的輕舉妄動，因而深自警惕，從速改過自新，免得遭受他無情的指責。

第九章 應怎樣勸勉暴躁及有耐性的人

勸勉暴躁的人是一樣；勸勉有耐性的人則是另一樣。

告知暴躁的人，如果他們疏於管制自己，則必將失足墮落到許多他們意想不到的罪過中。因為當他們怒不可遏時，他們的理智昏迷不清，盲目地任由感情隨便擺布，事後才深自懊悔。告知暴躁的人，如果他們任由無定的感情操縱行事，則他們的所言所行，都好像另一個。因之，他們即或做了什麼邪惡事，自己也很難認出。要知道，凡是不管制自己的感情，任由它橫衝直撞的人，連他在心平氣和時所從事的好行徑，也會被推翻。而且當他感情衝動、盛怒不止時，會一手撕毀他往日耗時費力興建的事工。

愛德是諸德的母親及護衛；但是一有了不耐耐的缺點，愛德便失了色。所以經上記載說：「愛是含忍的。」（格前十三4）因此，沒有忍耐的德行就是沒有愛德。為了不耐耐的缺點，就連作為諸德保姆的聖教道理，也無法為之辯白。所以經上又說：「明智的人，緩於發怒（按拉丁原文應譯為：大丈夫的道理，由於忍耐而被人識出）。」（箴十九11）

故此清楚得很，不拘任何人，愈是教人看出他沒耐性，愈是顯出他不夠有道理。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有人不知心平氣和地擔待別人的過失，在教誨人時，便不能誠懇地以好的行徑指點人。

大致來說，不耐耐的缺失可使人陷入驕橫的罪過。因為當一個人在現世不願忍受別人的輕視時，便設法把他在暗中所做的一點好事（如果有的話）向人炫耀、教人曉得，故由於不耐耐而走向驕橫的大道。既然他們不能容忍別人的輕視，便只有自抬身價、自我吹噓了。所以經上記載說：「居心寬容，勝過存心傲慢。」（訓七 8）這理由很清楚，有耐性的人，居心寬容，選擇與其自我表現、向人揭露他在暗中所行的善舉，倒不如忍受來自別人的任何煩難。相反地，存心傲慢的人，選擇自我吹噓，有時甚而吹得離了譜，對於來自別人的極小輕視，都不能容忍。

人一旦放棄忍耐的德行，就是毀掉自己已經完成的一切善舉，故經上很正確地命令厄則克耳先知，在主的祭壇上建造一道溝槽，好容納放在上面的全燔祭（則四三 13）。如果祭壇上沒有一道溝槽，所有在上面的祭品，都將滑散到地上。此處天主的祭壇我們可解作什麼呢？義人的靈魂。因為他們不拘行了什麼善工，都當作上主面前的馨香品，放在自己心靈的祭壇上。祭壇上的溝槽可解作什麼呢？好人的忍耐。因為在他們屈伏自己、容忍來自各方面的煩

難時，就好像把它們都埋在深心內的凹坑一樣。在祭壇上要建造一道溝槽，免得放在上面的祭品滑到地上，這意思是說，被選者的心靈要常保持忍耐，免得受到不耐的風暴動搖，以致喪失他所行的善工。

經上又命令要造一道寬一肘的溝槽，這告訴我們，如果我們不放棄忍耐，則可常保持團結一致。所以聖保祿宗徒說：「你們應彼此協助背負重擔，這樣，你們就滿全了基督的法律。」（迦六2）基督的法律就是使人團結一致的愛德；這愛德只有那些逆來順受、替別人擔負重任的人，方能修得。

暴躁沒有耐性的人哪！請聽經上的話：「有涵養的人，勝於勇士；克服自己的人，勝於克城的人。」（箴十六32）攻下城池的勝利是渺小的，因為那只是制服了身外物而已。因忍耐而獲得的勝利則大得無與倫比，因為那是戰勝自己、屈服自己、制服了自己的心，使它在忍耐之前臣服。

沒有耐性的人哪！請聽真理基督給祂的被選者說了什麼。祂說：「你們要憑著堅忍，保全你們的靈魂。」（路廿一19）我們就是這樣奇妙的受造物：理性占有靈魂，靈魂占有肉體。不過，如果理性未得先占有靈魂，靈魂占有肉體的權利便被摒棄了。所以，教誨我們只憑忍耐才能保全我們靈魂的上主天主，在此處昭示我們，忍耐是我們這種地位的監守者。現在我

們可以知道，不耐耐的罪是何其嚴重了，因為由於不耐耐，我們喪失了已保全的靈魂。

沒有耐性的人哪！請再聽撒羅滿國王的話：「愚人憤怒，必盡情發洩；明智的人，必自知抑制。」（箴廿九 11）愚昧的人受到不耐耐的驅使，感情衝動，一股腦兒把個人心裡的話發洩出來，因為他沒有內在智慧的紀律來管制自己，很快即受到風暴的愚弄。明智人則不然，遇事暫時保留，或自行抑制。一個受了傷的人，並不希望立即採取報復行動；因為他雖忍下那口氣，可是他並非不知道，在力有所逮時，再來個公公道道的總清算。

相反地，要勸告有耐性的人，不要因為他們在外面所忍受的一切，在心內難過不已，免得他們在行為方面所奉獻的馨香祭品，因內心的惡情疫病而變質。他的惡情或許人們無從發覺，但在上天主的鑑臨下卻無法躲藏。他隱藏在德行外衣下的內心難過，在人前愈是不顯露，在天主前也愈是醜陋難堪。

告知有耐性的人，應當努力珍惜他在外面所忍受的一切；因為忍耐的後面，要是不緊隨著愛德，這種德行的外表，終有一日會被戳穿，且變為恨。所以，當聖保祿說「愛是含忍的」時，立刻又加上一句：「愛是慈祥的。」（格前十三 4）他彷彿有意指出，凡你因忍耐所容納的人，也要因慈善而不停地愛他們。

所以，同一位大師在囑咐他的門徒修練忍耐的德行時，曾說：「一切毒辣、怨恨、憤怒、

爭吵、毀謗以及一切邪惡，都要從你們中除掉。」（弗四31）他處置這些屬於外面的一切毛病之後，即返回心裡，加上一句，說：「以及一切邪惡。」因為，罪過的褻姆、害人的惡情還在心內作主作祟時，除去一切毒辣、怨恨、憤怒、爭吵、毀謗都是徒勞無功；如果罪惡的樹不從根部砍伐，只從樹幹去掉一些枝葉，請問又有什麼益處呢？所以真理親自說：「應愛你們的仇人，善待惱恨你們的人；應祝福詛咒你們的人，為毀謗你們的人祈禱。」（路六27—28）

故此，容忍仇人在人前被視作德行，但在天主前，只有愛仇人方算是德行。因為在天主眼前的善工祭壇上，祂只接受用愛德的火焰所焚燒的全燔祭。因之，上主天主對那些只忍人而不愛人的人再次說：「怎麼，你看見你兄弟眼中的木屑，而你眼中的大梁，倒不理會呢？」（路六41）不耐耐的風暴即是木屑；在心內的害人惡情則是眼中的大梁。前者只要一陣微風就可吹出；後者一旦根深柢固，則非人力所可移動。

可是，經上正確地加上一句，說：「假善人啊！先取出你眼中的大梁，然後才看得清楚，以便取出你兄弟眼中的木屑。」（路六42）這彷彿給那些心懷不善而暗中難過悲傷，卻在外表顯出聖者容忍肚量的人說，先從你心中除去那惡情的磨石，然後再指責別人不忍耐的輕舉，以免你不努力克服你的欺人偽裝及容忍別人的短處，對你只能有害，不能有益。

不過，許多有耐性的人習慣如此，即在他們忍受逆境逆事，或是聽到侮辱話的當兒，心內一點都不感到難過。這樣，他們顯出了他們的涵養工夫，盡力保全住心靈的清淨。可是，事過境遷，當他們回味別人加給他們的侮辱時，便悲傷不已，心內從而燃起一股無名怒火，設法找尋報復的機會。結果，他們先前因容忍人所修的善工，便突然變成了可惡的害人惡情。

像這種突變的原因，如能被牧靈人員即時發覺，當然可迅速地伸手援助他們。不過，我們狡黠的敵人，慣常向兩種人發動鬥爭：先激怒一些人，使他去侮辱別人；然後再煽動另一些人，奮起報復雪恥。大致來說，當你甘心忍受別人加給你的侮辱，因而戰勝狡魔時，只是第一回合的勝利而已；因為牠還有把握從另一方面打敗你。你勝利了，暫時勝利了，狡魔豈肯罷休，絕不會輕易放過你。牠必將提醒你時常回味所受的一切無理侮辱，使你感到怒火三丈，痛心那個膽敢恃強欺侮你的人。凡狡魔不能激怒、使之公然侮辱別人的人，則必掛起休戰牌，暫時息鼓收兵；不過，牠會在暗中默默地等待更有利的時機，以期一網成擒。

公開作戰或許失敗了，但牠不會就此罷休，必在暗中設計更陰險的毒謀。事過境遷，當你平心靜氣時，牠必再返回你心裡，提醒你回顧你物質上遭受的損失，或是精神上遭受的打擊，因而點燃你心內的怒火，使你認定對方是純粹無理取鬧。是可忍，孰不可忍！牠以這種感情衝動的方法騷擾人的心神，甚至就連那修養有素、平心靜氣地忍受了別人侮辱的人，在

勝利後也不免重做俘虜，以自己未能及時報復為可恥，感到痛心萬分。故此，拿定主意，待有利的時機來臨，將給以更難堪的還擊。

所以，我們要怎麼比喻這種人呢？他們彷彿在平原上能爭慣戰的猛將，但因一時的疏忽，在城內反而被俘，做了階下囚。他們還可以被喻作什麼呢？他們好像受了重傷的人，忍受了許多的痛楚，並未因此喪命；不過，後來生了一場小瘡疾，卻因之一命嗚呼。

因此，要諄諄勸告有耐性的人，在勝利後，仍需在心內設防，並要留心在平原戰場上被打敗的敵人再次設計陰謀，等著反攻。更要叮囑他們，重傷固然可怕，但教毒蛇咬一口的輕傷更可怕。小心！不要教狡黠的敵人看到那些不久前尚硬著頭皮戰勝牠，及把牠踏在腳下的人們，稍後墮入牠的圈套，因而歡欣踴躍。

第十章 應怎樣勸勉心地良善及心懷妒意的人

勸勉心地良善的人是一樣；勸勉心懷妒意的人則是另一樣。

勸告心地良善的人，雖然希望自己的好處增加，但見到別人得了好處時，倒也應與人同

喜同樂。要愛鄰人，見到鄰人行了好事，便衷心地加以讚揚，仿效他們充實自己，免得在現世生活的運動場上，熱心地擁護別人競賽，自己卻袖手旁觀，以致獎品都由別人領去，自己則兩手空空，一無所得。到那時，悲戚地看著自己空無一物的雙手，究竟有何裨益呢？

如果我們不愛慕別人的好事，我們就是犯了錯誤。可是，如果我們只是愛慕，卻不盡心竭力地效法，我們也不會得到好處。

所以，應當告訴心地善良的人，要是他們只是誇讚別人的美表，而不著意取法，聖德之於他們也就像戲院裡的糊塗觀眾，只看熱鬧而已。這些觀眾看到戲台上演員的舉動，滿口叫好、欣賞不已，不過，他們可不希望自己也同他們一樣。他們驚羨這些演員教人高興的本領，但在行事上卻又避免同樣地使人高興。

告知心地善良的人，見到別人的善行宜反心自省，不要對別人的善行只是讚賞羨慕而已，並不刻意照樣去做。因為，凡是看到了中悅天主的事，卻又不願取法的人，在最後審判時，都要受到嚴重的處罰。

勸告心懷妒意的人，他們是如何地不幸，如何地盲目！他們見到別人有進步，就心裡不舒服；見到別人高興，就急得心裡直打轉。

他們該是多麼地不幸福啊！他們見到別人生活改善，心裡就不痛快；看到人一帆風順、

幸運非常，就滿心憂傷。哀莫大於心死，他們的心就像得了傳染病一樣，死了。請想，天下還有什麼人比見到別人的幸福而痛苦難當更可憐的呢？

如果他們確實愛人，見到自己無法有而別人卻有的長處，就應當看作是自己的一樣高興。因為，全世界有同一信仰的人，彷彿是一個人身上的各種肢體部位，他們的職司儘管不同，但因彼此聯繫、趨向同一目的，形成了休戚相關的一體：腳需要眼來看，眼需要腳來走路；雙耳需要侍候口舌，口舌也需輔助雙耳；肚腹需要支援雙手，雙手為了肚腹也需要工作。所以，在身體組織上我們理所當然接受的一切，在我們的行事上也應遵守。

故此，不模仿我們靈肉官能間的和諧，那可是太丟人的事了。雖然我們無法完全模仿，但要是別人做到了，我們即應加以愛護，因為愛與被愛者之間的一切是相共的。所以，心懷妒意的人哪！你想想，愛的力量是何其大！它可使你毫不費力地同享別人的善工。

所以，應當勸告心懷妒意的人，如不善自保重，從個人內心的偏情中求得解放，必將失足陷入狡魔的古老罪惡中。論這種人，經上記載說：「但因魔鬼的嫉妒，死亡才進入了世界。」（智二24）因為魔鬼既失去天堂，又嫉妒為填補牠們的空缺而被造的人，故誘惑人犯罪墮落，好同牠們一起受苦，因而更加重了牠們的苦。

勸告心懷妒意的人，要認清在他們前面隱伏著多麼大的毀滅陷阱。他們既然不願從心裡

驅逐出嫉妒的惡情，日久天長，必然見諸外面行事。如果加音不是嫉妒天主歡享他兄弟亞伯爾的祭獻，絕不會懷恨在心，設法毀掉他的性命。經上記載說：「亞伯爾獻上自己羊羣中最肥美而又是首生的羊；上主惠顧了亞伯爾和他的祭品，卻沒有惠顧加音和他的祭品；因此加音大怒，垂頭喪氣。」（創四4—5）請看！由祭獻而生的惡情，竟然醞釀成弑兄弟的禍根。因為，他一起那個比他更好的人，便不能忍受，所以非計謀除掉那人不可。

告知心懷妒意的人，當他們的內心一旦受到惡疫的侵蝕，不拘任何善意和嘉行，都將由他們一手毀掉。所以經上記載說：「心平氣和，使身體康健；心懷嫉忌，使骨骸腐蝕。」（箴十四30）身體表示什麼呢？單薄與脆弱的事物。那麼骨骸又代表什麼呢？英勇強硬的行事。平素我們幾乎都見過，有些人因心地純樸天真，在許多言行上竟教人視為弱者；但又有其人，在人眼中看來是個敢作敢為的強者，可是對於別人的善行卻嫉火中燒，逐漸吞蝕他們的心靈。因此可知，經上的話非常正確：「心平氣和，使身體康健。」因為，人如果能保持心靈的純樸，他在人前的軟弱，有時正是他生命的力量。

不過，經上又正確地加上一句：「心懷嫉忌，使骨骸腐蝕。」因為，在人眼中看來是英勇的行事，由於心懷嫉妒的惡念，在天主前都變了質。骨頭因病菌的侵蝕而腐朽；同樣，英勇的行事也因嫉妒的惡情而失去其價值。

第十一章 應怎樣勸勉樸實及狡猾的人

勸勉樸實的人是一樣；勸勉狡猾的人則是另一樣。

樸實的人總不說假話，這點應加以鼓勵；不過，應當勸告他們，真話有時也應該留住不說。假話固然害己害人，但真話有時也害人匪淺。從此可知，為何主耶穌基督常以緘默來調節祂的言談，說：「我本來還有許多事要告訴你們，然而你們現在不能擔負。」（若十六12）因此，要勸告樸實的人，就如他們常有益地避免騙人的假話，同樣也要常有益地道出真理。勸告樸實的人，不只要一片天真，還需要用明智來調節，因為不如此，不能安享他們的樸實。

外邦人的宣道大師曾說：「但我切願你們對於善事要明智，對於惡事要純潔無瑕。」（羅十六19）真理也親自勸告祂的被選者，說：「看，我派遣你們好像羊進入狼羣中，所以你們要機警如同蛇，純樸如同鴿子。」（瑪十16）

看來在被選者的心中，依照真理基督的意願，應當以蛇的機警來配合鴿子的純樸，並以

鴿子的純樸來調節蛇的機警，這樣方不致由於機警而近於狡猾，由於純樸而近於癡呆。

不過，相反地應勸告那些心地狡猾的人，要認清他們因心懷不正所表現的雙重人格是何其嚴重。他們既然怕人譴責，同時又不願意放棄他們的壞勾當，便非常可怕地猜疑人們，因此時時準備那令人討厭的自衛。要知，自衛之道再沒有比純樸更安全、比實話實說更容易的了。既然他們被迫，不得不護衛自己的虛偽，因絞盡腦汁，終致弄得他們心神日漸勞瘁，所以經上寫道：「出於他們口唇的詛咒，反歸己身。」（詠一四〇10）誰現在自作聰明，到那時都要領教到粗魯的報復。

故此耶肋米亞先知說：「人都欺騙自己的近人，不講實話，使自己的舌頭慣於說謊，竭力行惡。」（耶九4）這好像在說，他們本可毫不費力做真理的朋友，竟反而操練自己的口舌，學習犯罪；他們既然拒絕度樸實的生活，所以，他們縱然勞苦一生，換來的都是死亡。

大致來說，那些被人察覺度罪惡生活的人，既不願教人認出他們的真面目，便藉虛偽的帷幔藏起自己。他們所犯的罪過，他們心裡有數，只是設法加以掩飾。這樣就連負有糾正他們過錯之責的人，也屢次受到他們偽善的蒙蔽，如在霧中，完全看不清楚，因而放過了他本有確實把握能糾正過來的錯失。

所以，先知以猶大國來影射那些犯罪卻自我原諒的人，很正確地說：「刺蝟據守其地：」（依卅四 11）用刺蝟這稱呼，可以逼真地刻劃出那些心地不正，又狡猾地自我辯護者的雙重性格。因為，當刺蝟被人發覺時，牠的頭露在外面，牠的腿腳甚至整個身體，都可看得清楚；不過，一旦牠被人捉住時，便蜷曲縮成一團，抽回牠的腳、藏起牠的頭，這樣在捕捉人的手裡，就呈現出與先前所看到迥然不同的面目。

心地不正的人一旦被人捉到時也是這樣。刺蝟的頭露在外面，這是說，一個人在犯罪開始，他的動向是可被人發覺的。刺蝟的腿腳也可辨認清楚，這是說，犯罪的人總是千慮一失，留下蛛絲馬跡，而被人識破。不過，心地不正的人會用種種掩飾突然斂跡，收回自己的手腳，藏起自己罪惡的所有痕跡。他縮回自己的頭，因為他會以驚人的詭辯指出，他根本就未開始於惡；他在捕捉人的手裡縮成一團，因為那負責糾正他過錯的人，會發覺他先前已認清的一切，忽然不見，蹤影全無，而只能在深心裡相信他是個壞人。雖然他已把對方捉在手裡，且也看得十分清楚，卻不知被對方惡意自衛的狡辯愚弄。用刺蝟來形容及解說心地狡猾者的雙重性格，的確唯妙唯肖，因為他們像刺蝟一樣，一領會到危機，便會突然斂跡，隱身在自衛的黑幕中。

心地狡猾的人哪！請留心聽經上的話：「走正路的，行路穩妥；走邪路的，終必敗露。」

(箴十9) 原來最可靠、最穩當的為人之道，即是行為正直無欺。請留心再聽出自智者口裡的話：「施訓的聖神，遠避欺詐。」(智一5) 「因為上主厭惡乖戾的人，摯愛正直的人。」(箴三32)

上主親近人，是指天主以祂鑑臨光照人的理性，啟迪人天上的奧秘。正直的人是天主親近的，因為天主親自來訪他，光照他的理性(這理性並未受到雙重性格陰影的蒙蔽)，使他明瞭天上的奧理。

看！有雙重性格人的特別壞處，就是他以偽善來掩飾他的惡行，以瞞哄別人。他們自我吹噓，自認比人聰明得多，但他們不曾注意到即將來臨的惡果，故在明眼人看來，他們僅是向人炫耀自己敗德的「可憐蟲」。

但望他們傾耳恭聽索福尼亞先知的話。因為，他在宣布上主天主對這種人的憤怒時，說：「上主偉大的日子臨近了，臨近了，且來得很快。哀哉！上主的日子是苦的，連壯士那時也要哀號。那天是憤怒的一天，困苦艱難的一天，破壞摧殘的一天，昏暗幽冥的一天，烏雲陰霾的一天；是向堅城、碉堡吹號鳴角的一天！」(索一14—16) 這裡所說的堅城，是指那些常疑忌別人，並以虛偽作自衛武器來防守自己心靈的人。因為，幾時有人責備他們的過錯，他們必顧左右而言他，不許真理的槍矛射中他們的虛偽。

那座堅固而又常修建兩道防禦牆的碉堡代表什麼呢？心地不正及狡猾的人。因為，他們既不顧真理的樸實正直，便只好用雙重性格的虛偽來作護身符。但更可惡的是，他們在心裡並不認為自己虛偽不正，反之，倒自認絕頂聰明，因而感到非常得意。

所以，上天主可怕的報復日子已臨近到堅城及碉堡，這是說，天主要用義怒的判決粉碎那些一味反對真理、只知為自己辯護的人們，並拆穿他們雙重性格的真相。

到那天，堅城都將傾覆，碉堡也將倒塌，這是說，凡嚴防天主進入他心裡的人，都要被判永罰。那時，凡因狡計得逞而自鳴得意的人，都要跪伏在公道審判者的足前。

第十二章 應怎樣勸勉健康及病弱的人

勸勉健康的人是一樣；勸勉病弱的人則是另一樣。

勸告健康的人，要善用他們身體的健康作為健全心靈的工具；總不要把天主賜給的健康恩惠，作為犯罪行惡的階梯，因為那後果是極慘的。凡在現世妄用天主豐富恩寵而毫無忌憚的人，來世定要受嚴重的處罰。

勸告健康的人，千萬不可睥睨自己的健康，認為會永遠如此。經上記載說：「在悅納的時候，我俯允了你；在救恩的時日，我幫助了你。」看！如今正是悅納的時候；看！如今正是救恩的時日。」（格後六2）

勸告健康的人，在他們體力充沛時，不要拒絕取悅上主，免得後來他們願意時，就太遲而力不從心了。這也即是當智慧向他們招手、邀請他們時，他們卻搖首拒絕，以後智慧放棄了他們說：「但是，我呼喚了，你們竟予以拒絕；我伸出了手，誰也沒有理會。你們既蔑視了我的勸告，沒有接受我的忠言；因此，你們遭遇不幸時，我也付之一笑；災難臨到你們身上時，我也一笑置之。」（箴一24—26）又說：「那時，他們呼求我，我必不答應；他們尋找我，必尋不著我。」（箴一28）

所以，當你享有身體的健康卻又忽視它，不藉以多行善工時，一旦失掉它，才感到它是天主賜予的莫大恩寵。既然在天主賜給的合宜時候，沒有好好地使用，到後來再去追求也就徒然了。故此，上主再次藉撒羅滿智王的口，說：「免得將你的尊榮交予他人，將你的歲月供給殘暴的；免得你的資財教外人果腹，你勞碌得來的歸屬外人的家中，你的肉軀遭受銷毀時，難免感傷。」（箴五9—11*）

誰應被視作陌生的他人？還不是那些遠離了天國的惡神？什麼是我們的尊榮？還不是因

為我們雖有一具泥土的肉軀，我們的靈魂卻是按照我們創造主的肖像和模樣而造？若問誰是那個殘暴的人？還不是那個有名的叛徒？牠因為妄自尊大，膽敢同天主相比，而被罰下地獄，但牠不惜運用卑鄙的手段，帶給我們人類同樣的浩劫。

凡是按天主的肖像和模樣被造的人，在他們有生的一天，如順從惡神的曠使而貪戀淫樂的生活，就是出賣他們的尊榮，交給他人。凡是把自己生活中的時間，都浪費在淫樂方面，任由我們的共同敵人玩弄宰割的人，就是把自己的歲月供給殘暴的人。所以，經上又恰當地加了一句：「免得你的資財教人果腹，你勞碌得來的歸屬外人的家中。」

原來，不拘任何人接受了身體的健康，及上主恩賜的心靈智慧，不肯孜孜不倦勤修諸德，反而做違法犯禁的資本，便不是用自己的資財來果自己的腹，也不是把勞碌得來的歸屬自己家中，乃是果外人的腹、歸屬外人的家中。毫無疑問地，這個外人即是惡神。因為，凡是妄自尊大或迷戀聲色的人，除為個人的墮落賣力外，都是在為增加那些失去了天堂永福者的數目及地獄的資財而效勞。

所以，下面接著又說：「你的肉軀遭受銷毀時，難免感傷。」一般來說，凡接受了身體的健康幸福，卻濫用去犯罪的人，當天主突然撤銷了他們的健康，肉軀受到病魔的侵擾，而靈魂又不得不離去的時候，便要深自懊悔自己妄用天主恩賜的健康了。可惜到那時雖再想恢

復健康、重度善生，已是時不我與，太遲了。

那時，他們必將哀號痛哭，深悔自己從前不願侍奉天主，而如今雖渴望侍奉祂，以賠補自己過去的怠慢，卻又力不從心了。故經上載有這句話：「上主擊殺他們，他們即來尋覓上主，他們回心轉意，也熱切地尋求天主。」（詠七八34）

不過，相反地應勸告病弱的人，在他們愈是受病苦煎熬時，愈是應想他們是天主的可愛子女。因為，如果天主不是要把天上的遺產交給改過自新、全然皈依祂的人，便不願以苦來再教育他們。

所以，上主天主派遣一位天使向若望說：「凡我所疼愛的人，我要譴責他，管教他。」（默三19）經上又記載說：「我兒，不要輕視上主的懲戒，也不要厭惡祂的譴責，因為上主的懲戒祂所愛的，鞭打祂所接管的每個兒子。」（希十二5—6）《聖詠》作者也說：「義人的災難雖多，上主卻救他免禍。」（詠卅四20）所以，古聖約伯在痛苦時，喊說：「我若有義，也不敢抬頭，因為我已備嘗凌辱，吃盡苦頭。」（約十五15）

告訴有病苦的人，如果他們相信天上的家鄉就是自己應有的歸宿，那麼為獲得此家鄉，無論在現世或在來世，必須不辭勞苦辛酸。石塊必在外面經過石匠的敲鑿砍削，否則不能用作建築主聖殿的基石；同樣，在現世的我們也需經歷患難病苦的折磨，來世方能免去敲打，

直接擺列在主的聖殿內。這就是說，凡是那些在我們身上多餘無用的東西，都要經過斧鎚的敲擊砍削，然後才能用愛德的和諧，把我們團結在主的大廈內。

勸告有病苦的人，要留心觀察，人們為使自己的子女繼承地上的產業，都不惜用藤鞭來告誡，又怎能說天主用以告誡我們的苦難是難耐的？原來這些苦難可以保證我們免除地獄裡咬牙切齒的永苦，而把天上的產業萬無一失地送達我們手裡。所以聖保祿說：「我們肉身的父親懲戒我們時，我們尚且表示敬畏；何況靈性的父親，我們不是更該服從，以得生活嗎？其實，肉身的父親只是在短暫的時日內，照他們的心意來施行懲戒，但是天主卻是為了我們的好處，為教我們分沾祂的聖善。」（希十二 9—10）

勸告有病苦的人，要細心注意，肉體上的不方便可使靈魂獲得多麼大的幸福，因為它使人反心自省，深自認識，加強對自己軟弱無能的回憶。一般來說，這在我們身體健康時，是不願從事的工作。當人心外驚、自命不凡、不可一世時，由於肉體所受的打擊，可以使人們想起自己本來的微賤地位。

這些都可在巴郎（假如他服從天主，跟從天主的呼召），為何在途中的事上耽擱，描繪出個輪廓。巴郎本來有意要完成他的使命，可是他的坐騎阻礙了他的計畫（戶廿二 23）。原來那匹母驢看到了一位天使阻住了去路，而騎在牠上面的人卻未曾看見。同樣，當人心外驚、

終日奔放、操心憂慮，期望在現世有所進益時，受到病苦患難折磨的肉身，可以防止心靈的奢望，並向她指出她所未見到的天主，就如那匹母驢阻住巴郎的去路一樣，直至他認出那位阻住去路的不可見者。

所以，聖伯鐸宗徒說得好：「他曾貪愛過不義的酬報，可是也受了他作惡的責罰：一個不會說話的牲口，竟用人的聲音說了話，制止了這先知的妄為。」（伯後二15—16）幾時妄自尊大的靈魂由於肉體所受的病苦，而想及謙遜的益處時，這即是說，一個狂妄的人受到了不會說話的牲畜的忠告。因為，為了詛咒而繼續前進的他，只是改變了詛咒的聲音，並未改變變詛咒的心願。

勸告有病苦的人，要知道，身體上的病苦是天主賞的如何大的恩典。因為它可以滌淨已犯的罪過，對能犯卻未犯的罪過加以遏止。此外，因著肉體所受的病苦，使他對靈魂的病苦有極深刻的印象，因而自動地做補贖、行克己。所以經上說：「見傷的鞭打能清除邪惡，杖擊能觸及肺腑的深處。」（箴二十30）鞭傷可以除淨罪過，因為從鞭打來的疼痛，可以消除人在思想及行為已經犯的過錯。

在習慣上，肺腑可以代表心，心代表思想，因為就如肺腑可以消化食物，同樣地，心也因思想生出許多憂慮。所以我們可在聖經上見到這種句子：「人的靈魂是天主的燈，探照肺

腑的一切隱密。」（箴二十7）這意思是說，當上主的神光照臨人的心神時，使人在這神光之下看清自己的本來面目；但這副心神在神光未來臨之前，充溢了邪惡的思想，卻無從認出。

鞭傷能除淨人的罪惡，責打能深入人的肺腑，因為在鞭打我們的軀體時，可使我們默然悲傷地想起我們所犯的罪過。這樣，我們所犯的一切惡行，一股腦兒都擺在我們眼前，使我們在忍受肉體的痛苦之外，更感到莫大的內在深疚。所以，身體上的明傷可以滌淨我們心內的暗傷，因為心內看不見的痛苦，可以治癒引領我們犯罪的惡情。

勸告有病苦的人，要勉修忍耐的德行，要不停地默思我們的救主因祂所造的人，忍受了多大的痛苦磨難。祂忍受了同鄉的遺棄與責難，因為祂每天自古老的敵人手中奪回被俘的靈魂，所以嘗到了侮辱者的無情耳光；因為祂賜給我們幸福的活水，所以接受了人們唾在祂臉上的口水；因為祂以自己的轉求把我們從永苦地獄中救出，所以默默地忍受了人們的鞭打；因為祂賜給我們得與天上眾天神同享永遠的福樂，所以教人擱了祂的面頰；因為祂自罪惡的奴役中拯救了我們，所以領到了人們奉送的一頂茨冠；因為祂使我們沉醉於永遠的甘飴中，所以在祂口渴時，人們遞給祂和以苦膽的酸醋解渴；因為祂代我們朝拜了天父，雖然祂論天主性的本體與天父平等，不分軒輊，所以得到了人們譏諷嘲弄的叩拜；因為祂使死者復生，所以人們把祂押解到山上，把祂釘死。

如果天主子為人做了如許難以計數的好事，從人們得到的竟是這麼多的痛苦辛酸，那麼一個人為了自己所犯的罪行，接受來自天主手裡的鞭責，還有什麼難堪的呢？或者說，如果連生活完善、與罪惡絕緣的祂，臨死還受了鞭笞，那麼任何一個頭腦健全的人，又怎能對自己所受的一點鞭責而不高興呢？

* 作者所用的是當時拉丁版本 (Vulgate) 聖經。

第十三章 應怎樣勸勉怕受鞭打及輕視鞭打的人

勸勉那些只因怕人鞭打才度聖善生活的人是一樣；勸勉那些頑強固執，即或有人鞭打而仍怙惡不悛的人，則是另一樣。

告訴那些怕人鞭打的人，不要重視現世的暫時幸福，因為它可縱人於惡；也不要對現世的厄運恐懼非常而力加逃避，因為誰都知道，這連好人也免不掉。

勸告他們，如果他們真誠地希望免除這些，就應從深心裡恐懼地獄的永罰；不過，也不

可因此怕得坐臥不安。怕總不是辦法，不如愛；由怕到愛，便只有愛而無怕了。經上記載說：「在愛內沒有恐懼，反之，圓滿的愛把恐懼驅逐於外。」（若壹四18）又說：「你們所領受的聖神，並非使你們做奴隸，以致仍舊恐懼；而是使你們做義子。因此，我們呼號：『阿爸，父呀！』」（羅八15）所以，同一位大師結論說：「主的神在哪裡，哪裡就有自由。」（格後三17）

所以，如果只是因為怕刑罰而停止為惡，那在他們的心靈內便絕沒有精神的自由。因為，要是沒有刑罰的話，無疑地他們就要犯罪了。他們的心還未能頓悟自由的恩寵，因為奴才式的恐懼俘虜了他們的心。當然，他們應該愛慕好事，但絕不可因迫於刑罰才去實行。他們之所以行好事的理由，既是怕受鞭打的痛苦，故此心內常期望免去那些可惡的刑罰，這樣好放懷地去做違禁的事。這很清楚，在天主眼中，他們已經失去了他們的忠貞，因為他們的心思在天主之前已經犯了罪。

相反地，對那些即或刑罰鞭責仍我行我素的人們，要毫不客氣地嚴辭責備他們。這種嚴厲要與他們的怙悛成正比。照常理說，這種人無所謂難堪，故不必有何顧忌；這種人無所謂廉恥，故不必多所忌諱。這種人絕不會因人的責難而失望。因此，應深深地打動他們，使他們對自己的未來有所畏懼，然後再附帶地加以勸告，好鼓起他們的希望。

所以，應當嚴厲地告訴他們，上天主對這種人的定案，好使他們因留意地獄永苦，幡然悔改、歸信上主。請他們傾聽在他們身上應驗了的這話：「你盡可在白中將愚人舂碎，但他的昏愚卻永不能剷除。」（箴廿七 22）先知因對抗這種人向天主抱怨，說：「上主，祢的眼睛難道不願信實？祢打擊了他們，他們卻毫不覺痛；祢使他們挫敗，他們仍拒絕受教，使自己的面孔比火石還要頑硬，不願悔改。」（耶五 3）天主也不滿地說：「我要消滅我的人民，因為他們不離開自己的行徑。」（耶十五 7）又說：「但民眾仍沒有皈依打擊他們的天主，仍不尋求萬軍的上主。」（依九 12）

因之，先知藉鞭打者的口氣訴怨，說：「我們本願治癒巴比倫，但是她卻不痊癒。」（耶五一 9）當人們從事惡行徑，聽到嚴辭的忠告、受到糾正的鞭責，卻仍不願走上正直的幸福之路時，那就如同扶不起的巴比倫一樣，給人醫治，卻不痊癒。

以色列民眾雖然被俘，卻仍然不遠離罪惡、皈依天主，故天主傳話給先知，申斥說：「以色列家族對我好像是渣滓，他們成了爐中的銅、錫、鐵和鉛。」（則廿二 18*）這彷彿在說，我本願用患難的火煉淨他們，我原期望他們變成黃金或白銀，但他們不爭氣，竟變成了爐中的銅、錫、鐵和鉛。因為即或在患難中，我的民眾還是照常犯罪，不願進修德行。

銅，如果被人敲打，聲音十分響亮，勝過其他金屬；所以，凡是在被打擊時，發出怨天

尤人的聲者，就是變成爐中的銅。錫，如果經過匠人的一番藝術改造，外表可與白銀比美；所以，凡在痛苦艱難時，喬飾皈依上主、改過自新，而實際依然故我的人，就是變成了爐中的錫。鐵，幾時欲致人死命，非利用它不可；所以，即或大難當前，還不放棄害人的惡情，那就是變成了爐中的鐵。鉛，比其他的金屬都沉重；所以，凡是在憂苦患難中受到自己罪過的重壓，以致不能振起精神立地悔改的人，就是變成了爐中的鉛。

所以聖經上又記載，說：「但因鍋鏽過多，雖用盡氣力，火也燒不掉。」（則廿四 12）原來祂把患難之火加在我們身土，好煉淨我們惡習的鏽。不過，當我們受到責罰仍從事罪惡的勾當時，那就是連火也不能使我們的鏽消失，故先知又說：「風箱猛吹，雖有烈火，但鉛仍不融化。」（耶六 29）

但是應該曉得，有時用鞭打的硬辦法都難以糾正的人，卻能因一片苦口婆心的溫情勸告而軟化。刑罰所不能糾正的人，有時婉言相勸就可使他們停止為惡，就像烈性的湯藥所不能治好的病人，有時飲用溫水即可使他們逐漸恢復健康；用開刀手術都割治不好的膿瘡，一些油膏或可奏效，不是嗎？堅如金剛，本是刀劍不入，但一滴公山羊的血卻能使它軟化（譯者：是否如此，本人不清楚，還需請教高明）。

* 作者所用的是當時拉丁版本 (Vulgate) 聖經。

第十四章 應怎樣勸勉不喜歡開口講話及終日喋喋不休的人

勸勉不喜歡開口講話的人是一樣；勸勉終日喋喋不休、多言多語的人，則是另一樣。

該勸告不喜歡開口講話的人，在改除某些毛病時，一不小心，可能陷入更壞的毛病；就如他們管制口舌，不聲不響，超過了應有的限度，但在心內卻容忍更重更大的多言多語毛病。應告訴他們，他們愈是嚴守靜默，強暴地壓制自己的思想，則他們的思想在心內愈是活潑。大致來說，他們對自己的思想愈是保密，其為害也愈深愈廣，因為其他的人——格外負有糾正責任的人，無從發覺。所以屢見不鮮，有些人非常自傲自負，但當他聽到別人大言不慚時，卻又感到輕視不屑。因為他常緊閉自己的口齒，所以他一旦開口講話，能犯多少嚴重的過失，也就無人能曉得了。原來這種人雖管制自己的口舌，卻放縱自己的心思；既然他不留心自己的過錯，故此他更有時間隨意地留心別人，更祕密地批評別人。

所以，應勸告過度緊閉口舌、不言不笑的人，務必要識得，不但應注意自己的外表，而

且應留意自己的內心。他們與其害怕從別人人口裡聽到譴責他們的話，毋寧害怕人們在心裡所下的無聲批評。經上記載，說：「我兒，你應注意我的智慧，側耳傾聽我的見解，為使你保持審慎的態度。」（箴五 1—2）

在我們內，再沒有什麼比心更易於逃避的了。多少次它溜到不潔的思想中，多少次它就是逃離了我們。所以《聖詠》作者說：「我的罪過緊握著我，使我無法目睹。」（詠四十 13）因之，只有嚴守著我們的思想，我們方能發現那顆逃離的心。

大致來說，那些過度緘默的人，一旦受到別人的欺侮時，愈是不傾聲，愈是感到心痛。因為，他若能平心靜氣地道出所受的委屈，那他心裡自然會舒服得多。封口的膿瘡令人分外疼痛難忍；但裡面發炎的毒膿一旦被擠出時，痛是痛了，卻從此走上康復的路。所以，他們應當知道，在極不適當的時候緘口不言，管制自己的口舌，不談他們所忍受的煩難，實際上是在加重自己的痛苦而已。

勸告他們，要愛近人如同自己，如果看到別人身上有何應加以指責的地方，便應開口指出。口舌的良藥，無論對己抑或對人，都是有益的。對己，因幫助別人革除惡行，而對惡會有更深湛的認識，故自我警惕。對人，毒瘡已被擠破，膿已流出，痛苦自然地減輕了。

凡看到別人作惡，卻限制自己的口舌，緊閉不提，都是彷彿看到別人生瘡，卻不給他們

敷藥割治。他們愈有把握治好，而不願醫治，則也愈是別人死亡的兇手。口舌是應當管制的，不過，可不能無限期的封閉。因為經上記載，說：「明智人緘口不言，直等相宜的時候。」（德二十七）這也就是說，等到時機成熟，為了他人的利益，即撇開靜默的規律，開口講他能講，且也應講的一切。所以經上又說：「緘默有時，言談有時。」（訓三七）

故對時間的千變萬化，要特別審慎，免得應約束口舌時，反而多言多語；或是應當講話時，卻又緊閉雙唇，一言不發。《聖詠》作者注意到這種情形時，說：「上主，求祢在我的口邊派一守衛，求祢在我的唇前派一警備。」（詠一四一3）請看！他沒有要求堵塞他的口，乃是要求守衛及警備，這樣在適當場合可以開口，也可以閉口。

這對我們是最好的一課，要學習謹口慎言，在適當的時候開口說話，並在不適當的時候閉口不言。

相反地，應勸告終日喋喋不休的人，要特別警醒，反心自問，因為他們說話過多，走離了正路有多麼遠。

原來人心如水，把它堵起時，則可逐漸增高，造福人類；撤堵時，則整個流出，沖擊各地，為禍四方。人多少次違反靜默的金律，說些無益的話，就好像從心內流出許多為禍的小溪流。傾出的水便再不能收回，所以，這種人再不能夠收斂心神，認識自己。因為多言多語

勢必心神散漫，這與收斂心神是對立的。嘴雜還是由於心亂所致，多言多語把自己暴露給陰險的敵人，弄得防禦工事絲毫都難保留。所以經上記載，說：「人若不控制自己的脾氣，就如一座無牆無防的城市。」（箴廿五28）

因為他少了靜默的城牆，所以整座心靈的小城，暴露在敵人的砲火下。既然他說話過多，把自己完全傾出，那就等於把自己放在敵人腳前，任憑處置。凡是用多言多語的方法保衛自己心靈的人，其結果必然很慘，敵人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加以占領。

我們既不小心謹慎，常說些無用的閒話，自然有天我們要說害人的話。閒散無聊的心靈會分成幾個步驟墮入失足深淵，即：首先談論東家長短的閒事；然後在我們所談論的人中，挑取不喜歡的人物，加以挑剔，無中生有地捏造他們的生活；最後再鼓起我們的如簧之舌，惡意地開口毀謗、侮辱及大罵。

因之，種下了不睦，生出了口角，燃起了恨的火把，毀滅了心與心之間的和諧。故此，上主藉撒羅滿的口說：「爭論的開端，如水之破堤。」（箴十七14）水之破堤是指打開話匣子。論此，經上從好的一面說：「哲人口中的言語有如深水。」（箴十八4）紛爭的開端，是因為誰不管制自己的口舌，必然要挑起爭吵不睦。所以，經上又從反面說：「愚昧的人，立時顯出自己的憤怒。」（箴十二16）

不拘何人，犯有多言多語的毛病，便絕不能把握住正義的道路。這有先知作證說：「播弄是非的人，不得在世久存。」（詠一四〇12）撒羅滿也說：「多言難免無過。」（箴十19）依撒意亞也說：「公平的碩果是永恆的寧靜和安全。」（依卅二17）看來他是有意指出，幾時不約束口舌、肆意談論，心內的正義必被孤立，失去寧靜。因此雅各伯宗徒也說：「誰若自以為虔誠，卻不箝制自己的唇舌，反而欺騙自己的心，這人的虔誠便是虛假的。」又說：「你們要知道：每人都該敏於聽教，遲於發言。」（雅一26、19）所以，當他解釋口舌的力量時，又加上說：「至於舌頭，卻沒有人能夠馴服，且是個不止息的惡物，滿含致死的毒汁。」（雅三8）

因此，真理親自勸告我們，說：「人所說的每句廢話，在審判之日，都要交帳。」（瑪十二36）這裡所說的廢話，是指那些缺少正當的理由，或是缺少使人獲益的好意向所說出的話。既然連我們無心說的幾句廢話，都需要交帳，那我們應仔細地想想，我們多口多舌所說的害人話語，要受怎樣的處罰呢？

第十五章 應怎樣勸勉行動怠慢及行動匆促的人

勸勉行動怠慢的人是一樣；勸勉行動匆促的人，則是另一樣。

對於前者，該說服他們，不要因長時拖延，坐失行善的大好機會。對於後者，該忠告他們，不要總是沒頭沒腦地著急，把行善工的時間提前，因而使善行變質，喪失了它的價值。

所以，應當使行動怠慢的人知道，當時機成熟卻不願及時努力，到了時過境遷就難免力不從心。

要知道，心裡的怠慢如不及時驅逐，它將與時俱增，漸漸扼殺行善的意願。所以撒羅滿清楚地說：「懶慢怠惰，使人沉睡。」（箴十九15）怠惰的人終日閒散、無所事事，但他仍然醒覺，並未失去正直感。不過，怠惰使人沉睡，若他總不努力開始行動，醒覺的正直感，也必日漸喪失。

所以撒羅滿講完這話之後，又正確地加上一句：「閒蕩的人，必要挨餓。」（箴十九15）因為，閒蕩的人不激勵自己向上的鬥志，只是坐在那裡想些目前的事物。他們不立志努力向善，自然感到低級願望的飢渴；甚而他們愈是偽裝自己循規蹈矩，儼然以君子自居，他們的

低級願望也愈是飢渴難熬。故撒羅滿又說：「怠惰人的手不肯操作，必為他的願望所扼殺。」

（箴廿一 25）

真理也親自講說了一個故事。一個邪魔出來之後，房屋打掃乾淨，裝飾整齊；等那個邪魔回來時，見裡面空著，便喚來了更多的魔鬼進去，住在那裡（瑪十二 44—45）。怠惰的人大致上就是如此：在當做的事上疏忽；難做的事，他當然反對去做，亦無能力去做；其他的事，他又提不起精神去做，且也怕做。當他找到一件他理應害怕做的事時，便理直氣壯地向人表示，他豈是無正當理由而游手好閒的人。

可見撒羅滿說得很對：「懶惰人一寒冷，便不耕作；收穫之時，他必一無所獲。」（箴二十四）凡是游手好閒、忽略他應行的善工的人，都是為了秋寒而不願耕耘的懶惰人。凡是懼怕從敵人方面來的一點小煩難，而停止做大事的人，也是同樣為了秋寒而不肯耕耘的懶惰人。

不過經上又接著說：「收穫之時，他必一無所獲。」原來，凡是現在不願為了行善工而耕耘流汗的人，當審判的炎熱太陽出現時，他們雖懇求進入天國，也必不得其門而入，正如去乞食而一無所得一樣。

所以，同一撒羅滿又說：「觀察風向的，必不撒種；研究雲象的，必不收割。」（訓十 1—4）風表示什麼呢？還不是來自惡神的誘惑？風所吹動的浮雲又表示什麼呢？來自那些小

人們的反對。雲非風吹不動；同樣，小人們也非經過惡神的吹噓嗾使不騷動。誰觀到這言便不敢撒種，誰研究雲象便不敢收割；因為不拘何人，為了懼怕惡神的誘惑或小人們的反對，既不撒自己善行的種子，當然也不會收割天上賞報的麥捆。

相反地，行動匆促的人不關心時機成熟與否，見獵心喜，一味衝動，結果弄巧成拙，本應有功，反而獲罪。因為他們不能沉著，等待合適的機會。他們在工作時，甚至不看自己做的是什麼，只是蠻幹不已；事後自認失敗，又懊悔不停。請聽撒羅滿假一聽眾的口說的話：「我兒，不加考慮，什麼事也不要做；如此，事成以後，你就不至於後悔。」（德卅二24）又說：「你的眼睛應向前直視。」（箴四25）當你尚未行動之前，詳加考慮，三思而後行，那就是說，你的眼睛向前直視。

凡是在所有舉動之前，不事先看好目標，便閉起雙眼，冒然舉步前進，直走到頭，十之八九都要懊悔說：「如果我事前看好，知道如此，我絕不走這樣的路。」這種人當然最易失足，因為在他開始行動舉步時，卻未向眼睛討個主意。

第十六章 應怎樣勸勉溫和及易怒的人

勸勉溫和的人是一樣；勸勉易怒的人則是另一樣。

溫和的人在管理人時，常本著不多管閒事的原則容忍別人；大致來說，他們待人太寬，遂致屬下日趨放肆，終必規律弛廢，綱紀蕩然。

相反地，易怒的人升上管理的座位，一旦發怒，彷彿瘋狂的風暴，攪亂了屬下的平靜生活。當他被盛怒操縱時，一切行事都是任性，害人害己也不在乎。有時（但望不要如此，因為那更嚴重），他們會想自己的憤怒是出於正義感。設想，如果一個人把自己的毛病缺陷當作德行長處來看時，那犯罪還有何忌憚呢？

溫和的人常以自己的心來忖度別人，因而懶於多管別人的閒事；易怒的人則自我欺騙，認為自己富有正義感。對於前者，毛病缺陷暗中滲入到他們的德行裡；對於後者，看待他們的毛病缺陷好似虔修得來的德行。所以，應當勸告前者，要擺脫在他們身上的長處，後者要留心在自己以內的短處；前者要認清他們所沒有的，後者要認清他們所有的是什麼。願溫和

的人多操心憂慮；願易怒的人判處憤怒騷亂以死刑。

勸告溫和的人，要努力使自己有正義感；勸告易怒的人，要用溫和調節他們所認為的正義感。天主聖神藉著鴿子及火舌的形象顯示給我們，這提醒我們知道，凡是祂所光照充溢的人，祂都使他們表現出像鴿子般的樸實溫馴及火般的熱烈。

凡是因著自己的溫順平靜而失去了嫉惡如仇的心火，或者因嫉惡如仇的心火而推翻了溫和德行的人，在他們心內都沒有天主聖神。

如果我們稍微注意聖保祿宗徒的盡職方法，或許我們會更明瞭此點。他給他兩個不分軒輊的鍾愛門徒寫信，指點他們講道的技術及方法，卻互不相同。他勸告弟茂德，說：「務要宣講真道，不論順境逆境，總要堅持不變；以百般的忍耐和各樣的教訓去反駁，去斥責，去勸勉。」（弟後四2）勸告弟鐸時，則說：「你要宣講這些事，以全權規勸和指謫，不要讓任何人輕視你。」（鐸二15）

聖保祿非常技巧地介紹了他的道理。可是為什麼他勸告這個在講道時要用全權，而另一個則凡事忍耐呢？還不是因為他認清了弟鐸是性情溫和的人，弟茂德是性情剛烈易怒的人？他用浩然正氣激起前者的正義，又用忍耐的溫和沖淡後者的怒氣。前者所缺少的，他補上；後者所多餘的，他抽去。他設法用刺針激起前者，卻用韁轡勒住後者。

聖教會的偉大園丁，他確可當之無愧。為使一些葡萄枝發芽滋長，他先施肥，然後用水灌溉；但看到另一些過度茂盛、四處蔓延時，又不惜用剪刀剪裁，免得那些因生長不佳而不結果實，這些又因枝葉繁茂也同樣不結果實。

不過，應當認清由正義感而來的憤怒，同那些無緣無故、只是擾亂人心靈的憤怒，是有天壤之別的。前者是在分內應該指責的事上操之過急，動起肝火；後者則是常在不應該的事上發無名火。除此還應認清，沒有耐性的人與易怒的人生氣也是有分別的。沒有耐性的人，是因不願容忍來自別人的麻煩而動怒；易怒的人，則不分事之當忍與否，一不順心，馬上發作。易怒的人時常受性情的驅使，找尋口角的機會，喜歡同別人較量長短。當他們憤怒衝動時，我們如能欣然忍讓一下，確實可以給他們一個更好的教訓。

原來人憤怒時頭腦不清，聽不進別人的話；即或聽進，也不會完全明瞭其意義。不過，等到他清醒時，對於人們平心靜氣地容忍了他，必將感到慚愧，因而很容易就接受別人的忠告。憤怒者的頭腦同醉酒人的一般，人們所說的話，他都顛倒來看。所以，阿彼蓋耳把納巴耳灌得酩酊大醉，可嘉獎地瞞過了他的過錯；但酒退人醒之後，她則又可嘉獎地說出（撒廿五37）。可知納巴耳之所以能認清自己做錯了事，就是因為他酒醉時未聽到別人在他酒醒後向他說的話。

當一個人怒氣正盛、肆行攻擊、謾罵不可理喻時，你切不可公開地指責他；反之，要以同情尊重的態度與客氣的言談，先行安撫他。

如果我們拿阿貝乃爾的史實舉做例子，更容易使人明瞭這點。當阿撒耳攻擊他時，經上記載說：「阿貝乃爾就再對阿撒耳說：『你不要再追趕我了，為什麼逼我將你擊倒在地，教我日後怎有臉再見你的兄弟約阿布？』阿撒耳仍不肯罷休。阿貝乃爾就調過槍來，擊中了他的腹部，槍由背後穿出，他就倒在那裡，當下死了。」（撒下二22—23）阿撒耳象徵誰呢？那些吃了人家暴怒虧的人。當一個人盛怒時，愈是衝動得近於瘋狂，也愈是殺人不眨眼。

所以，阿貝乃爾（按我們的話有父親之燈的意思）逃走了，因為，當他認清在盛怒之下來追捕他的人時，本想用唇舌說服他是無意刺殺阿撒耳的，不過為憤怒所操縱的人，不會理會自身的危險，從而緩和下來，就如阿撒耳只顧不停地追擊阿貝乃爾。所以，那些心存平息別人憤怒的人必須做到，自己絕不怒氣填胸；反之，要顯出一副和善的面孔與寧靜的態度。起初不妨談些無關緊要的家常，待對方息怒、頭腦清醒後，才從側面漸漸談入問題的核心。

阿貝乃爾在反攻追捕他的人時，不是用直槍，乃是調轉槍頭刺穿了他。經上所說的用槍刺殺人，是指公開指責人；調轉槍頭攻擊追捕的人，是指用心平氣和的方法同憤怒的人接觸，好在不知不覺中戰勝他。阿撒耳當堂倒地身死，這指的是憤怒衝動的人，一旦在深心內感到

別人對他們的客氣，並受到別人溫和答話的打動時，就彷彿洩了氣的皮球一樣，從他們萬丈的怒火上，一下子跌落下來。所以，凡是在盛怒時，受到別人溫和的反擊因而平息的人，就像未挨別人的刀槍就死去了。

第十七章 應怎樣勸勉謙卑自下及驕傲自大的人

勸勉謙卑自下的人是一樣；勸勉驕傲自大的人，則是另一樣。

告知謙卑自下的人，他們希望把握住的自尊是多麼真實；教驕傲自大的人知道，他們耿耿於懷但又不能保持住的暫時榮耀，又是多麼地縹渺。

謙卑自下的人要聽清，他們冀求的是多麼長久，他們所輕視的又是多麼短暫。驕傲自大的人也要聽清，他們終日惦記的是如何轉眼即逝，他們所失落的又是如何恆久不變。

謙卑自下的人，請聽真理的教誨之聲：「凡貶抑自己的，必被高舉。」驕傲的人也要聽清：「凡高舉自己的，必被貶抑。」（路十八14）。

謙遜的人請聽：「心謙是光榮的前驅。」驕傲自大的人也請聽：「驕橫是滅亡的先聲，

傲慢是墮落的前導。」（箴十八12；十六18）

謙卑自下的人請聽：「我要垂顧的是誰呢？是貧苦者、懺悔者和敬畏我言語的人。」（箴六六2）驕傲自大的人也請聽：「塵埃灰土的人，有什麼可驕傲的？」（德十9）

謙卑自下的人請聽：「上至尊高無比，仍垂顧弱小。」驕傲自大的人也請聽：「對驕傲的人，卻遠遠旁眺。」（詠一三八6）

謙卑自下的人請聽：「人子不是來受服事，而是服事人。」（瑪二十8）驕傲自大的人也請聽：「因為驕傲是一切罪惡的起源。」（德十15）

謙卑自下的人請聽，我們的救主基督，「祂貶抑自己，聽命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斐二8）驕傲自大的人請看，在你們的頭上寫了什麼：「牠在猛獸中稱王。」（約四26）所以，魔鬼的驕傲成了我們失喪亡的機會，天主的謙遜成了我們得救的鐵證。因為我們那在萬物中渺小如滄海一粟的敵人，總要出頭露面、高居人上，而我們遠超天上諸神聖的救贖主，卻願意在萬物之中被視作微不足道。

告訴謙卑自下的人，因為他們捐棄自己，所以他們被擢升到相似天主；告訴驕傲自大的人，因為他們高舉自己，所以慘跌到同那個天使叛徒一樣。

唉！還有什麼比驕傲自大更可賤的？因為在他高舉自己、妄自尊大時，卻真的自高峰上

跌了下來。還有什麼比謙卑自下更高超的？因為在他捐棄自己、認為自己一錢不值時，反而一沖上天，同他的創造主在一起。

不過，應付這些人時，有幾點需要特別小心留意。有些人多次為謙遜的外表所騙；又有些人因不識自己的驕傲而被欺。因為那些自認謙遜的人，大致來說，常是瞻前顧後地充溢了怕情；而與驕傲人為伴的，大致上常是高談闊論，大言不慚。幾時見到有應指責的毛病，謙下自卑的人因為怕開罪人，不敢提及，但他們竟相信自己是出於謙遜而緘默。驕傲自大的人則為了無容人之量，信口指責，不過他們會想那是出於正直的誠意。怕人的毛病藉謙遜的外表壓迫前者，逃避指責別人的罪過；反之，自尊自大的野性卻又假正直的誠意來催促後者，在不應指責的事上濫加指責，或是在應指責的事上漫無節制。

所以，勸告驕傲自大的人，不要過於任性，以免他們把保護正義之舉，變為放縱驕傲。勸告謙卑自下的人，不要膽小如鼠、遇事畏縮，以免他們努力學習在人前屈己下心時，因過於自卑而近於自暴自棄，迫得去崇拜別人的毛病。

要留心一點，如果我們想糾正驕傲自大的人，使他們心悅誠服地聽從我們，對他們先誇讚一番，會收到更大的效益。因之，不妨對他們已有的長處，或者如果他們願意時，至少能有的長處，大加讚賞，然後再對我們所不喜歡的短處，加以砍伐。因為惟有先用讚賞的磚，

才能敲開他們的心門，使他們欣然地請我們進入裡面。

大家都知道，對於尚未馴服的野馬，為使牠們以後更能供我們驅策，得用我們嫵媚的手去拍搔幾下。一杯苦藥雖可醫治百病，有益身體匪淺，為免飲下時苦不堪言，因而拒不領用，我們也知混入一些蜜糖。因為蜜糖開放口唇，欺騙味覺，好把一杯有益的苦藥飲進肚裡。所以，對於冥頑不靈、驕傲自大的人的開場白，也應當混入讚賞的蜜糖，使他們在高興別人頌揚他們時，不知不覺地接受了他們所憎惡的指責。

大致來說，如果我們向驕傲自大的人說，他們的進步會對我們遠較對他們自身更有益，或者要求他們，為了我們的緣故而改善他們的生活，能使他們更心悅誠服地順從我們。

對於驕傲自大的人來說，如果他們相信自己的屈服能造福他人時，很容易改過向善。所以，在天主親自領導下的梅瑟，本不需要嚮導，在西乃曠野裡隨著雲柱繼續前程。但當他願意從異教人中皈依他的姻兄曷巴布替天主服務時，梅瑟說：「我們正要起程往上主曾說『我要給你們的那地方』去；你同我們一起去吧！我們必要好待你，因為上主對以色列許下了幸福。」曷巴布回答他說：「我不去，我要回到故鄉我的老家去。」梅瑟便說：「請你不要離開我們！因為你知道我們在曠野安營的地方，你要給我們當嚮導。」（戶十 29—31）

實際上梅瑟不是不知道路程，因為上主天主使 he 有了先知的知識，有雲柱在前先導，而

且上主也時常同他親密交談，有關路上的一切遭遇，他早已了然於胸。所以，有先見的梅瑟同驕傲自大的曷巴布交談，拜託他多多幫忙，邀請他做路上的嚮導，只是為了能引導他到達永生而已。

所以，為使驕傲自大的曷巴布就範，使他愈感到人們對他的需要，則也愈虛心聽從那個勸勉他向前進的梅瑟的聲音。因之，當他自認已走在勸告者的前面做嚮導時，反而已屈服在勸勉者的腳下。

第十八章 應怎樣勸勉固執及無主意的人

勸勉固執的人是一樣；勸勉無主意的人則是另一樣。

告訴固執的人，因為他們太相信自己，所以不能夠接受別人的意見；告訴無主意的人，因為他們太不信任自己，所以思想輕浮，隨著境遇的變遷而變遷，失去了自己的判斷力。

告訴固執的人，除非他們尊重別人，想著別人比自己更好，否則他們只會信任自己的主意，不會重視別人的意見；告訴無主意的人，如果他們留心紛紜世事的真相，絕不會受變幻

無常的世風影響而猶豫不定。

聖保祿曾給固執的人說：「不可自作聰明。」（羅十二16）但相反地給無主意的人說：「你們不要為各種教義之風所飄蕩，所捲去。」（弗四14）上主天主藉撒羅滿的口論固執的人，說：「所以他們必要自食其果，飽嘗獨斷獨行的滋味。」（箴一31）不過論及無主意的人時，則同樣地說：「愚昧人的心，實不可靠。」（箴十五7）可知，明哲人的心常是彼此相同，因為當他們正確地看準應該如何行事時，便恆心一致地堅持到底；愚昧人的心則常是彼此相異，因為他們時常隨著人言改變，因而總不能有一成不變的主張。

就如某些毛病可以生出其他毛病來，而其他毛病又可惡性循環地生出別的毛病。所以亟需知道，如果想把毛病掃除淨盡，非找出它們的根源，從那裡下手不可——原來固執出自驕傲，無主意出自輕浮。

所以，應當勸告固執的人，要認清他們思想上的驕傲，並設法克服它，免得他們輕視別人給他們的忠告，在內心做了驕傲的俘虜。

要勸告他們，細心地觀察救主，祂同天父常有同一的意志。為教訓我們，並給我們立個打倒自己意志的榜樣，祂說：「我不尋求我的旨意，而只尋求那派遣我來者的旨意。」（若五30）

為使人們知道這個德行的重要，祂甚而曾聲言在最後審判時，要依照這個來辦理。祂說：「我由我自己什麼也不能做；父怎樣告訴我，我就怎樣審判，所以我的審判是正義的。」（若五30）所以，人哪！當你明瞭天主子將來顯示祂德能的光榮，證明祂並不由己審判時，又將以怎樣的心情讓自己屈服在別人的意志下呢？

相反地，應勸告無主意的人，要加強自己心靈的穩重，因為惟有如此方能自心內剷除輕浮的根子，使變動不定的源泉枯竭。人們都知道，想建立一幢大廈，必須先找到一塊能夠安放堅硬基石的地盤。

因之，除非管束住心靈的輕浮，否則絕不能克除思想方面的無主意。聖保祿宗徒在他的書信中，否認自己是這種人，說：「我懷著這種意思，難道是我行事輕浮嗎？或者我定主意，是隨情感定的，以致在我內有『是』而又『非』嗎？」（格後一17）這彷彿在說，我並不猶疑不定、沒有自己的主意，因為我沒有輕浮的毛病。

第十九章 應怎樣勸勉貪飲好食及守齋戒的人

勸勉貪飲好食的人是一樣；勸勉守齋戒的人則是另一樣。

因為同前者作伴的常是口腹之欲、舉動輕浮及好色；同後者不離的則是不忍耐，甚而有時是驕傲。

如果口腹之欲並未操縱了貪飲好食的人，那聖經上所說的那個天天奢華享樂的富人，又怎會在口舌方面受更大的煎熬？因為他說：「父親亞巴郎！可憐我吧！請打發拉匝祿用他的指頭尖，蘸點水來涼潤我的舌頭，因為我在這火焰中極其慘苦。」（路十六24）從這些話可以看出有一點，那位在火焰中煎熬的富人，特別要求涼潤他的舌頭，因為每天宴樂的他，在舌頭方面犯了更多更大的罪。

舉動輕佻也常跟隨著貪飲好食的人。這有神聖的權威作證，說：「百姓坐下吃喝，起來玩樂。」（出卅二6）大致來說，酒色不分家，因為酒足飯飽之後，自然地就引起了欲火。

所以，當那個狡黠的敵人，以蘋果的豔色開啟了第一個人的眼界，然後再用罪過的圈套

纏住他，被上主天主處罰，說：「你要用肚子爬行，畢生日日吃土。」（創三14）這彷彿是對牠說：「你將在欲望及貪食方面控制人心。」

好色常伴隨貪飲好食的人，這有先知的話作證。雖然先知表面說的是一件事，內裡暗射的卻是另一件事，他說：「跟隨衛隊長的所有加色丁軍隊，拆毀了耶路撒冷周圍的城牆。」（列下廿五10；耶卅九8）加色丁人的衛隊長代表肚腹，因為他以各種方法吃喝玩樂，滿足他的肚腹；耶路撒冷的城牆則代表靈魂因嚮往天上的和平而修起的德行。加色丁人的衛隊長拆除了耶路撒冷的城牆，這指的是，幾時人貪飲好食，滿足自己的肚腹，靈魂上的德行也被好色所拆毀。

相反地，如果不是不耐的毛病常襲擊守齋戒的人，使他們遠離寧靜的懷抱，聖伯鐸宗徒絕不會說出這樣的話：「你們要全力奮勉，在你們的信仰上還要加毅力，在毅力上加知識，在知識上加節制。」（伯後一5—6）他又機警地立刻加上一句，說：「在節制上加忍耐。」因為他預見了節食守齋的人缺乏忍耐，所以特別勸告他們，在節制之外要修練忍耐。

同樣地，如果不是驕傲死盯住守齋戒的人，聖保祿也絕不會說：「不吃的，也不要判斷吃的。」（羅十四3）之後他在給別人的書信上，論及那些因守齋戒而自詡有德行的人，曾定了一條誡律，說：「這些教規既基於隨從私意的敬禮、謙卑和苦身克己，徒有智慧之名，

並沒有什麼價值，只為滿足肉欲而已。」（哥二23）論此應注意的是，我們的宣道大工在它的辯證中，把謙遜的外表當作敬禮。因為，當人過度齋戒、克己苦身時，謙遜的外表固然顯示出來，但在內心對自己的這種謙遜，卻會感到莫大的驕傲。

而且，如果人們不是由於守齋的德行而自傲，聖經上那個自命不凡的法利塞人，絕不會特意把它列在他的大功行表內，說：「我每週兩次禁食。」（路十八12）

勸告貪飲好食的人，小心不要因貪求口腹的快樂，教聲色的利刃給刺殺。為了肚腹的緣故，他們如何放縱口舌、大言不慚，他們的思想便也如何散漫縹緲，為害殊多。他們應認清此點，免得他們自以為使口腹舒適時，卻教罪過的繩索殘酷地捆縛。要知道，幾時我們貪享杯中物，就是在蹈我們原祖父母的覆轍，縱一時口腹之欲，取食禁果，遺恨千古。

相反地，應勸告守齋戒的人，要時時留心注意，以免避去了貪饕，卻陷入其他由德行生出的更厲害毛病中。因為他們苦身克己時，內心卻充斥了暴躁及不耐——這很清楚，一個人克制自己的肉情，心裡卻降伏在憤怒的腳下，便什麼功行也談不上了。

不過，有時守齋戒的人心裡雖極力自我約束，不發怒氣，但因之而生的自喜自幸彷彿不速之客，隨時又毀壞了它。他們愈是不防範自己，以免陷入精神上的毛病，則也愈是推翻了齋戒的功行。所以，先知很正確地說：「看哪！你們在守齋日仍然苦心經營，勒索你們所有

的工人。」（依五八3）稍後他又說：「你們一面守齋，一面爭吵、打架，以惡拳打人。」（依五八4）苦心經營屬於喜樂，惡拳打人屬於憤怒。所以，如果在內心不務管束私欲偏情的妄動，不能克除毛病，用齋戒來苦身克己，也是徒勞無功。

應當再勸告他們，縱能保全自己的齋戒，也不要自認這在審判主前是件大功行，因而洋洋自得。因為同一先知又說：「難道這就是我所中意的齋戒嗎？我所中意的齋戒，豈不是要人解除不義的鎖鏈，廢除軛上的繩索，使受壓迫者獲得自由，折斷所有的軛嗎？豈不是要人將食糧分給飢餓的人，將無地容身的貧窮人領到自己的屋裡，見到赤身露體的人給他衣穿，不要避開你的骨肉嗎？」（依五八5—7）

論此慎勿自欺，要審量清楚，齋戒的功行如果沒有其他德行陪伴，是多麼地微小。岳厄爾先知說：「聖化你們的齋戒。」聖化齋戒，就是把苦身齋戒摻以其他德行，一起奉獻給天主。

該勸告守齋戒的人，要曉得把自己從齋戒中所省下的食糧布施窮人，這才是奉獻最取悅主心的齋戒。他們應仔細聽清上主藉先知的口所說的話：「你們在五月和七月齋戒哭泣，至今已七十年了，豈是為了我而齋戒嗎？你們幾時吃喝，豈不是為你們自己吃，為你們自己吃喝嗎？」（匝七5—6）

凡是從齋戒口腹所省下的食糧，不分施窮人而留以復用的人，都不是為天主，乃是為自

己個人而齋戒。

所以，為免貪飲好食的人，因貪饕的偏情而失去心靈的寧靜，請聽出自真理口中的話：「你們應當謹慎，免得你們的心為宴飲沉醉，及人生的掛慮所累。」（路廿一 34）緊接著真理又加上一句有益的恐嚇：「免得那意想不到的日子臨於你們，因為那日子有如羅網，臨於全地面的一切居民。」（路廿一 34 | 35）為免克己苦身、節食守齋的人，由於自傲而前功盡棄，請聽：「不是入於口的，使人污穢；而是出於口的，才使人污穢。」（瑪十五 11）

貪食好飲的人請聽：「『食物是為肚腹，肚腹是為食物』，但天主把這兩樣都要廢棄。」（格前六 13）再聽：「不可狂妄豪飲。」（羅十三 13）再聽：「其實，食物不能使我們取悅於天主。」（格前八 8）節食齋戒的人請聽：「為潔淨人一切都是潔淨的，但為敗壞的人和無信仰的人，沒有一樣是潔淨的。」（鐸一 15）

貪飲好食的人請聽：「他們的天主是肚腹，以羞辱為光榮。」（斐三 19）節食齋戒的人請聽：「在最後的時期，有些人要背棄信德。」（弟前四 1）聖保祿稍後又說：「禁止嫁娶，戒絕一些食物；這些食物本是天主所造，教那信仰而認識真理的人，以感恩的心所享用的。」（弟前四 3）貪飲好食的人請聽：「更好是不吃肉，不喝酒，不做什麼能使你的弟兄跌倒的事。」（羅十四 21）節食齋戒的人請聽：「你以後不要單喝清水，為了你的胃病和你屢次生

病，卻要用點酒。」（弟前五23）

所以，總括一句來說，貪飲好食的人，不要過於貪求酒肉溫飽；節食齋戒的人，也不要對天主所造而不為他們所貪想的東西，膽敢妄加批評。

第二十章 應怎樣勸勉把自己所有布施於人及貪得無饜的人

勸勉那些慈心地把自己所有布施於人的人是一樣；勸勉那些貪得無饜，設法剝削別人的
人，則是另一樣。

勸告那些把自己所有慈心地布施於人的人，面對受布施的人誇耀自己切莫自矜，以免他們因看到別人須依靠他們才能生活，而自命不凡。

因為就連地上的家主，也分配職守給工人們，教這些去治人，教另一些則治於人。命令這些人要供給他人的需要，指示別人卻要從這些人手裡獲得日常所需。但是大致來說，那些治人的人時常得罪人，那些治於人的人則常獲寵於家主；那些負責給人分施日用品的人贏得憤怒，靜待別人的施捨而生活的人，反倒賺得他人的同情。

勸告那些把自己所有慈心地布施於人的人，要承認他們只是由上主選定來分施救濟品的人而已。因之，他們要把布施於人的財物，一則視作這原本是屬於主人的，再則要客客氣氣地交給別人。如果他們真的了然於他們的工人地位，很自然地不致因驕傲自大而二三其德，卻常戰戰兢兢，惟恐有失。

所以，他們必須操心積慮，切莫把被託代賑的財物亂行分施。這是說，不要使那不應得的人得到一些；不要使應得些許的人一無所獲；不要使應得少許的人獲得許多；不要使應得許多的人僅得少許；不要因性子急而無益地很快分散淨盡；不要拖延而加深那些伸手求援者的苦頭；不要使圖人還報的意念潛入心中；不要使貪圖虛榮的思想掩蓋了哀矜的光輝；不要面對送給人的財物而難割難捨；不要在好好送給人時，心內過度高興；不要在把自己所有正當地分給人時，又為自己保留一份，以致失去一切。

為免那些樂善好施的人，把慷慨大方的德行歸諸自己，請聽經上記載的話：「誰若服事，就該本著天主所賜的德能服事。」（伯前四 11）為免他們對自己的功行過度高興，請聽經上的話：「你們也是這樣，既做完吩咐你們的一切，仍然要說：我們是無用的僕人，我們不過做了我們應做的事。」（路十七 10）為免他們施捨後憂心忡忡，請聽：「因為『天主愛樂捐的人』。」（格後九 7）為免他們藉慷慨好施為名而貪圖虛偽光榮，請聽：「不要教你左手

知道你右手所行的。」（瑪六3）這即是說，不要使現世的虛榮染指你的施捨；相反地，乃是盡可能地不教貪圖虛名的意念過問你的善行。為免他們貪求別人的報恩，請聽：「幾時你設午宴或晚宴，不要請你的朋友、兄弟、親戚及富有的鄰人，怕他們也要回請而還報你。但你幾時設筵，要請貧窮的、殘廢的、癩腿的、瞎眼的人。如此，你有福了，因為他們沒有可報答你的。」（路十四12—14）為免他們應快快施捨的，反而遲遲不放，請聽：「如果你能即刻做到，不要對你的近人說：『去！明天再來，我才給你。』」（箴三28）為免他們沽名釣譽，把自己所有無益地分施給人，請聽：「哀矜在你手中要握得出汗。」為免別人需要很多，而只給少許，請聽：「小量播種的，也要小量收穫。」（格後九6）為免應當給少許時，卻一下子給了許多，以致後來他們不能忍受物質的缺乏，陷入不耐，請聽：「這不是說要使別人輕鬆，教你們為難；而是說要出於均勻：在現今的時候，你們的富裕彌補了他們的缺乏，好使他們的富裕也彌補你們的缺乏，這樣就有了均勻，正如所記載的：『多收的沒有剩餘，少收的也沒有不足。』」（格後八13—15）

生活富裕的人，未曾體驗過物質缺乏的生活，一旦施捨過多，萬一手頭不豐，即易陷入不耐及自怨自艾的境地。故此，應先準備好一個忍耐的心靈，然後方可大量施捨或全部施捨，而不致鬧出不能平心靜氣忍受物質的匱乏，失去先前好施的功行，甚或終日抱怨，失去

了內心的寧靜。

為免那些應從他們手中領取一些救濟的人，卻完全一無所得，請聽：「凡求你的，就給他。」（路六30）為免那些不應從你手中領取絲毫的人，你反而多少給了他一些，請聽：「你要施恩給虔敬的人，不要幫助罪人。你要施恩予善人，不必收留不虔敬的人。你要施恩予謙虛的人，不要施捨不虔敬的人。」（德十二4—6）再聽：「把你的酒和食物倒在義人的墳墓上，也不可施予惡人。」（多四17）

凡是拿自己的財物去救濟地痞流氓——因為他們是地痞流氓，就是把自己的食物及美酒分給惡人。痛心的是，有不少現世的富翁，在基督的窮苦人為飢餓煎熬時，卻非常慷慨地養著一羣供人玩弄的男優。不過，有時我們也應調濟罪人，可是要認清，並非因為他們是罪人，乃是因為他們也是人，所以我們調濟他們。這就是說，我們並非供養罪人，乃在供養一個真正的貧窮人，因為我們在他身上所愛的並不是罪過，乃是他的人性的。

所以，應當勸告那些已經把他們的財物好心地分施給窮人的人，要極力設法自持，不要用哀矜的功行來補贖自己所犯的罪過時，反而又重新犯下應贖的罪過；不要錯認天主的正義是可以收買的，一方面為了贖罪而施，另一方面卻仗仗施捨而大膽犯罪。

生命貴於食物，身體貴於衣服（瑪六25；路十二23）。所以，誰把食物或衣服施捨給人，

卻不洗淨自己身心的罪污，那奉獻的義德太小了，所奉獻的罪太大了。因為，他是把自己的身外物交給天主，卻把自己本人交給魔鬼。

但相反地，應當勸告那些貪得無厭、設法把別人的財物弄到自己手裡的人，要十分留意聽清，將來要審判我們的上主天主說的話：「因為我餓了，你們沒有給我吃的；我渴了，你們沒有給我喝的；我作客，你們沒有收留我；我赤身露體，你們沒有給我穿的；我患病或在監裡，你們沒有來探望我。」（瑪廿五 42—43）記住！祂在說這話之前，先說出：「可咒罵的，離開我，到那給魔鬼和牠的使者預備的永火裡去吧！」（瑪廿五 41）

請看，他們並未因偷竊或搶劫別人的財物而被判下永苦的地獄。從此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既然上主天主如此注意那些不善用自己財物的，那麼那些偷搶別人財物的要受怎樣的處罰啊！但望他們仔細想想，如果沒有把自己的財物送給別人還要受永火的處罰，那麼偷搶來的財物要使他们遭到多大的酷刑呢？請他們好好想通，如果缺少應向別人表示的熱心要受到這麼大的打擊，那麼所行的不義又要獲得什麼呢？

願那些蓄意剝削別人的人聽清經上記載的話：「禍哉，那只顧聚斂他人財物的人，他堆積抵押於自己家中，要到何時？」（哈二 6）這裡所說在自己家中堆著抵押品的是指慳吝人，因為他們不擇手段增加自己的世間財富。

既然他們貪望擴張自己的房產，請聽經上的話：「禍哉，你們這些使房屋毗連房屋，田地接連田地，而只讓你們自己單獨住在那地域內的人！」（依五 8）這彷彿是說，你們這些在公眾世界內絕對不能有同志的人，究竟要擴張到那裡去呢？你們固然苦心經營，使它們毗連，不過你們無法安心，因為你們常要遇到反對你們擴張的人。

當這種人的財富日漸增加，因而自詡不已時，請聽：「愛錢的，錢不能使他滿足；愛財的，進益不能使他滿足。」（訓五 9）可知不吝惜自己的錢財，把它們好好地施捨給人，方是從錢財中獲得利益；反之，愛財如命，縱然手裡把持了許多的錢財，也絲毫不能分享其利益。

既然他們的願望無限，圖謀占有所有人的財產，請聽經上的話：「急於致富的人，將難免無過。」（箴廿八 20）因為，凡是集中精力圖謀發急財的人，便只想目的，不顧什麼是罪惡了；就好比鳥之被捕，是因為當牠們貪心地看到地上的食物時，便看不到窒息牠們生命的圈套了。其是人為財死，鳥為食亡。

不拘任何現世的利益，他們一概貪望，而對未來要受的損失又不理會，請聽經上的話：「起初容易得來的財物，最後也不會得到祝福。」（箴二十一 21）原來為使在來世能蒙受祝福，在現世我們就應開始制服欲望。凡是在起始就迅速致富的人，終究要斷送自己，不能蒙受祝福。因為，當他們不惜以罪惡的方法在現世聚斂錢財時，在來世反而永遠不能承繼天上的父業。

他們一則欲望太多，再則極力設法滿足自己的欲望。請聽出自真理口中的話：「人縱然賺得了全世界，卻賠上了自己的靈魂，為他有什麼益處？」（瑪十六26）真理彷彿清楚地說，如果一個人把所有的身外物聚斂到手，卻害了他自身，為他有什麼好處呢？

大致來說，如果勸告者在言談中指出，現世的財物對人是如此危險，則可很快地糾正那些剝削人的慳吝鬼，教他們知道，凡是在現世處心積慮、圖謀大富大貴的人，不能長久享用自己的錢財，因為死神會突然來臨，搶走他們的靈魂，並奪去他們在罪惡中一點一滴聚斂的錢財。他們不只丟掉了現世搶奪的贓物，甚而還要把貪贓的案子帶到上主天主面前，聽受公正的審判。我們常要提醒他們想到這些。

所以，凡是他們在言談中所批評及反對的人，在勸告他們時，我們都要引作例子，以便我們的勸告能打動他們的心，使他們自覺慚愧，不應跟著那些他們所反對的人。

第廿一章 應怎樣勸勉既不將自己所有布施於人，也不貪戀別人財物，及雖將自己所有布施於人，卻同樣覬覦別人財物的人

勸勉那些既不將自己所有布施於人，也不貪戀別人財物的人是一樣；勸勉那些既將自己所有布施於人，卻同樣覬覦別人財物的人，則是另一樣。

勸告那些既不貪戀別人財物，也不將自己所有布施於人的人，要詳細認清，他們所用的一切，都是來自大家共有的土地。這土地毫無偏私地供給所有人食物。

所以，如果他們把上天賜予的共同恩物歸為己有，不必妄費心機地想自己無罪。凡不是把自己的所得賙濟窮人，就是動手殺害他的近人，因為，他們貯存多少垂死窮人的日用品，即是迫死多少人。原來我們供給窮人任何生活必需品時，並非施捨我們的東西；反之，乃是將那東西歸還原主。所以，與其說我們做了慈善事，倒不如說我們償還了公道的債務。

因之，當真理警告人小心行慈善時，說：「你們應當心，不要在人行你們的仁義。」（瑪六1）《聖詠》作者也歌頌這種見解，說：「他散財而周濟貧苦的人。他的仁義必會萬

世留存，他的頭角高舉必受光榮。」（詠一一二 9）請看，這裡不把博施、賙濟貧窮稱作慈善，而稱仁義。因為，不拘何人自天主手裡接受恩物，都應與大家分享。所以撒羅滿也說：「你若有能力做到，不要拒絕向有求於你的人行善。」（箴三 27）

應勸告他們，仔細留心經上說的那棵不結果的無花果樹，因為園主不滿地說：「它白白占了一塊地皮。」（路十三 6—9）當那些頭腦清醒、思慮高深的人，毫無益處地保留能為別人有好處的思想時，便似那棵無花果樹，既不結果，又白白占了一塊地皮。同樣，當一個愚昧的人，以他怠惰的陰影遮蓋別人可用他善行的陽光所耕耘的土地時，便也是既不結果，又白白占了一塊地皮的無花果樹。

但是，有時他們或許會說：「我們只是享用天主賜給我們的恩物，並未貪求別人的財貨；我們或許未做任何可稱道的慈善事，可也絕未做出任何對不起人的事。」他們之所以有這種想法，是他們堵上了心靈的雙耳，不願傾聽來自天上的忠告。

就連福音上提及的那個穿紫紅袍及細麻衣，天天奢華宴樂的財主，也並未打家劫舍、招搖撞騙，不過只是未善用自己的財富而已。在他結束現世的生活後，地獄裡報復的永火吞噬了他，不是因為他做了什麼不合法的事，乃是因為他漫無節制地追逐了合法的事（路十六 19—25）。

應當勸告那些冥頑不靈的人，要知道，當天主賜給他們一切，而他們未能以慈善的祭餅回獻給天主時，便已是反對天主且犯了不公道的罪，所以《聖詠》作者說：「但是金錢不能使任何人得救，絕不能把人的贖價還給天主，因為人命的贖價非常昂貴，任何金錢也絕不足以贖回。」（詠四九8—9）這裡說的贖命的代價，就是在天主尚未給予聖寵神光前，將我們的善行獻給天主，故聖若翰洗者吶喊，說：「斧子已放到樹根上了；凡不結好果子的樹，必被砍倒，投入火中。」（路三9）

所以，誰若因為自己並未打劫別人的財貨就自認無罪，要當心那即將砍來的無情斧頭。他們所謂的安全絕無保障，他們既疏忽結善行的美果，到離開現世時，就彷彿是從樹幹上被砍下來的嫩枝，晒乾備燒。

相反地，應勸告那些既把自己所有布施於人，卻又不肯覬覦別人財物的人，不要在人前貪圖慷慨之名，在天主前卻成了假善欺人的偽君子。

這些人豪興所至，便毫不顧慮地把他們的財物施捨給人，不正如我們前面所說，將來要懊悔莫及、自我哀怨，因受到貧窮交迫，甚而會一百八十度地突然變得慳吝。請想，還有什麼比由慷慨變慳吝、使德行成為罪惡根苗的心靈更不幸的呢？

因之，首先應勸告他們，要合理地把握住他們的所有，再勸告他們不要覬覦別人的財富。

如果罪惡不能根除，雖砍去許多枝葉，慳吝的樹仍不會枯死。所以，如果先把自己的財產處理得當，打劫拐騙的誘惑便再沒有可乘之機。

不過，被勸告的人要知道，當他們已養成習慣，即令偷搶的誘惑騷擾不絕，內心仍不能為所動時，更要再進一步，學習把自己的所有施捨給人。因為他們也有幫助他們窮苦弟兄的責任。

但為了贖罪而做的慈善是一回事，為了行慈善而犯罪則是另一回事——這絕稱不上是慈善事，因為在果樹根上放上苦的毒藥後，便再不能結出甘甜的美果。所以，這也是天主拒受祭品的理由。祂說：「我是愛慕公義的上主，我惱恨不義的搶劫。」（依六一—8）又說：「惡人的祭獻，已是可憎；若懷惡而獻，更將如何？」（箴廿一—27）

凡把應施捨人的財物去獻給天主，人或不知，天主卻非常注意，必予斷然拒絕。因為祂曾藉某智者的口指明，說：「用窮人的財物來做祭品的人，就如在父親前，殺害他兒子的人。」（德卅四—24）世界上還有什麼比在父親面前殺害他兒子更慘與更不能容忍的事呢？所以，用父親喪失兒子的痛苦來做比擬，充分說明了這種祭品要招惹天主多大的義怒。可是他們總在計較自己施捨了多少，至於他們擄掠了多少，就不算數甚至偽裝不知。他們對功行記得一清二楚，對過錯則視若無睹。

所以，希望他們聽清經上記載的話：「賺了工資，無異是將工資投進了破囊。」（蓋一6）儘管在破錢袋內投進大把銀錢，到取用時，卻又分文不見，早已丟失。凡是只計較自己施捨多少，卻不省察擄取多少的人，就是無異將工資投入破錢袋內。因為，他們雖然非常自信地將他們的善行帶在身邊，卻不知所獲之物早從擄取的漏洞中溜走了。

第廿二章 應怎樣勸勉與人不睦及與人翕然相處的人

勸勉與人不睦的人是一樣；勸勉與人翕然相處的人，則是另一樣。

勸告與人不睦的人，要確切地懂得，即或他們有天大的德行，如果忽略同別人和睦相處，則絕不能成為靈修人。因為經上記載，說：「然而聖神的效果卻是：仁愛、喜樂、平安、忍耐、良善、溫和、忠信、柔和、節制。」（迦五22—23）

所以，凡是不顧及和平的人，都是拒絕結聖神的果子，故聖保祿說：「因為你們還是屬血肉的人。你們中既有嫉妒和紛爭，你們豈不還是屬血肉的人，按照俗人的樣子行事嗎？」（格前三3）又說：「你們應設法與眾人和平相處，盡力追求聖德；若無聖德，誰也見不到

主。』（希十二14）他還忠告說：「盡力以和平的聯繫，保持心神的合一，因為只有一個身體和一個聖神，正如你們蒙召，同有一個希望一樣。」（弗四3—4）

如果你不努力同別人和睦相處、一心一德，絕談不到同被蒙召、同有一個希望。不過，屢屢有不少人，愈是蒙受某些恩典，愈是夜郎自大、自命不凡，因而失去那個更大、更重要的和睦恩典。就如有人為了克制貪婪的緣故，不吃肉食，以示與眾不同，但竟也不屑同那些吃肉的弟兄和睦相處。

不過，凡是把齋戒同和睦互相分割的人，請他仔細想一下《聖詠》作者的勸告：「請眾敲鼓舞蹈讚美祂，請眾拉弦吹笛讚美祂！」（詠一五〇4）擊鼓時，是敲打一塊乾獸皮而發出聲響；大合唱時，是大家以不同的聲音，唱出和諧的歌聲。凡苦身克己卻摒棄和睦的人，只是擊鼓，並未參加大合唱讚美天主。

但屢屢有些人，愈是學問高深，愈是脫離羣眾，彷彿他們知道得愈多，則也愈是糊塗，不修和睦之德。願他們洗淨雙耳，傾聽真理說了什麼：「在你們中間當有鹽，又該彼此和平相處。」（谷九50）沒有和平的鹽不是德行的恩寵，乃是喪亡的憑證。

知法明理的人，犯罪常比較嚴重，故此他們常不可恕地被罰受地獄的永苦。如果他們願意避罪遵法，原是至容易的事，上主天主藉雅各伯的口正確地向這些人說：「若你們心裡懷

有惡毒的嫉妒和紛爭，就不可誇耀，不可說謊違反真理。這種智慧不是從上而來的，而是屬於下地的，屬於血肉的，屬於魔鬼的；因為哪裡有嫉妒和紛爭，哪裡就有擾亂和種種惡行。至於從上而來的智慧，它首先是純潔的，其次是和平的。」（雅三14—17）看來明智是潔淨的，因為它使人聖潔地明瞭真理；明智是和平的，因為它絕不使人妄自尊大、目中無人，甚而脫離羣眾。

勸告那些與人意見不合的人，要曉得，幾時他們違反愛德與人不和，幾時就沒有奉獻給天主任何善行的祭品。因為經上記載，說：「所以，你若在祭壇前，要獻你的禮物時，在那裡想起你的弟兄有什麼怨你的事，就把你的禮物留在那裡，留在祭壇前，先去與你的弟兄和好，然後再來獻你的禮物。」（瑪五23—24）從真理的這條命令可以想到，祂是多麼厭棄這種罪過。有它在，獻祭都不蒙收納。所有的罪過都可以由以後的善行洗淨，獨有此罪，非先把它清除，行善都在被禁之列。勸告那些與人不睦的人，要張開兩耳，聽取天上的誠律；並要睜開心靈的雙目，留心觀察，看看天上的飛禽，同類相求、守望相助，翩翩飛來飛去。再看地上的走獸，常是成羣棲息，結隊覓食。如果我們真的深入觀察，可知那無靈的禽獸因和睦相處，而指點我們萬物之靈的人類竟生不和，是多麼可恥的罪過。因為牠們只是按照本能地保全了和睦，有理性的我們反而惡意地失去了。

相反地，勸告那些與人翕然相處的人，不要過度愛好他們享有的和平，便不再期望達致天上永世的和平。大致來說，事物的靜止狀態相當誘惑人，它能使人失卻鬥志、安於現實，不思向永遠進軍，把握平易，以及擺脫煩難。

所以，真理把天上的和平與人世間的和平加以區分，並號召使徒們從現世的和平達致來世的和平时，曾親自說：「我把平安留給你們，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若十四 27）我留給你們瞬息即過的平安，賜給你們永世不變的平安，所以，如果你死盯著這個「留給」的，便絕不能獲得那個「賜給」的了。因之，對現世的和平應抱著保留的態度，既愛之而又惡之，以免愛之過度，陷己於罪。

故此應當勸告心地和平的人，不要因為太期望人世的和平，便對人們的惡行放任不管，因為誰同意別人的惡行，就是毀滅他個人與造物之間的和平。應知，不要因為怕引起人們外在的爭執，而毀滅了內心的和平。

現世瞬息即過的和平是什麼呢？還不就是天上永世和平的影子？世界上還有比只愛影子而鄙棄實體更糊塗愚蠢的事嗎？

所以，達味聖王把自己整個交付給心內和平的約法時，誓言同惡人絕不保持和睦，說：「上主，憎恨你的人，我怎能不痛惡？上主，背叛你的人，我怎能不厭惡？我對他們深惡痛

棄，視他們為我的仇敵。」（詠一三九21—22）一心痛恨天主的仇敵就是說，因為他們是被造的人而愛他們，因為他們所從事的惡行徑而反對、指責他們；壓制他們的惡行，好造福他們的善生。

因之，要仔細想清楚，如果這位大先知把為了上主的緣故，所激起的惡人們的仇恨與反對，當作犧牲奉獻給上主天主，那麼你同惡人保持和平而緘口不予指責，是犯了多大的罪過啊！

這也是助未人腰佩刀劍在營中往來巡邏的原因，因為他們的雙手雖已經由上主祝聖，但仍不願放過那些瘋狂的罪人（出卅二27）。所以，丕乃哈斯不願作惡犯法的是否為自己的同胞，凡與米德楊女人媾和的，一律刺殺。他這一怒，竟平息了天主的義怒（戶廿五7—8），所以，真理親自說：「你們不要以為我來，是為把平安帶到地上；我來不是為帶平安，而是帶刀劍。」（瑪十34）

我們如果一不小心與惡人為友，自然會染上他們的惡習，就如約沙法特，先前雖行了許多善事，但因了同阿哈布的友誼，遭先知申斥而幾乎喪命，因為上主藉先知的口對他說：「你怎能協助惡人，愛那憎恨上主的人呢？因此上主的憤怒必臨於你，不過你還行了好事，因為你由國內剷除了木偶，專心致志尋求了上主。」（編下十九2—3）所以，如果我們的生活親小人，且同他們攀談論交，則我們已遠離了上主天主，因為祂是最正直的。

應該勸告心地和平的人，不要怕為了指責別人，而破壞他與人之間的和諧氣氛。應當忠告他們，用口舌指責別人似乎有傷外面的和氣，但一切既本著愛人的心出發，自能把握內心的和氣。達味聖王自承曾把握了這兩點，因為他說：「因與憎惡和平的人相處，我的靈魂已經感到太久。我言談無非和平，他們卻鼓勵戰爭。」（詠一二〇6—7）請看！他一開口發言，人便挑戰；但對挑戰的人，他又極主和平，因為他雖不停地指責那些喪心病狂的人，卻總不忽略愛憐那些被指責的人。

故此，聖保祿宗徒也說：「如若可能，應盡力與眾人和睦相處。」（羅十二18）注意，當他勸告使徒們要同所有人和睦相處時，先說「如若可能」，隨後又加上一句「應盡力」。因為既嚴辭責怪別人的行徑，卻又要和所有人和睦相處，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事。不過，當一般小人由於我們的責怪而與我們失和時，最緊要的是我們不可同他們有一樣的見地；反之，在我們心內仍然要毫無折損地保全這種既有的和氣。因之，外邦人的大師說得很對：「應盡力。」這彷彿是說，因為和氣是由雙方的同意才能存在，如果那些被你們責怪的人們先打破和氣時，你們心內卻應完美地保全這不可多得的和氣。

故同一大師又勸告信徒說：「但是如果有人，不聽從我們書信上的話，應把這人記出，不要與他交際來往，好教他慚愧。」（得後三14）但他馬上又加上說：「可是不要把他當仇

敵看待，但要把他當弟兄規勸。」這彷彿說了你們要斷絕同他們的一切外在聯繫，只保全內心的和氣。這樣你們外面的失和，既可打擊他們的高傲心，同時與他們的真和氣，又總未遠離你們的心懷。

第廿三章 應怎樣勸勉挑撥是非及締造和平的人

勸勉挑撥是非的人是一樣；勸勉締造和平的人則是另一樣。

勸告那些挑撥是非的人，要認清他們是給誰做走狗。因為當麥田裡長出莠子時，耶穌論及那個天使叛徒說：「這是仇人做的。」（瑪十三28）撒羅滿也論及那個叛徒說：「無賴與惡徒，行事滿口欺詐；他以眼傳神，以腳示意，以手指東畫西。他存心不良，常蓄意惹事生非。」（箴六12—14）

請看，在他願意說出挑撥是非、招惹爭訟的人之前，就先稱呼對方為「無賴與惡徒」。因為若非叛徒自暴自棄，甘願步法那個妄自尊大的天使，在上主面前早蓄叛變的心，否則絕不會形之於外，搬弄是非。經上描繪這種人非常正確：「他以眼傳神，以腳示意，以手指東

畫西。」心正則身修，指揮人的肢體及行徑的，都是一顆心。所以，誰若是失去了自己的心，結果當然是既無耐心，必易衝動。因之，小人歹徒以外表的衝動向人指出，他是已失去心的人。

請那些搬弄是非的人聽清經上記載的話：「締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稱為天主的子女。」（瑪五 9）既然那些締造和平的人可稱為天主的子女，那麼從反面來看，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那些散播混亂的人，無疑地都稱為撒彈的子女。所以，所有因與人不睦而從愛德的嫩枝上跌落的人們，都要枯死；即或他們在自己的行為上結出了善行的美果，亦全然無用，因為那不是從愛德的樹上生出來的。

所以，那些挑撥是非的人要仔細省察，他們是犯了多方面的罪過。因為這個害人惡情，就把一切的德行，自我心中連根拔出——的確，他們事實上只犯了一條罪。因為挑撥是非，使人失和不睦，毀滅了愛德，可是愛德是一切德行的祿姆。

在天主，再沒有什麼比愛德更寶貴的；而在魔鬼，也再沒有什麼比毀滅愛德更理想的。故不拘何人，因搬弄是非而毀滅了愛人的天德，便是親切地為主上的仇敵服務。因為牠就是第一個因毀滅愛德而失足墮落到地獄裡的，所以，牠也用同樣的方法，截斷人們升天之路。

但是相反地，應勸告那些心地平和的人，如果可能且也應當在別人促成和平時，千萬不要推託負起這個重要的擔子。因為，就如一個團體內缺少好人是十分有害的，同樣，如有

壞人就更不堪設想了。

所以，如果明知某人的惡行徑，而仍同他締結和平，則無異為虎作倀，長惡人的威風。因為，同小人歹徒愈是接近，也愈是增加他們的氣焰來攻訐好人，故上天之聲反對那個被棄者，也即是反基督的宣傳家，給真福約伯說：「牠的肌肉互相連結。」（約四一15）所以，經上用鱗甲的比喻來形容牠的警衛，說：「鱗甲片片相連，氣也透不進去。」（約四一8）因之，牠的嘍囉們愈是彼此聯合、不鬧意見，也不離心，則愈同心合力置好人於死地。

故凡同小人和平相處、結伴為友的人，都是浪費自己的精力去做幫兇。因為他們同小人齊心協力去迫害好人，甚至也落井下石，逼死無辜。所以，我們的宣道家，也是外邦人的大帥，受到法利塞人及撒杜塞黨人的聯合陣線圍攻，又遭到他們的毒手逮捕，發覺他們非常同心協力一致對付他時，便設法分化他們，高聲喊說：「諸位仁人弟兄！我是法利塞人，是法利塞人的兒子，我是為了希望死者的復活，現在受審。」（宗廿三6）原來撒杜塞黨人不承認死者的復活，法利塞人卻依照經上的教條深信不疑，所以，晴天霹靂，一下子打破了兩黨的聯合陣線，他們彼此激烈地爭辯起來。這樣，聖保祿便安然地逃出了他們的魔掌。可是，不要忘了，不久前他們還團結一致地對付他呢！

所以，應該勸告那些奔走不暇、忙於締造和平的人，為了使外在的和平能造福小人們的

身心，要先在他們心內注入愛情，珍視內心的和平。因為當他們的心充滿這種思想時，便再不會做邪惡的俘虜；他們一旦嚮往天上的和平，便再不會妄用地上的和平來作奸犯科，陷人害己。

不過，如果發現有人存心害人，卻苦無良機以逞惡計時，為了導引他們認識天上的真和平，必須先同他們建立起地上的和平，使他們雖存心不良，常相反天主的聖愛，但至少為了情面的緣故，不好意思再惹事生非，因此變得老實。這樣，他們先為了情面，之後為了愛鄰友的緣故而向善，最後也可能上升到那位離他遙遠的創造主那裡。

第廿四章 應怎樣勸勉在教理方面愚昧無知及雖博學卻不謙遜的人

勸勉那些對上主的律法條文理解不正確的人是一樣；勸勉那些雖正確地理解，但談論時既不虛心又不懷敬意的人，則是另一樣。

勸告那些對上主的律法條文理解不正確的人，要好好想清楚，他們是把上天極富營養的飲料，變成一杯毒酒飲下，將本來為救人而行手術用的刀剪變作凶器，重重地刺傷自己！飲

料本可補養身體，卻教他們變了質；刀剪本來應該好好地割治病症，卻用為殺傷的凶器。應當勸告他們，要詳細認清，聖經之於我們好似黑夜中的明燈，因之，如對它的經義理解不正確，黑夜便將吞蝕光明。一個人若不妄自尊大、心存不正，絕不會惡意地曲解經文。

他們既然以為自己比別人更聰明、更富智慧，那麼跟從別人研經及解經，自然感到恥辱。這種人為了在大眾心目中取得博學的頭銜，便標奇立異，極力設法推翻別人所明瞭的正確經義，堅持自己曲解經文的歪見。

所以，上天主藉先知的口說得好：「他們剖開基肋阿得的孕婦，為擴展自己的疆土。」（亞一13）基肋阿得的原意是一堆證據，但在教會內既然所有的團體，都齊聲自承給真理作證，故用基肋阿得來比擬教會也未必不恰當。孕婦則可解作靈魂，因為她們自天主的聖愛中孕育思想，俟時機成熟，便把自己的思想表現於外面的行事。擴展自己的疆土就是說，向外傳播自己的見解。他們剖開了基肋阿得的孕婦，以求擴展疆土，這指的是異端教徒用他們的惡意宣傳，破壞真理所孕育的信眾，並在他們心內拓殖錯謬的見解。異端教徒以錯謬作武器，割裂青年信眾的心靈，也就是他們把自己的見解主張，當作新的教條來訓誨人。

所以，我們要教人不堅持自己的謬見，必先勸告他放棄貪求虛榮的意念。因為，如果我們能斬斷好虛榮的根，固執己見的枝葉自必枯死。

應當勸告他們，不要因製造錯謬及不睦，把上主天主本來賜給我們攻打撒彈的律法，變作撒彈手裡的凶器，因為上主曾抱怨說：「她不肯承認是我賜給了她五穀、美酒和油；反之她把我廣施給她的金銀，都獻給了巴耳。」（歐二10）幾時我們讀經，遇到了辭義不明處，通過律法條文的字面，真徹悟到字面下的真諦，我們就是自天主手裡領受了嘉穀。幾時上主天主使我們陶醉於聖經上的高深道理，便是把祂的美酒賜給我們；幾時祂慈祥地俯就我們，以祂的誠律來規範我們的生活，便是把祂的油賜給了我們。幾時祂使我們的言談充滿了真理的光明，並用天上的神光普照我們的心靈，便是把祂的金子和銀子廣施給我們。

不過，異教徒把這一切都奉獻給巴耳邪神，因為他們故意顛倒經義來蠱惑聽眾，把得自天主手裡的嘉穀、美酒、油、銀子和金子，當作馨香的祭品奉獻給撒彈。因為，凡是出自他們口中勸告人為善及平和的話，最終目的是激起人們的不睦，而彼此分道揚鑣。

所以，應當勸告他們好好地想想，當他們用上主和平的律法惡意地使人們不睦時，依照天主正義的判斷來說，他們正是倒斃在生命源泉前的可憐蟲。

但相反地應當勸告那些對律法條文雖理解正確，卻不虛心談論它的人，要尊重上主的聖言，不可把它與別家的言論等量齊觀，並要多多反心自問，以免失足喪亡。他們對聖經雖有正確的註解，但所差的是未曾留心經上論驕傲自大的人所記載的一切。一個醫生，如果只希

望治療別人，卻不知其本人正受到病魔的侵襲，那才是被自己聰明所誤、天下最要不得的醫生。

要嚴辭警告那些不虛心談論上主聖言的人，在他們為別人診斷及開方處藥時，先要找出自己身上的病症，免得當他們正為人施診，卻突然暴斃倒地，更該勸告他們多多保重，不要在告訴別人怎樣善度此生時，自己卻與德行的道路背道而馳。不要自己的口舌向人講述的一樣，自己的行為向人宣示的則是另一樣。

所以，但望他們聽清經上記載的話：「誰若講道，就該按天主的話講。」（伯前四11）既然那些說話的人，說的不是自己的話，為什麼要自詡說是自己的呢？請他們聽清：「我們宣講乃是出於真誠，出於天主，當著天主的面，在基督內。」（格後二17）誰明瞭自己宣講的題材來自天主，自然在宣講時，便只求悅樂上主，而且本於天主，並在天主面前說話，絕不希望取悅於人。請聽經上記載的話：「居心傲慢的，上主必厭惡；這一類的人，逃不掉懲罰。」（箴十六5）傲慢的人常將光榮歸之於個人，故凡是宣講主的聖言時，只求個人榮耀的人，都是傲慢地侵犯了上主的權利。這種人甚而也不怕重視一己的榮耀在天主的榮耀之上——當然，他們的那點小榮耀，也是來自天主。

請他們聽清上主藉撒羅滿的口向宣道家說的話：「你當飲你自己池裡的水，喝你井裡的活泉。你的泉水豈可外溢，成為街頭的流水？其實都應全歸於你，不得讓外人與你共享。」

（箴五15—17）當宣道家扪心自省，先聽聽自己的證道，即是喝自己池裡的水——用自己的證道來灌溉自己的心田，便是喝自己井裡的水。

但是下面緊接著說：「你的泉水豈可外溢，成為街頭的流水？」的確，惟有宣道家先喝足了水，然後才能流出，此處所說的泉水外溢，就是把宣道的成果送入別人心田，滋潤他們的心田，街頭則是指芸芸眾生。當泉水流入街頭，就是為芸芸眾生宣道時，要設法使宣講的辭句適合每個人的素質。

因為宣道家一旦看出許多人曉得了天主的聖言，是由於他們的努力，便不免自鳴得意，開始貪慕外面的虛榮。故經上講完「泉水流入街頭」之後，又正確地加上一句：「其實都應全歸於你，不得讓外人與你共享。」外人就是指那些邪惡的神，因為《聖詠》上記載，說：「傲慢的人們起來向我進攻，蠻橫的人想謀害我的生命。」（詠五四5）所以，泉水要流入街頭，不過它們其實都應全歸於你，這彷彿清楚地說，所有的宣道家，必須一方面從事宣道的工作，另一方面也不可妄自尊大，與那不潔之神往來，以免牠染指你為主宣道的工作。

所以，當我們孜孜不倦地從事宣道的工作，又不企圖獲得人間的頌揚時，我們便是使泉水流入街頭；不過，它們仍然都應全歸於我們。

第廿五章 應怎樣勸勉在接受宣道的職務時過度遲慢及過度急促的人

勸勉那些本來勝任，卻因過度的自卑感而惟恐宣道的人是一樣；勸勉那本不勝任或過於年輕，卻急於要登上講道台的人，則是另一樣。

應當勸告那些力能勝任，卻因過度自卑不肯講道的人，要反心自問，他們在這事上犯了多麼嚴重的錯誤。請想，假如有人見到鄰舍的貧乏與需要，卻隱藏自己富餘的錢財，無疑地鄰舍的貧乏與需要就是他們造成的。

但望他們看清，當他們的弟兄在犯罪時，卻不加以指正，啟迪他們的心智；當那些人在生死交關時，卻又私藏能起死回生的靈丹，該是何其重大的罪過。所以，從前有位智者說得很對：「隱藏的智慧和埋藏的寶貝，二者究竟有什麼用？」（德二十32）如果百姓都在飢餓線上掙扎，有人卻埋藏自己的五穀，無疑地他就成了殺傷人生命的兇手。

希望他們留心，當他們不把得自天上的精神食糧分施予人，致令人因缺乏天主聖言的滋養而餓死時，將來應受多麼嚴酷的刑罰。所以撒羅滿說：「囤積糧食的人，必受人民詛咒。」

（箴十一 26）凡是把天主聖言深埋心中、蘊而不宣的人，就是犯了囤積的罪。這種人必為人民詛咒，因為他們本來能夠明辨是非，指導人遠離迷津，卻緘口不言，致使許多人失足喪亡，他們自然應當負起這種喪亡的責任，而遭到人們的唾棄。

大眾都知道，如果一位精於外科的醫生，明明見到病人的毒瘡亟應割治，卻無故拒絕開刀，那後果還不是醫生應負全責？所以，希望他們看清，當他們看透別人的心靈毒瘡，非用宣道的嚴辭厲聲救活不可時，卻三緘其口，是負起了多麼大的後果。因之，上天主藉先知的口正確地說：「那怠慢執行上主工作的，是可咒罵的；那制止自己的刀劍見血的，也是可咒罵的。」（耶四八 10）這裡所說的制止自己的刀劍見血的，就是制止自己宣道的辭鋒去扼殺別人的肉欲生活。經上論這種刀劍時說：「我要使我的刀劍吞食血肉。」（申卅二 42）

所以，當這些人隱藏起自己的宣道辭鋒，既然他們過於怕人，而不怕天主，請記住上主天主反對他們所定的可怕判決。

請看，福音上那個領了一個「塔冷通」的僕人，因為不願工作生利，被判決處罰（瑪廿五 24—30）。請聽聖保祿的教言，他因為沒有饒恕別人的毛病，而相信他與別人流的血無關，說：「因此，我今天向你們作證：對於眾人的血，我是無罪的，因為天主的一切計畫，我都傳告給你們了，毫無隱諱。」（宗二十六—27）請聽天使忠告聖若望宗徒的話：「凡聽見的

也要說：『祢來吧！』」（默廿二17）這就是說，天主藉內心的聲音所召請的人，要大聲疾呼，引領人到召請者那裡，否則他兩手空空地來到召請者之處時，即或被召請而來，也將發現門已上了閤，無法進去。請聽依撒意亞先知，因為沒有做舌人應盡的任務，一旦被上天光照認出他的過錯時，是以多大的痛心自責，說：「我有禍了！我完了！因為我是個唇舌不潔的人。」（依六5）

請聽上主藉撒羅滿的口許下給那雖已得了宣道的知識，卻似虛懷若谷、不驕不矜的人，要倍增他們的知識，說：「慈善為懷的人，必得富裕；施惠於人的人，必蒙施惠。」（箴十一25）凡向人宣道、祝福人的，在心內必增長自己的富裕；凡以天主聖言的美酒不停潤澤聽眾心靈的人，也必被天上的醇酒潤澤及陶醉。請聽達味聖王在盡職務時，奉獻給天主的是什麼，因為他自天手中領得了宣道的恩惠，卻並未隱藏，他說：「在盛大的集會中，我宣揚了你的正義，看，我並沒有閉口不言，上主，祢全知悉。我從沒有將你的正義隱蔽在心間，對你的忠厚和救援時時各處宣傳。」（詠四十10—11）

請聽《雅歌》上新郎向新娘說的話：「妳這住在果園中的女郎，願妳使我聽到妳的聲音！同伴們都在等候細聽。」（歌八13）聖而公教會就是住在果園中的那個新娘，因為教會常修剪德行的樹，並保持枝葉欣欣向榮。朋友都喜歡聽她的聲音，這是說，被召選的人都切望能

聽到教會宣道的聲音——當然，新郎（基督）也是切望能夠聽到。而教會宣道的聲音，曾經過聽眾心靈，通傳到祂那裡。

請聽當梅瑟見到天主惱怒祂的百姓，為了報復的緣故，命令他手拿刀劍時，曾向天主述明尚有那些總未脫離天主，並絕不怠慢地攻擊惡人所犯罪過的人所說的話：「凡屬上主的，到我跟前來……；每人要把刀佩在腰間，在營中往來，從這門到那門，要殺自己的兄弟、朋友和親人。」（出卅二26—27）把刀佩在腰間就是說，要把專務宣道的責任放在任何娛樂之先。故當人努力要說聖善話時，必須先設法克制那些違禁的快樂。從這門到那門，就是從一個毛病到另一個毛病，嚴加指責，並予糾正，因為隨著毛病進入人心的即是死亡。在營中往來，就是在教會內度個十分公允的生活，以致萬一必須指責別人的過錯時，不應當偏向任何一方。

因之，隨後正確地加上一句：「要殺自己的兄弟、朋友和親人。」所謂殺自己的兄弟、朋友和親人，就是發覺凡有應當懲戒的地方，必須打破情面，不管是否為自己所親愛的親戚或朋友，絕不通融，立刻佩起譴責的刀劍。所以，如果由於愛上主的熱忱，挺身而起反對別人毛病的人，都稱作歸屬上主的人；那麼那些有能力譴責別人肉欲生活的人，卻拒絕不做，就完全自承是不屬於天主的了。

但相反地，應當勸告那些本不勝任或年紀太輕，卻急著要登上講壇的人，不要夜郎自大，

小覷這個繁重的擔子，自招先足，以致關閉了自己未來向善之路。他們既是不自量力，把他們不克勝任的事生搶硬奪到手，竟連間或能勝任的事也一起弄糟；又因為他們極力設法表現他們的學問高深，卻正好暴露了他們的膚淺。

應當勸告他們留心觀察大自然，一隻雛鳥在羽毛尚未豐滿前，企圖一飛沖天、翱翔空中，反而會落得跌死在地；應當勸告他們觀察匠人造屋，當新築起的泥牆尚未乾實時，便急著放上粗重的橫梁，這不是在建屋，乃是在拆毀。

或者勸告他們留心觀察懷孕的婦女，在胎兒尚未成熟滿期時，便急著生產，那不是在充實家庭，乃是充實墳場。這也是真理為跟從祂的人親自立的榜樣（當然祂願意的話，可使人馬上有宣道的能力），免得不齊全的人覬覦這個職務。在祂交給宗徒們宣道的德能後，便立刻說：「至於你們，你們應當留在這城中，直到佩戴上自高天而來的能力。」（路廿四49）如果我們約束自己、收斂心神、不使外驚，我們便是留在城中；不過，一旦我們完全佩戴上來自天主的德能時，我們就可大開門戶，出去教誨人。

所以，從前有位智者說：「青年人，人若一再追問你，假使你必須說，你就說吧！」（德卅二10—11）這也就是我們的救贖主，在天上雖貴為創造主，論權能當然遠超諸天神之上，但在未滿三十歲前不配為人師的理由。這是為給那些條件不夠的人一個極可怕的形象，因為

就連全能全知、不會舛錯的祂，還必待「而立」之後，方向人宣講改善人生及得救的大道理。

經上記載，說：「祂到了十二歲時，他們又照節日的慣例上去了。過完了節日，他們回去的時候，孩童耶穌卻留在耶路撒冷，祂的父母並未發覺。」（路二42—43）當祂的父母找到祂時，經上說：「過了三天，才在聖殿裡找到了祂。祂正坐在經師中，聆聽他們，也詢問他們。」（路二46）讀這段經文時要特別注意、特別警覺，因為經上說，十二歲大的耶穌坐在經師中，並不是在教誨，乃是在聆聽，也向他們發問。

請看！這是多麼美麗的榜樣。為免乳臭未乾的人膽敢教訓人，就連那個孩童——論天主的權能本可教誨那些經師，卻願意以聽及問的方式受教。至論聖保祿宗徒在給他的門徒致函時所說的話：「你要拿這些事去指導和教訓人，不要讓人小看你年輕。」（弟前四11—12）我們應該知道，在聖經上，年輕與青年是通用的。如果我們讀撒羅滿的《訓道篇》時，稍加留意，很快便能發現此點，因為他說：「青年人，在你青春時應歡樂；在你青年的時日，應心神愉快。」（訓十一9*）如果這兩者不是所指皆同，他勸勉年輕人時，便不會稱他們為青年人了。

* 作者所用的是當時拉丁版本（Vulgate）聖經。

第廿六章 應怎樣勸勉一帆風順及事事逆心的人

勸勉那些對所貪求的世福世樂一帆風順的人是一樣；勸勉那些雖終日覬覦現世福樂，卻又一無所獲的人，則是另一樣。

勸告那些對所貪求的世福世樂一帆風順的人，不要在自己遂心所欲時，便忽略找尋那位恩賜者，而死盯住那恩賜物；不要因留戀旅途上的明媚風光，而忘記天上的家鄉；不要隨意濫用旅途上的川資，以致無法達到目的地；不要貪望黑夜的皎潔月光，便不嚮往耀人的日光。

應當勸告他們，要把在現世所獲得的一切，當作患難中的安慰，千萬不要認為是自己善行的報酬。所以，他們應當振作起精神，不沉湎於現世的福樂，免得全心享受時，反而失足犯罪。不拘何人，在順境中不立定志向來改善及美化自己的人生，那現世的順遂就會一下子變成他們永遠沉淪的危機。

這也是天主藉著厄東人的影子，譴責那些在現世玩樂、安享順遂的人的理由。因為他們在戰勝敵人後，便高枕無憂，生活在一片歌舞聲中。上主說：「我必在我妒火中發言攻斥各

殘餘的民族和整個厄東，他們心裡懷著幸災樂禍，和輕視的心情，將我的地方據為自己的產業，劫掠它當作戰利品。」（則卅六5）從這些話裡顯示出，他們之所以受到嚴厲的譴責，並不只是因為他們高興喜樂，乃是他們在高興時，懷著幸災樂禍的心情，因之，撒羅滿說：「的確，無知者的執迷不悟殺害了自己；愚昧人的漠不關心斷送了自己。」（箴一32）故聖保祿宗徒也勸說：「購買的，要像一無所得的；享用這世界的，要像不享用的。」（格前七30—31）這意思是說，我們應當善用天主所賜給的恩物，在順遂時，也不令自己的心忘記天上的福樂，免得我們這些在世海中流徙的人們，妄用上天恩賜的川資，就彷彿安於現世，在歌舞中度快樂的生活，不求永遠，因而在永遠福樂的門前，抱憾終身，可悲地傷慟不已。

所以，聖教會藉著被選者的聲音說：「祂的左手在我頭下，祂的右手緊抱著我。」（歌二6）天主的左手，就是指現世的安逸快樂；天主的右手，則是指是天上永世的福樂。天主把左手放在被選者頭上，因為祂使人享有現世的安逸快樂；可是祂又用天上聖愛之情來抑制它。天主的右手將他抱住，因為天主要教人安享永世的福樂。所以撒羅滿也說：「在她右邊是延年益壽，在她左邊是富貴榮華。」（箴三16）當祂把富貴榮華都放在左手時，我們對富貴榮華應採取何種態度，也可想而知了。

所以《聖詠》作者也說：「求祢以右手協助，垂允我們。」（詠一〇八7）應當注意的

是，他不說用祢的手，乃說右手，顯然提及右手時，祢願意指點給我們永遠的福樂。故經上又記載，說：「上主，祢的右手大顯神能；上主，祢的右手擊碎了敵人。」（出十五6）天主的敵人，縱然享用了祢左手的安逸快樂，卻又教祢的右手擊破。因為大凡小人歹徒，在現世都是安逸自在的；但在來世永遠福樂的門前，可要悲慘地吃閉門羹了。

勸告那些在現世安逸自在、一帆風順的人，要審慎地留心觀察，天主之所以賜人現世的逸樂，有時是為召請人改善他的生活，但有時也是為使人在來世受更多更大的痛苦。

所以，天主把客納罕地許給以色列民族，是為了召請他們貪望永福。可是，那個愚昧頑強的民族，如果不能從他們的恩許者及鄰舍手裡取得些什麼，便長久地不相信天主的恩許。

故此，為加強他們對永遠的信心，絕不能只用對事物的希望來吸引他們，乃是要用具體的事物來維繫他們的希望，這有《聖詠》清楚地作證，說：「給他們劃分了異民的領土，使他們占領了外人的財富，為教他們遵行祢的誠命，恪守祢的命令。」（詠一〇五44—45）

不過，當人們不以善行回報恩賜的天主時，為了曾接受過熱誠賜福者的膏澤，便要受到更嚴正的處罰。因之《聖詠》作者又說：「祢的確將他們置於坡路，讓他們滑倒於消滅之途。」（詠七三18）道理很清楚，這些被處罰的人，既然全心貫注於現世而任意揮霍自己的財物，又不從事好的行為以報答上天的恩惠，故在外表看來，他們雖幸運順利，但在內心早

已不幸地失足犯罪。

這也是為何對那個在地獄裡受苦的富家人說：「你應記得你活著的時候，已享盡了你的福。」（路十六25）看來，惡人在現世享福，是為在來世受更多的苦，因為他們活著的時候，並未因天主賜福而改過自新。

但相反地，應當勸告那些雖終日覬覦現世的福樂，卻又疲於奔命、一無所獲的人，要徹底認清，天地的創造主，萬事萬物的照顧主，是如何地寵愛他們，以及對他們抱著何其大的希望。原來醫生對一個病人束手無策時，凡是病人所要求或貪望的，都會教人一概給他；但是當一個病人有希望痊癒時，病人儘管張口要求，卻概不准人送給他。我們從孩子手中奪去他們的錢，是為了將來他能夠從我們手裡承受更多的產業。

所以，他們應當喜樂，因為他們有希望承繼天上永遠的產業。這種意思，對於事事逆心、處於患難中的人是個大安慰，因為除非上天預見在永遠境界中應得救的人們，否則祂絕不用律法來管制及約束那些祂應教誨的人。

所以，應當勸告那些覬覦現世的福樂又事事逆心的人，要從根本明瞭，現世的榮華富貴就好比罪惡張開的大網，幾乎連義人也被網羅進去，就如我們在本書第一部第三章已經講過的，天主鍾愛的達味聖王，在他給撒烏耳王服務時，較之他為王發號施令時，更為正直無缺

(撒廿四 18)。

因為當他做奴僕時，為了愛慕正義，就連到手的仇人都不敢損其毫髮；可是當他做國王時，為了迷戀女色，竟千方百計地處決了一個忠於職守、效命戰場的士兵（撒下十一 17）。請想：如果從不覬覦榮華富貴，卻純粹因天主的賜福而獲得一切的達味，尚不能保全他對天主的忠貞，那還有什麼人能貪求財帛、貪求權勢、貪求榮華富貴而不被害呢？既然天主揀選達味聖王來接受榮華富貴，尚不免欲令智昏而失足犯罪，還有誰不盡心盡力，而能在榮華富貴中得救呢？

所以，應當勸告他們留心觀察，連撒羅滿賢王從上天獲得莫大的智慧後，尚失足到崇拜偶像，而聖經上明明記載，在他失足前，沒有任何事物是不遂心如意的。原來天主賜以智慧之後，他的內心便放鬆戒備，而絲毫不努力保全既得的恩惠了（列上十一 4）。

第廿七章 應怎樣勸勉已婚及獨身的人

勸勉那些受婚約束縛的人是一樣；勸勉未婚的自由人，則是另一樣。

勸告那些受婚約束縛的人，要常替對方著想，彼此努力取悅對方，使對方高興，就如取悅上主一樣。為了現世的需要，應勤力工作，但同時也不要忽略上主；在現世雖多享受，但深心內要常對永遠的懲罰戒慎恐懼；在現世雖事事逆心，生活在憂苦中，但要把希望寄託在來世永遠的賞報上，因而獲得神慰。換句話說，他們要認清各人的職守，齊心努力，充實他們的家庭。願天上永遠福樂的希望鞏固他們的心，勿為現世的憂患而傷心憔悴；願他們常想要來的永罰，而知所警惕，勿為現世的安逸快樂所欺騙。

所以，教友夫妻的心靈是既軟弱又忠實，因為他們不能完全忽視地上的一切，而在深心內卻能想念天上的永遠；他們雖暫時享受肉體的快樂，卻又因赴天上聖宴的殷望而恢復心力。

在世海的航程中，他們雖可享用現世的一切事物，但常要希望在到達彼岸時，那些來自天主的賞報。在現世，他們即或孜孜不倦、費心勞力、為生活奮鬥，但他們的希望應在天上，以免失足犯罪。論此聖保祿宗徒曾言簡意賅地說：「今後有妻子的，要像沒有一樣；哭泣的，要像不哭泣的；歡樂的，要像不歡樂的。」（格前七 29—30）

結婚娶妻的，要像沒有妻子的一樣，就是說，結婚的人，雖可自妻子方面得到肉欲的滿足，但並不因眷愛妻子而背棄正路、傾向邪惡。凡是看破塵世、認清現世的一切都要過去，因而不得不容忍操心肉體，卻同時在心內希望並期待著永遠福樂的人，雖已結婚娶妻，委實

是如同沒有妻子的一樣。

哭泣的，要像不哭泣的，就是指對現世的逆心事或別人的敵對，即或痛心憂傷，但同時也確知在天上要得到永遠的慰藉。歡樂的，要像不歡樂的，就是指雖一切愜意滿足，但絕不停止想及永遠，因而戒慎恐懼。所以，聖保祿稍後就加上一句，說：「因為這世界的局面正在逝去。」（格前七31）這彷彿在說，既然連你們所愛的這個世界，本身都不能自保，故你們不要常留戀它。天地都要過去，你們的心死盯住不放，到頭來豈不徒勞無功？應當勸告夫妻們，當他們不高興時，要彼此擔待，彼此容忍，這樣彼此勸勉前進，方能得救。因為經上記載，說：「你們應彼此協助背負重擔，這樣，你們就滿全了基督的法律。」（迦六2）

基督的法律，一以貫之，愛而已矣。因為祂為了愛我們的緣故，把祂自己慷慨地賜給了我們；又為了愛我們的緣故，心甘情願地負起了我們的罪債。所以，幾時我們好心地把我們的所長通傳給人，並熱誠地容忍我們自己的缺點，我們就是步法基督，滿全了祂的法律。因之，應當勸告他們，與其注意自己從對方忍受了多少，倒不如留心對方從他這裡忍受了多少。因為，我們要是注意到別人忍受了我們的一切，則對別人加給我們的一點不順心，便易於擔待了。

應當勸告夫妻們，常要記住，他們是為了生兒育女才結婚的，故此不可縱欲無度，否則

便是把傳生後代的神聖行為變作取得欲樂的方法。他們要清楚，他們雖未超出許可的範圍行事，但在夫妻的關係上卻越出了夫妻的權利。

所以，他們必須勤行祈禱，洗清他們在行使神聖的權利時，因貪圖欲樂而種下的污點。故精通人心靈疾病的聖保祿宗徒，同時給健康的人和體弱的人開方，說：「論到你們信上所寫的事，我認為男人不親近女人倒好。可是，為了避免淫亂，男人當各有自己的妻子，女人當各有自己的丈夫。」（格前七 1—2）

既然他預先提到怕人邪淫，所以他給那些無法自制的弱者下了命令；不過，為免他們失足跌倒在地，他亦指點他們跌到床上的男婚女嫁辦法。所以緊接著他就對軟弱的人說：「丈夫對妻子該盡他應盡的義務，妻子對丈夫也是如此。」（格前七 3）在他正確地指出夫妻之間的債務時，委實非常體貼他們，因為他加上一句話：「我說這話，原是出於寬容，並不是出於命令。」（格前七 6）

但是，他為體貼人的軟弱而就合人的事，如故意不加行使，則又可能變成罪過。原來除非夫妻雙方同意，並不因此做出任何違禁的事，才可分居。因為節欲雖是好的、許可的，但沒有雙方同意，單方無權行使。

羅特自索多瑪城中的大火逃出，找到了一座叫作左哈爾的小城，因而沒有立刻逃往山上。

這段史實正好清楚闡釋這一點。自索多瑪城的大火中逃出，就是指逃脫肉情的欲火；逃往山上，就是指夫妻雙方潔身自好及節欲。不過，即或夫妻親近，除了為傳生後代而必須的行為外，並不貪求任何肉情的快樂，則也像逃往山頂的人一樣。站在山頂上是指什麼呢？還不是指在肉體方面只尋求傳子接孫的果實？站在山上，這是說，親近肉體，並非為了肉欲的緣故。

不過有許多人，雖放棄了肉欲的罪過而結婚，卻不遵照夫妻之間的權利及義務行事。就如羅特，固然自索多瑪城中的大火逃出，但並未立刻逃往山上。當然可詛咒的生活是放棄了，可是夫妻之間節欲的美德卻未能深摯地把握住。他逃往左哈爾小城，這座山城居然解放了這個逃亡的弱者。同樣，夫妻之間因不能克制欲火而親近時，罪過是逃避了，確實也因這小地方而得救：他們彷彿找到了一座可以自衛、免受火燒的小城。因為結婚生子的夫妻生活，就德行方面來看，固然無何驚人之處，但不可否認地，的確也是躲避永火的穩妥辦法。因之羅特向天使說：「看這座城很近，容我逃往那裡，那只是一座小城；請容我逃往那裡；那不只是一座小城嗎？在那裡我可保全性命。」（創十九20）

所以，雖然既小且近，不過為保全性命及幸福卻是安全的。夫妻生活也是如此，因為他們雖不能長久與塵世隔離，但卻可幫助他們獲得永遠的福樂。由於他們不間斷的懇切祈禱，夫妻之間的這種行事，也就如那座山城一樣，保全了他們的性命。故天使向同一個羅特說：

「好吧！連在這事上我也顧全你的臉面，我必不消滅你提及的這座城。」（創十九21）看來，即或在專務祈禱、侍奉上主時，夫妻生活也並未禁絕。論此，聖保祿忠告，說：「你們切不要彼此虧負，除非兩相情願，暫時分房，為專務祈禱。」（格前七5）

不過，相反地應勸告那些未受婚約束縛的自由人，當家庭及子女的負擔還未壓在他們肩上，不必操心俗務時，要好好遵守天主的誡律；當夫妻的責任還未加重良心的負擔時，不要過慮、想入非非，弄些違禁的負累壓住自己。他們應善自保重，利用大好的時光，多做有益的善事，準備自己，以防末日的到來；免得他們能夠努力事事盡善盡美時，反而忽略不做，因而落得更厲更慘的處罰。

希望他們聽清，當聖保祿號召某些人保持獨身的恩寵時，並非歧視夫妻生活，乃在指破來自夫妻生活中的操心憂慮。他說：「我說這話，是為你們的益處，並不是要設下圈套陷害你們。」（格前七35）

從夫妻生活中生出的一切塵世憂慮，也是外邦人的大師忠告他的信眾要專務至善，不要受塵世束縛的理由。所以，一個為俗務纏身的人，即或尚未結婚，卻也未能躲開夫妻生活的負累。

應當勸告獨身的人，在結婚前要潔身自守，千萬不要想同女人鬼混而可以不受懲罰。聖

保祿在列舉人們所犯的罪過時，也列入淫行的罪過，可知淫行的罪性是如何重大了。他說：「你們不要自欺：無論是淫蕩的或拜偶像的、犯奸淫的、作變童的、好男色的、偷竊的、貪婪的、酗酒的、辱罵人的、勒索人的，都不能承繼天主的國。」（格前六 9—10）

所以，應當勸告他們，如果受到了誘惑風暴的襲擊而又不能自制時，要趕緊設法開進夫妻生活的碼頭。因為經上記載，說：「與其欲火中燒，倒不如結婚為妙。」（格前七 9）

如果他們還未許願給天主走更完善的路、度更完善的生活，則結婚並不犯罪。因為不拘何人，在天主前立志，許下做更大的差事，那麼別人可做的普通善事，就不適於他了。原來經上記載，說：「手扶著犁而往後看的，不適用於天主的國。」（路九 62）所以，先前立定志向努力為善，現在又回過頭來，留戀自己為主所捐棄的一切，希望重新拾起一點普通善事來敷衍天主的人，都是手扶犁把而向後看的人，並不適用於天主的國。

第廿八章 應怎樣勸勉體驗過肉體的罪及對此毫無沾染的人

勸勉那些對肉欲的罪過有體驗的人是一樣；勸勉那些對此毫無沾染的人，則是另一樣。

勸告那些體驗過肉欲罪過的人，至少在覆舟之後，對大海要深具戒心；至少在認清自己失足的門限之後，要深惡痛絕，免得在犯罪後他們決心潔身自守時，一不經心，重蹈覆轍而一蹶不振。因此，聖經上給那既犯了罪，又不決心停止再犯的人說：「妳具有娼妓的面孔，仍然不知羞恥。」（耶三3）

所以，應當勸告他們，如果他們未能或未願保護他們得自上天的恩寵完整無缺，至少在破損之後，應加以補救才是。這也就是說，他們應好好想清楚，在億萬信徒中，有難以計數的人，不但保持自己的身心清白，並且設法引領誤入歧途者歸真返正。所以，要是別人在色欲的洪流中能屹立不動，而他們在受傷之後，還不從速恢復警覺，尚有什麼話好說呢？如果有那麼多人不只獨善其身，還要兼善他人，不只個人升天，還要提攜他人升上天國，而他們竟不響應期待他們的天主，努力設法自我解救，那他們還有什麼話可說呢？

應當勸告他們，要留心他們過去所犯的罪過，因而警惕未來、躲避犯罪的機會，不再重犯。在聖經上，天主曾藉猶大國的影子，提醒那些在現世度腐敗生活的墮落者，要想起他們從前所犯的罪過，因而自慚形穢，立志不再污辱己身。上主說：「她們在埃及行過淫，年輕時當過娼，在那裡有人撫弄過她們的乳房，在那裡有人糟蹋了她們的童身。」（則廿三3）

在埃及有人撫弄過她們的乳房，這指的是，她們意志動搖而失身於現世的肉欲快樂。在

那裡有人糟蹋了她們的童身，也是說，她們肉體的器官本來完整無缺，但受到了洪水猛獸般的肉欲襲擊而破損。

應當勸告那些體驗過肉欲罪過的人，要機警地看透，當我們犯罪後再回到天主那裡時，祂是如何寬大地伸開祂的雙臂，擁抱我們在祂的懷裡。因為祂藉先知的口說：「試問：若男人離棄了自己的妻子，她離開他而另嫁了別人，前夫豈能再回到她那裡去？像這樣的女人，豈不是已被玷污了嗎？妳已與許多愛人行淫，妳還想回到我這裡來嗎？」（耶三1）

請看！在論及那個與人通奸的蕩婦時，天主義正辭嚴；但當我們失足犯罪後再回到祂那裡時，祂不但不嚴辭厲色地責怪我們，反而滿懷熱誠地接待我們，從這點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既然我們犯罪後，祂滿懷熱誠地饒恕我們，如果我們再不痛心悔改回到祂那裡，是犯了多少麼大的罪過。或者，當我們犯罪後不停地呼求祂時，從祂那裡來的寬恕，對我們這些忘恩負義的人來說，又是如何地不可思議！

上天主藉先知的口啟示我們，在我們犯罪後祂對我們的慈祥。因為祂曾給背逆的人說：「你的眼睛必能常見到你的教師，當你偏左或偏右時，你必會親耳聽到你後面有聲音說：『這是正路，你們要在這上面行！』」（依三十20—21）

原來上天主在選了人以後，將他們安置在伊甸園裡，並許給他們自由行動時，曾當面

諄告他們，指點他們何者應做，以及何者不應做。不過，人們傲慢透頂，輕視天主的命令，當面背叛了祂。雖云如此，天主並未放棄傲慢的人類，為召回人類，祂立了法律，派遣天使勸告人，甚至親自降生成人，取了我們這有死的肉軀。所以，祂立在我們身後，不時地提醒我們：祂雖被我們所輕視，仍照樣邀請我們重獲祂的寵愛。

大致來說，凡是概論所有人所說的，也必能貼合每個人。既然人類在尚未犯罪之前就已認識了天主的意旨，那麼每人都彷彿當面聆聽了祂的告誡，人還是站在天主面前。這是說，人雖犯了罪，也不輕視祂，不過，人們一旦撇棄心靈的純潔而選擇罪過時，那人就是在天主面前背叛了祂。

不過請看：即或我們背離了祂，祂還是照樣跟在後面勸告我們，還是設法說服我們返回到祂那裡。祂召請背叛了祂的人；祂不注視他們所犯的罪過。凡是返回祂身邊的人，祂都伸開熱誠的雙臂歡迎他們。因之，至少在犯罪後，要是我們再回到召請我們的主的身邊，我們就是聽到了在我們背後的勸告呼聲。

所以，倘若我們不懼怕正義的處罰，但至少對召請者的熱誠要感到羞愧，因為祂雖自我們這裡得到了莫大的侮辱及難堪，卻不把這些記在心上；反之，仍萬般屈尊來召請我們。

但相反地，應勸告那些對肉欲的罪過毫未沾染的人，心地愈純潔高尚，愈要謹慎小心，

免得一失足成千古恨。

應當勸告他們，要清楚了解，人既高，目標也就大。他們既是與凡人不同，站在聖潔的高峰，那麼那個陰險敵人的暗箭，自然要不時地射向他們。這個敵人，面皮很厚，心也最黑，愈失敗愈再接再厲，重新檢討，再事準備另一個更凶猛的攻勢。當牠看到人們克己苦身，制服肉情的蠢動而公然與牠敵對時，則也愈發不能服輸，自承失敗。

應當勸告他們，要虛心接受人們的勸告，並要心甘情願以及毫不遲疑地降服他們所受的誘惑。因為，倘若他們留心在現世過去之後所要得到的福樂，則他們視現世誘惑的苦惱，也就微不足道了。故望他們聽清天主藉先知的口所說的話：「因為上主這樣說：『對那些遵守我的安息日，揀選我所悅意的和固守我盟約的闖人，我要在我的屋內，在我的牆垣內，賜給他們比子女還好的紀念碑和美名，我要賜給他們一個永久不能泯滅的名字。』」（依五六4—5）凡是克制肉欲的衝動而驅除邪念的人，都可以說是闖人。至於他們在天父那裡要占什麼位置，聖經上早已說明了。因為在天父那裡，也即是在永遠的天庭，他們要高出眾子女。請聽聖若望在《默示錄》裡所說的話：「這些人沒有與女人有過沾染，仍是童身；羔羊無論到哪裡去，他們常隨著羔羊。」（默十四4）

經上說，他們所唱的歌，除了那十四萬四千人以外，沒有人能唱得出。他們單獨給羔羊

唱歌，這是說，他們遠遠超越眾信者，同羔羊永世享有肉身的不朽。至論其他被選的人，雖不能唱出那歌，但至少可以聽到歌聲。他們雖不能參加那支歌詠大隊，卻因愛德而欣喜那些人能有如此高的地位，故此同喜同樂。

那些對肉欲的罪過不曾問津的人，請聽真理論斷這種完整性時親口所說的話：「這話不是人人所能領悟的，只有那些得了恩賜的人，才能領悟。」（瑪十九11）看！祂把聖潔的高峰指示給人，但又明說，不是一般人可以攀登上的。在真理預先聲明這是很難領受到的恩寵時，已經清楚地告訴我們，那幸已領悟的人，要以怎樣的戒慎心情來拳拳抱持不失啊！

所以，應當勸告那些不知肉欲罪過為何物的人，要知守貞雖高出結婚的夫妻生活，卻不可因此在結婚人的面前吹法螺。這也就是說，他們重視貞潔，卻卑視自己，對於他們所認為更好更齊全的事物，絕對擇善固執而不放棄；善自保重，卻絕不在人前無謂的自抬身價。

應當勸告他們，要細心觀察，苦行者的生活，往往因從事俗務而與塵世糾纏不清。因為他們獻身於許多不合他們身分的工作，故他們的心無法遠離塵世。所以先知書上說：「漆冬！羞慚吧！因為海說過……」（依廿三4）上主藉著海的聲音，叫漆冬感到羞愧，這意思是說，如果把俗人及沉湎於塵世生活中的人的生活，與那看破紅塵、努力修己者的生活相較，則後者顯然應當受到譴責，而深感愧疚。

有不少的人，在犯了肉欲的罪後再皈依天主。他們愈認清自己的卑賤形穢，也愈熱心於好的行為。相反地也有許多人，雖固守他們身心的清白無玷，並不反心自省，因之看不出有何應慟哭的罪過，而自信地度著一種完善無缺的生活，故不用任何激勵自己的方法，來燃起他們心內的熱忱之火。

這樣，那些在犯罪後皈依天主的人所度的生活，充滿了愛情的烈火，較之那些雖自始即保持個人身心清白無玷，卻度著平凡的生活者，更悅樂天心。所以，真理審判主親自說：「她的那許多罪得了赦免，因為她愛得多。」（路七47）又說：「對於一個罪人悔改，在天上所有的歡樂，甚於對那九十九個無需悔改的義人。」（路十五7）

如果我們細心體會，很快就可明瞭其中的含意。因為一塊雖長滿野草，但在清理後卻生長嘉禾的田地，比那塊既不生野草卻也長不出嘉禾的廢地，更受我們歡迎。

應該勸告那些不曉得肉欲罪惡為何物的人，既然他們不知道比不上他們的人做了多少好事，就不要因為他們身分高而重視自己在他人之上。因為在最公正的審判主判決時，行為的素質可以決定功行的等級。如果我們留心觀察大自然的形形色色，任人皆知，僅就珠寶來說，深紅色的貴過褐色的。理由很清楚，珠寶本身已足可吸引人，現在又加上了燦爛奪目的光彩。不過，天藍色的則又貴過深紅色的，因為雖同為珠寶，在審美方面光彩不免遜色。

人的行為也是如此。某些位居聖德高等級的人，因為缺少了聖德的光彩，價值不免降低；反之，某些位居聖德較低級的人，卻備修全德，故而身價提高。因為後者生活完善，超度自己到更高等級，而前者雖位於高等級，卻不實修本地位的功行，因而被貶到低等級。

第廿九章 應怎樣勸勉慟哭自己行為上及思想上犯罪的人

勸勉那些慟哭自己在行為上犯了罪過的人是一樣；勸勉慟哭自己在思想上犯了罪過的人，則是另一樣。

應當勸告那些慟哭自己在行為上犯了罪過的人，要用真心的痛悔來洗淨所犯罪過。千萬小心，不要因為補贖的淚水流得不多不足，連累自己欠下罪惡的債。因為經上記載，說：「祢給他們吃的是含淚的食物，祢用汪汪淚水，作他們的飲料。」（詠八十六）這意思是說，每個人要真心悔改，飲盡自己懺悔的淚水，方能洗淨在天主前所留下的罪污。

應當勸告他們，要不停地注視自己所犯的罪過，警惕自己，善度此生，希望未來在嚴厲的審判主前免遭追究。所以達味聖王求天主時，說：「求祢掩面別看我的罪過。」（詠五一

11) 先前他還加上一句：「因為我認清了我的過犯，我的罪惡常在我的眼前。」（詠五一5）這好像在說：上主天主，求祢不要常看著我的罪過，因為我不停地注視它們。故上主藉先知的口回答，說：「我不再懷念你的罪過，你懷念它們吧！」（依四三25*）

應當勸告他們，要細心省察他們所犯的每條罪過，並在每條罪上慟哭自己的過錯，及因過錯而犯的愆尤。惟有如此，方能激起自己慟哭，用涕泣的淚水完全洗淨自己。是以當耶肋米亞先知審查猶大國所犯的每條罪過時，曾說：「我的眼淚湧流如江河。」（哀三48）在我們為了我們所犯的每條罪過而慟哭流淚時，就是使許多江河自眼中流出。因為，在同一時刻，我們的心無法均衡地對每一條罪過痛哭哀傷，乃是有先有後地，分別用罪惡的回憶來激起我們傷心流淚。這樣在每條罪上生出的痛心難過，便也一起洗淨了我們的一切過錯。

應當勸告他們，要對自己所期待的仁慈，抱有極大的信心，千萬不要無節制地悲痛，因而傷心失望。因為，倘若人為了自己犯的罪過而嚴厲地為難自己時，上主便慈祥地不在犯罪者的眼前，追究他業經淚水洗淨的罪過。很明顯的，凡是天主願意可憐的人，就先使他們自我批判，免得後來被罰。因為經上記載，說：「我們一起到祂面前懺悔。」（詠九五2*）所以，聖保祿宗徒也說：「若我們先省察自己，我們就不至於受罰了。」（格前十一31）

應當再勸告他們，常要抱著希望信賴的心，但要避免使心靈僵化的安全感。因為狡黠的

敵人，一旦看到他插了罪的心田，由於預見自己的淪亡而悲傷時，便千方百計地以虛偽不實的安全感來蠱惑人。我們如果回想一下狄納的史實，便可影射說明這一切。經上記載，說：「肋阿給雅各伯生的女兒狄納，要去看看當地的女人。當地酋長希威人哈摩爾的兒子舍根看見她，就抓住她，強奸了她，玷辱了她。他的心迷戀雅各伯的女兒狄納，深愛這少女，說寬慰她心的話。」（創卅四 1—3）狄納為看看當地的女人而出門，這指的是，每個疏於防範的心靈，不顧自身的安危，反倒操心別人的事務，任由她到外面東張西望。那地方的酋長之子舍根強奸了她，這是說，撒彈一旦發現人靈操心外務時，便設法擒住、毀掉她。他的心迷戀著她，因為他看到她將因罪過的緣故，同自己結合一起。

又因為人一旦清醒覺悟，必定改過遷善，對自己的罪過慟哭不已，故那個煽惑專家便把安全感及希望擺列在人眼前，暗中破除人心從覺悟而生的顧慮。所以經上很正確地加上一句：「他深愛這少女，說寬慰她心的話。」因為他一時說，別人犯的罪過比這重大得多；一時又說，所犯的這點小罪過何足掛齒；一時再說，上天的仁慈何其無限；一時則說，即或回頭做補贖是應該的，但未來的日子正多，何必著急現在呢？這一切的一切都是欺騙人，使人至少暫時放下他所定下的好意向。換句話說，只要他們現在不痛悔自己的罪過，就等於他們未做任何好事，牠也達到了目的。當然，凡現在生活在罪惡中的人，將來必受到更多更大的懲罰。

但相反地，應當勸告那些慟哭自己在思想上犯了罪過的人，要仔細省察，自己在心靈的門戶內是單單因喜歡，抑或因為心甘情願而犯了罪。

大致來說，誘惑先起自心內，然後在肉體的官能上感到一種快樂。不過，這種來自肉體的快樂，在思想方面可以完全加以否認。因之，在思想的隱秘內，人可以懊悔自己所喜歡的，也可以喜歡自己所懊悔的。

有時我們的心靈被誘惑的風浪吞蝕，不但毫不抵抗，反而輕鬆愉快地故意跟隨它，追求它所提示的快樂。這時如果我們再多所縱容身體的官能，則意志動搖，由是而情生，而欲火熾烈，至不可遏止。這在嚴厲的審判主看來，已經不屬於思想方面，乃是行為方面的罪過。因為我們在外表雖然似未犯罪，不過在心內卻早已罷不得了。

在原祖父母的犯罪史上，我們已經知道，我們所犯的一切罪，都分為三個階段，就是：提示、喜歡及同意。

第一階段由我們的敵人撒彈開始，第二階段由我們的肉體發動，最後第三階段則由我們的心來完成。陰謀家先以非禮的思想提示我們，然後在我們的肉體上感到一種快樂，最後我們的心志動搖，加以同意。以原祖父母來說吧！厄娃好似肉體般地屈服於快樂，亞當則好似被提示快樂戰敗了的心，才完全投降。所以，由於提示，我們曉得罪過；由於快樂，我們受

惑失敗；由於投降，我們做了罪惡的俘虜。

應當勸告那些慟哭自己在思想上犯了罪的人，要徹底認清，自己是在什麼罪過上失足跌倒。因為他們應依照他們在心內所感受到的失足方式，激發他們悲傷慟哭的程度。要記住，如果他們不在思想上約束自己，早晚有一天見諸外面的犯罪行事。

不過，當他們真心悲慟自己的罪過時，絕不傷心欲死。對於人只在心內而尚未見諸外面行動的罪過，大仁大慈的天主屢屢快速地加以饒恕，理由是，心雖有所鍾，卻未失足於外面的行事。所以，《聖詠》作者說得非常好：「我終於向祢承認我的罪過，絲毫也沒有隱瞞我的邪惡，我說：『我要向上主承認我的罪孽。』祢即刻便寬赦了我的罪債。」（詠卅二5）他在心內犯了罪債，因為他說，他願意向天主承認他的邪惡。當他說「我說：我承認」時，立刻就加上一句「祢即刻便寬赦了我」，可見寬赦來得是何其容易。當他許下自己要求饒恕時，他立刻就得到了他所許下要求的饒恕，這是因為他還沒有踐諸外面的行事。雖然他尚未為自己的罪過做補贖，但在心內懊悔不已，因而滌淨了他因思想上的罪過所玷污的心靈。

* 作者所用的是當時拉丁版本（Vulgate）聖經。

第三十章 應怎樣勸勉不斷絕自己所慟哭的罪過及雖斷絕卻又不慟哭的人

勸勉那些對於自己所犯的罪過慟哭不已卻又不斷絕的人是一樣；勸勉那些雖加以斷絕卻又總不慟哭的人，則是另一樣。

勸告那些對於自己所犯的罪過慟哭不已卻又不斷絕的人，要好好留心這點：如果他們不改善自己的生活、洗淨自己生活上的污點，他們雖流盡眼淚，仍是徒勞無益。因為他們用淚水洗淨自己，只是為了再染污而已。

所以經上說：「狗嘔吐的，牠又回來再吃；母猪洗淨了，又到污泥裡打滾。」（伯後二22）幾時狗嘔吐，是把悶在胃裡的東西一股腦兒都吐出來；不過，當牠一旦清空了胃，便轉過頭來再吞食牠所嘔吐出來的東西，因而再次加重胃的負擔。至論那些對於所犯的罪過慟哭不已的人，也是如此。他們藉著告解聖事把自己痛悔難過及悶在心裡的罪過完全傾吐出來；但在告解後，依然故我，重犯同樣的罪過，再次食取自己先前所傾吐出的穢物。

豬要洗身，便跑到泥坑裡打滾，反而更加髒污。那些慟哭自己的罪過卻又不忍斷絕的人，

將要受更重的處罰，因為他們輕視慟哭時所能求得的饒恕。他們彷彿到泥坑裡洗身，結果當然是愈洗愈髒。本來他們已用自己的淚水洗淨了心靈，因為當他們慟哭時，是在天主面前流出了污穢的淚水。

所以經上說：「你祈禱時，言語不要重複。」（德七 15）在祈禱時言語重複，就是說在慟哭之後，重犯那必須再次慟哭的同樣罪過。故上主天主藉先知的口說：「你們應該洗滌，應該自潔。」（依一 16）凡是在慟哭過後，不設法保全心靈無罪的人，都是在洗滌後不注意保持清潔的人。

這些不停慟哭自己所犯的罪過，卻又一再重犯同樣罪過的人，即或他們洗滌自己，但終究不會洗淨。所以從前有位智者說：「人摸了死屍就去沐浴，以後再去摸它，他的沐浴有什麼用處？」（德卅四 30）人摸了死屍就去沐浴，是指人在犯罪後以淚水洗淨自己；他沐浴後又去摸它，這是說他慟哭後又重蹈覆轍。

應當勸告那些對自己的罪過慟哭不已，卻又捨不得斷絕的人，要知道他們在嚴厲的審判主前，就好像某些來到大人物面前，盡量低首下心，諂言媚語說個不停的人；可是，他們一旦返回家裡，便懷恨在心，想盡方法在可能範圍內加害他。

慟哭自己的罪過是什麼呢？還不是在天主前表現我們的懺悔之情？至於慟哭後重蹈覆轍

是什麼呢？還不是對那位我們所祈禱的天主操戈反抗？聖雅各伯宗徒作證，說：「所當謹言願意作世俗的朋友，就成了天主的仇敵。」（雅四4）

應當勸告那些只慟哭自己的罪過，卻又捨不得斷絕的人，要仔細看清，惡人即或痛心難過，也是徒勞無功，大部分不會返回義德。同樣，好人即或受誘惑，也不致失足犯罪，大部分仍保持自己身心的清潔。的確，論功行賞，論罪施罰，天主的措施是高深莫測的。惡人開始做點好事，當然不會繼續完成，卻使他們驕傲，把這點好事也算作他們所做的諸惡事中的一件；好人雖受誘惑，卻不予同意，他們的心靈即或因之震顫不安，感到軟弱非常，正因如此，他們的心謙抑自下，反倒真正地把握住義德。

舊約上記載巴郎的故事。當巴郎看到義人的帳幕時，說：「惟願我的死有如義人的死，我的結局相似他的結局。」（戶廿三10）不過，悔罪之情，一旦消逝，便千方百計地謀陷那些他所稱許的、且願與他們同死的義人們，甚而一見自己有發財的機會，便把自己的聖善願望拋諸腦後了。

所以，外邦人的大師及宣道家聖保祿說：「我發覺在我的肢體內，另有一條法律，與我理智所贊同的法律交戰，並把我擄去，教我隸屬於那在我肢體內的罪惡的法律。」（羅七23）凡是那些受誘惑的人，天主都願意他們認清自己的軟弱，因而更擇善固執。

因之，那位（巴郎）痛心悔過卻又不行近義德，另一位（聖保祿）雖被誘惑搖撼，但罪惡並不能染污他，這究竟怎樣解釋呢？唉！這還不是揭示我們，善而不全，對惡人無何補益；惡而未遂，也並不損傷好人。

但相反地，應勸告那些既然遠離自己所犯的罪過，卻又絕不慟哭的人，不要因為自己不再重犯，便以為已犯的罪過自然消釋了。罪過非經痛悔的淚水洗滌是不會消釋的。一位書法家一旦停止揮筆，他所寫就的東西，絕不會因他停筆而失其存在。同樣，一個人侮辱了別人，並不因他此後謹口慎言、誓不再犯，便補償了別人所受的侮辱。自己所說的傲慢侮辱惡語，非經過道歉求恕，否則此案不消。一個負債的人，並不因為他從此不再向人伸手告貸，便還清了他所欠的債務。

在天主台前也是如此，我們犯罪得罪了天主，絕不因我們停止不再犯罪，便可得到饒恕；相反地，對我們先前所愛好的罪過，非痛定悔改不可。如果我們在現世還沒有沾染任何罪污，當我們還活著的時候，絕不能說我們的無罪有了保障。因為許許多多的違禁思念會常來敲打我們的心扉。所以，那犯了罪過的人，認為不再犯便有了保障，實際上是自我作證，他並不是無罪的。

天主並非見到我們受苦受難，便心滿意足、不再探究，乃是用相反我們罪過疾病的藥石

治癒我們，教貪享現世逸樂的我們，一概斷絕離開，流著痛苦的淚水再返回祂那裡；教在犯法的波濤中失陷的我們，在許可的事上節制約束自己，重新振作；教充滿不健全快樂的心靈，籠罩在有益的憂鬱之下；教被驕傲自大所刺傷的我們，度個自卑自下的謙遜生活，治好我們的創傷。

所以經上說：「我對蠻橫者說：『不要再蠻橫跋扈！』我向糊塗人說：『不要再頭角高露！』」（詠七五5）如果蠻橫的人在認清自己的罪過後，仍不謙抑自己去做補贖，就是將他們頭角高露。所以經上又說：「天主，祢不輕看痛悔和謙卑的赤心。」（詠五一19）

不拘何人，慟哭自己的罪過，卻又不斷絕，心是憂傷了，但並未懺悔。相反地，凡是斷絕離開，卻又絕不慟哭難過的人，的確懺悔了，但並未憂傷。所以聖保祿說：「你們中從前也有這樣的人，但是你們因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之名，並因我們天主的聖神，已經洗淨了，已經祝聖了，已經成了義人。」（格前六11）凡是慟哭哀傷、以補贖克己來洗淨自己的人，就是新生活所祝聖及成為義人的人。

所以，當聖伯鐸宗徒看透，有些人對自己所行的凶惡感到懊悔時，便勸告他們，說：「你們悔改吧！你們每人要以耶穌基督的名字受洗。」（宗二38）請看：在他要說受洗時，先提及悔改的憂傷。這意思是說，一個人先要沐浴在自己憂傷的淚水中，才能用聖洗的水來洗淨

自己。

既然聖教會的第一任最高司牧，相信主要消滅我們罪過的聖洗聖事，還需伴以悔改，那麼那些對自己所犯的罪過不願慟哭的人，又怎能高枕無憂、自以為有了保障呢？

第卅一章 應怎樣勸勉對自己明知故犯的罪過自豪及雖痛絕但不自我警惕的人

勸勉那些對自己所做的違禁事讚不絕口的人是一樣；勸勉那些雖自訟自承自己做錯了事，卻又不自我警惕以防未來的人，則是另一樣。

應當勸告那些對自己所做的違禁事讚不絕口的人，要知道他們所犯的罪過，是口舌多於行動。因為行動方面只是他們個人的犯罪、個人的被害；至於用口舌自誇其惡，因而教壞了多少聽眾，就犯了多少罪過。應當勸告他們，他們儘管自我欺騙，偽裝拔除了自己的惡行，可是，他們應害怕散播罪惡的種子。

應當勸告他們，個人的喪亡對他們已經足夠；再忠告他們，即使無所畏懼，總要維持廉恥之心，應該害羞被人看出他們的惡行徑。大致來說，一個人沒法隱藏自己的過失，則可以

驅逐罪過。因為心裡既然害羞被人看到他們所不怕的惡行徑，為了害羞的緣故，索性也就根本不做。

不過，一個頑強分子往往毫無廉恥地向人宣示，只要他認為許可的事，就隨心所欲，放膽去做。其實他所認為許可及放膽去做的事，是大有問題的。經上記載，說：「他們的厚顏已在指責他們，他們像索多瑪人一樣揭示了自己的邪惡，而毫不隱瞞。」（依三9）索多瑪如果隱瞞了自己的罪過，那還可說他們犯罪時並不放心，可是他們色膽包天、無所懼怕——當他們犯罪時，毫不顧及在罪惡陰影下的後果。所以經上又記載，說：「控告索多瑪和哈摩辣的聲音實在很大，他們的罪惡實在深重！」（創十八20）原來用聲音所犯的罪過，是指行為方面的缺失；但是用實在很大聲的吶喊所犯的罪，那可是用自由所犯的罪過了。

相反地，應勸告那些雖自認自承自己的罪過，卻又不自我警惕以防未來的人，要深自反心自問，當那一天到來，他應面對嚴厲的審判主時，對他已自認自承的罪過，要用怎樣的藉口原諒自己、洗脫自己呢？

這種人像什麼呢？還不是前後矛盾、自打嘴巴的宣傳家？他們口口聲聲承認自己犯了重罪，但在行事上又走上覆轍。所以，應當勸告他們，認清他們是在默默地定自己的死刑。因為他們的心既蒙天主光照，得以看清自己所犯的諸罪，卻又不盡心盡力、設法剷除。故此，

他們愈是看得清楚，也愈要負起悲慘的後果，因為他們雖領受聖寵神光，卻不放棄邪惡行事的陰影。

他們雖自天主手裡獲得對罪惡應有的知識，卻不用來助己助人，那麼這種知識後來在天主前，都要作證反對他們。為使他們認清罪過，並能加以消除，他們領受了天上的神光，不過也正因如此，他們所受的懲罰也要加重。他們的最大過失是，他們所評斷為惡的，他們照樣去做，因此，他們在現世就要嘗到那即將要來的審判。幾時他們反心自問，自己都不能原諒的罪過，都要給他們保留到永苦的時候。他們在現世愈不放棄自己所評斷為惡的事，在來世也愈將受到更重大的苦刑。

故真理說：「那知道主人的旨意，而偏不準備，或竟不奉行他旨意的僕人，必然要多受拷打。」（路十二47）《聖詠》作者也說：「願死亡突襲他們，活活的墮入陰府！」（詠五16）活人，就是指那些對自己所行的一切都一目了然的人；死人，則指那些對自己所行的諸事，既不了然而又無感覺的人。既然死人在犯罪時不了然又無感覺，尚要墮入陰府，那麼那些雖明知是罪，卻仍然故意去犯的活人，又怎能倖免，不墜入罪惡的陰府，而受遠比死人更重更慘的苦呢？

第卅二章 應怎樣勸勉因一時衝動犯了罪及明知故犯的人

勸勉那些因一時衝動而犯了罪的人是一樣；勸勉那些明知故犯的人則是另一樣。

勸告那些因一時衝動而犯了罪的人，要留心現世的戰場，每天武裝自己；要用敬畏天主的盾牌，保衛自己隨時可擊傷卻又無法預先各處設防的心靈；最要當心陰險敵人的暗箭，因而在心靈的堡壘內，時時警醒，嚴陣以待，設法打贏這場暗淡的戰爭。

如果我們的心靈不時時警覺、善自保重的話，遲早要被射傷。因為狡黠的敵人一旦發現你胸前一無掩護時，便會毫不客氣地送你一刀。

勸告那些因一時衝動而犯了罪的人，要設法改正自己過度操心現世事物的毛病。因為當人無節制地貪望轉眼即逝的事物時，他們在不知不覺間已中了敵人的許多暗箭。所以，那個被人鞭打的醉眠者的聲音，經由撒羅滿的口吐露。他說：「醒來時你必說：『人打我，我不痛，人捶我，我不覺；我何時甦醒，好再去尋醉！』」（箴廿三35）一個人做錯了事，即或在睡夢中，他的良心仍然鞭策著他，只是他感覺不到罷了，就如人闔眼睡覺時，天大的危險

來臨，也無從發覺。由此可知，對自己所做的錯事，本人不會知悉。他被人鞭打，卻又不覺痛楚，就是說，他並未覺察受到毛病、缺陷及誘惑的愚弄擺布，或從而振起精神自衛。當然他們希望清醒，但那只是為了尋酒買醉。他雖然常受睡意的困擾，但並不警覺、防衛自己；不過對於現世的得失，他可是常在清醒。因為他的興趣就是沉湎在世福世樂中，對於他本應特別警惕及清醒的事，他卻睡意正濃，一點也不放在心上；對於那些他本來可以大睡不過問的事（如果如此那的確應加以嘉獎），他反而清醒，恣意貪求。

所以撒羅滿又說：「你好比睡在海心，好比打盹的舵手丟掉了舵盤一樣。」（箴廿三34*）凡是在現世的誘惑中謀取生活的人，不注意預防毛病洪流의沖擊，如提防洪水猛獸一般，他就好比是睡在海中心。幾時人神智不清，再不努力且也無心支撐身體的小舟時，就好比打盹的舵手丟掉了舵盤一樣。這裡所說的在海上丟掉了舵盤，是指在現世的風暴中，沒有把握住警覺的意志。

如果舵手在海上聚精會神地掌握住舵盤，必能指揮船隻一時衝過從對面打來的浪潮，一時躲過從後面襲來的風暴。同樣，如果我們的頭腦機警地掌握住心靈，對於迎面而來的毛病洪流，一時可以制服它們，踏在腳下；一時可以繞過它們。因之，對於眼前的毛病，要極力攻打戰勝它們；對於未來的，則自我警惕，加強自己，準備迎擊。

所以，《雅歌》論及祖國驍勇善戰的勇士說：「一個個手持利刃，善於戰鬥，腰間各佩刀劍，以防夜襲。」（歌三8）當放縱肉欲之情被證道的利刃制服時，便是在腰間佩上了刀劍。這裡所說的夜襲，就是指我們肉身的軟弱及盲目，因為在夜間，即或大難當頭時，我們也無從發覺。每個人都在他的腰間佩上了刀劍，以防備夜襲——我們的古聖先賢就是如此，他們對自己所看不清的，總是非常懼怕；他們的心常在備戰狀態，隨時準備給來犯的敵人迎頭痛擊。

《雅歌》上又對新婦說：「妳的鼻子，彷彿黎巴嫩山上面對大馬士革的高塔。」（歌七5）原來我們的眼所不能鑑別的物品，可由嗅覺補足，因之我們用鼻子來分別香與臭的氣味。聖教會的鼻子是指什麼呢？還不是指古聖先賢有先見的鑑別力？他們好比建在黎巴嫩山上的高塔，因為他們清晰的遠見是如此高明準確，以致在誘惑的洪水猛獸尚未到來之前，他們早就一目了然，既來之後，自不難一舉殲滅。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既然敵人現時所採用，或將來可能採用的任何戰略攻勢，都為聖賢窺破，無形中敵人的進攻力已削弱大半。因為，當每個人都準備自己、嚴陣以待時，敵人對於我們的錯估，便成了牠失敗的原因。

相反地，應當勸告那些雖知道是罪卻仍明知故犯的人，要深思遠慮，痛自檢討一番。當他們明知是罪，卻又故意去犯時，必要惹來天主更嚴酷的處罰。就如法官定案，如果證實犯

人是蓄意已久而俟機犯法時，則他的判決必是更嚴更重。

如果他們只因一時不慎而失足，只要他們懺悔已過，或許很快就可得到寬恕；不過，如果他們蓄意犯罪，則罪過的赦免就很難取得了。

一個人不拘如何，除非輕視永遠，否則不會蓄意犯罪。一時不慎的人和蓄意已久的人，犯的罪可能相同；但論心理方面可就有天壤之別了。因為，當後者犯罪而失落天主的聖寵時，大致來說，便也同時墜入失望的陷阱內。

所以，上主天主藉著先知以不同的口氣，譴責那些因一時不慎及蓄意已久而犯了罪的人，說：「你們應為上主自行割損，除去心上的包皮，以免因你們的惡行，我的憤怒如火發作，焚燒得無人能熄滅。」（耶四 4）上主天主又發怒說：「你們驅散趕走了我的羊羣，不加照顧；現在，看，我必依照你們的惡行來懲罰你們。」（耶廿三 2）

因為蓄意犯下的罪，同其他的罪有分別，故天主教在譴責時所用的口氣也迥然不同。其他的罪往往出自一時不慎，或出於人性的軟弱；至於蓄意犯下的罪，則常是出於心地邪惡。

先知在解釋有福的人時，正確地反對這種人，說：「凡不隨從惡人的計謀，不插足於罪人的道路，不參與譏諷者的席位，像這樣的人才是有福的！」（詠一 1—2）但在席位上的，通常是法官或主席；坐在譏諷者的席位，就是指在裁判判決上犯了錯誤，有瀆職守，也是指

雖在心裡已認清了邪惡，但依然故意決定實行。凡自詡自己所犯的種種罪惡，並且千方百計設法再犯的人，就是坐在罪惡的席位上。

就如坐在席位上的人備享榮耀，且管制那些來參加的喧嚷羣眾，同樣，坐在罪惡席位上的他們，必竭盡心計，蓄謀犯罪，因而在罪人中遠遠超越那因一時不慎而失足的人們。所以，應當勸告他們，要從以上所說的話得出一個結論：那些蓄意犯罪的人，終有一天要得到嚴酷的報復，因為他們不只做罪惡的伴侶，且為罪惡的魁首。

* 作者所用的是當時拉丁版本（Vulgate）聖經。

第卅三章 應怎樣勸勉大罪不犯、小罪卻滿不在乎 及謹小慎微卻有時在大罪上失足的人

勸勉那些大罪不犯、小罪卻滿不在乎的人是一樣；勸勉那些謹小慎微卻有時在大罪上失足的人，則是另一樣。

勸告那些大罪不犯、小罪卻滿不在乎的人，不要總是注意罪過的素質，乃是要留心罪過的數量。

當他們偶爾想及自己的罪過時，或許不屑害怕，但若他們肯屈指計算一下罪過的數量，也許要戰慄不已。要知道，小至小溪，大至江河海洋，都是由細小而無法數計的水滴形成。外面肆虐的風浪並不可怕，可怕的是隱在船艙底下涓涓進水的小洞。生在身上的疥癬，小則小矣，但如果讓它蔓延到全身，對於生命的威脅，並不亞於受一次重傷。所以，經上記載，說：「凡輕忽小事的，不久必會失足。」（德十九1）一個人如果輕忽慟哭及遠避小罪，雖不會突然失去聖寵，但會逐漸失衡以致整個人滑倒。

勸告那些大罪不犯、小罪卻滿不在乎的人，要仔細反省，切勿自欺，他們有時不是也在大罪上失足了嗎？大罪因為它的大及重，很快就被認出，所以很快就被改正；小罪則因為它既小又輕，幾等於無，所以很難認出，也就常此依然故我，這是令人遺憾及惋惜的。

大致來說，凡習慣不在乎小罪的人，漸漸地便也不再怕犯大罪，甚而有一天他會驚訝自己何以竟向大罪屈膝！凡是學會毫不畏懼地在小事上犯罪的人，在大事上便也自然不怕了。

相反地，應勸告那些雖謹小慎微卻有時在大罪上失足的人，要毫不客氣地責罰自己。當他以為自己能不犯一條小罪而向人誇口，心內自鳴得意時，便身陷於驕傲的深淵裡，犯下了

既重大且大的罪。他們在外面謹小慎微、潔身自愛，在心內卻被虛榮與自命不凡的驕傲思想沖昏了頭腦，甘願臣服於重罪之下。

所以，應當勸告那些謹小慎微卻往往在大罪上失足的人，不要以為自己在外面無可指責，能立得住腳，在心內卻跌倒不起。依照嚴厲審判主的判斷，誇張自己的微末義德，就是通往大罪深淵的捷徑。那些自我吹捧的人，把一些小善微功，劃歸自己名下，難怪招天主捨棄，犯下重罪，才認清自己本來的面目。幸而失敗是成功之母，因著失足他們曉得了，自己之所以能立得住腳，並非是自己的本領，乃出自天主的恩佑。故對自己所犯的驕傲深自懊悔，因而自我警惕，謙抑自持。

應當勸告他們，要注意一點：在大罪上他們固應負起罪債的後果，但在他們潔身自愛的小事上所犯的過錯，同樣也不能脫卸責任。因為，在前者他們是做了邪惡的事；而在後者，他們雖也是邪惡小人，卻蒙蔽了人們的耳目。

他們敢在天主面前犯下重罪，當然是無可置疑的窮凶惡極；而在人面前，謹小慎微、潔身自愛，無可否認地又是偽裝聖德外貌。故經上對法利塞人說：「你們濾出蚊蚋，卻吞下了駱駝。」（瑪廿三24）這好像在說，極小的邪惡能鑑別出來，巨大的罪過反而一口吞下。

所以，真理譴責他們，說：「你們捐獻十分之一的薄荷、茴香和蒔蘿，卻放過了法律上

最重要的公義、仁愛與信義；這些固然該做，那些也不可放過。」（瑪廿三23）聽到這話的人可要注意，真理在提及十分之一的小數目時，並非在談論蔬菜捐獻的多寡，乃在提醒人想起它們的芬芳氣息。祂徹底揭發那些偽裝的人，謹小慎微、潔身自愛，只是在尋求傳播自己善行的芬芳。他們雖然放過了那極大極重的，但區區小節倒謹遵無誤，因為這在人們眼中看來，都是芳香四溢，可歌可頌。

第卅四章 應怎樣勸勉總不開始為善及雖開始卻又總不完成的人

勸勉那些總不開始為善的人是一樣；勸勉那些雖開始卻又總不完成的人則是另一樣。

凡是總不開始為善的人，並不需要在他們心內先建立起愛慕聖善的觀念，卻要先打破他們日常生活中的惡劣環境。耳聞不如身履，這理論多好，除非能從以往的經歷中悟得其利害，否則他不會追逐不捨。如果一個人尚不知自己已倒在地上，怎能期望他爬起來呢？凡未感到病苦的人，對療病保健的藥石，便不產生興趣。

所以，應當指點他們，他們所愛慕的是如何虛偽有害，方能使他們傷心地感到，他們所

捨棄的又是如何真實有益。願他們先看清，他們所愛好的一切都是應當遠避的，以後便能毫不困難地認出，他們眼前所遠避的，也即是應當愛好的。如果他們聽到別人對他們所經歷的事談論不休，而又的確為事實時，那麼對於他們未曾經歷的事，也便易於安心接受。

這樣，他們將滿懷希望地去學習尋求真的美善，因為他們已確切地知道了，自己過去所把持不放的都是虛偽。願他們看清，現世的美善及它所供給的快樂轉眼即逝；但它的後果將不會過去，要一直保留到報復的那一天。現在你即或心不甘、情不願，快樂也要從你手中溜走；到那天即或你痛心不願接受，永苦仍然為你保留著。

因之，同樣的事物可以有有害地供給快樂，也可以有益地嚇阻，使人看清自我毀滅的危機，有如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警覺回頭是岸，馬上改弦更張，對自己先前的愛好，戰慄地悔恨不已，對自己所輕忽的，重新學習愛好。

所以，上主派遣耶肋米亞先知宣道時，說：「看，我今天委派你對萬民和列國，執行拔除、破壞、毀滅、推翻、建設和栽培的任務。」（耶一10）因為，除非先徹底毀壞邪惡，否則不能成功地建立正直；除非先自聽眾的心內拔除虛假愛情的芒刺，否則在裡面培植聖德的幼苗，也是徒勞無益。

這也就是為何聖伯鐸在講道時，先破壞、後建設的理由。原來他起首時，並不忠告猶太

人應怎樣行事，乃是對他們過去所做的錯事加以痛責，說：「納匝肋人耶穌是天主用德能、奇蹟和徵兆——即天主藉祂在你們中所行的，一如你們所知道的——給你們證明了的人。祂照天主已定的計畫和預知，被交付了；你們藉著不法者的手，釘祂在十字架上，殺死了祂；天主卻解除了祂死亡的苦痛，使祂復活了，因為祂不能受死亡的控制。」（宗二22—24）看來聖伯鐸是願意他們先認清自己的殘忍，粉碎他們的硬心，好使他們焦急地謀求解救的方法，因而對他所講的道理，能夠聽得更入耳動心。

故此他們馬上就回問，說：「諸位仁人弟兄！我們該做什麼呢？」伯鐸就答覆他們，說：「你們悔改吧！你們每人要以耶穌基督的名字受洗。」（宗二37—38）如果眾人不是受了伯鐸的痛責，認清他們的毛病罪過，因而痛心悔恨，又怎能完全聽進這有建設性的真理呢？這也是為何掃祿受到來自上天的猛光照射時，撲倒在地，並未聽到指示他應如何行事的聲音，而是對他錯誤的譴責。當他俯伏在地誠懇地詢問：「主！祢是誰？」所得到的答覆是：「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穌。」（宗九3—5）上主還給了他這樣的答覆：「你起來進城去，必有人告訴你當做什麼。」（宗九6）

請看，在天上說話的主，並不馬上指點給祂的迫害者究竟應當做什麼，乃是傷心地責怪他所犯的罪過。請看，掃祿自鳴出人頭地的優點，已被徹底摧毀，因有此大破壞在先，他才

虛心地要求建設在後。只有先連根拔除驕傲，否則無法開始積極性的建設。故此，上主天主把這位有名的仇敵家掀翻在地，使他臥在那裡長久不起。這教訓我們，凡是在自己先前所失足的罪過中被徹底摧毀的人，以後方能爬起、屹立不動、固執於善。

所以，那些尚未開始為善的人，要假改正的雙手拔除自己邪惡的根性，使自己以後能夠振作起來，走正直的路。就如為了建造房屋，我們砍伐山林中的高大樹木；不過，樹木伐倒後可不能立刻使用，必須先蒸發晒乾它的濕氣。樹木愈是乾燥，也愈是堅固耐用。

相反地，應勸告那些雖開始為善卻又總不完成的人，要細心省察，如果他們不努力達成自己的志願，則也連根拔除自己已開始的善行。如果他們看到應行的善，卻沒有心思去做，那麼就連已完成的善，也要減色。

在現世，人的心靈彷彿逆水航行的一葉扁舟，如果不努力撐划前進，必得後退，總不會停留在原來的地方不動。所以，已開始的善，如果不舉起勇毅的雙手發憤完成，則必鬆弛懈怠，結果就連一點已得的成績，也將毀在自己手下。

故撒羅滿曾說：「懶於操勞的人，是敗子的弟兄。」（箴十八9）凡已開始為善，卻又不嚴肅地盡速完成的人，由於這種鬆弛懈怠，就好像浪費的手，散盡自己所有。

所以，天使給撒爾德的教會說：「你該儆醒，堅固其餘將要死的人，因為我沒有發現你

的作為，在我天主面前是齊全的。」（默三2）因為他所行的，在天主台前都不是完全的，所以天使預報了他所做的一切，都屬其餘要死亡的。如果我們不燃起生命之火，使在我們內已死亡的復歸生命，則我們所持有的生命，也必將熄滅死亡。

應當勸告他們，要好好想清楚，與其根本不開始走正直的路，倒比開始後又調頭放棄，更易使人諒解；除非一個人調轉頭來，對自己過去的惡行戀戀不捨，否則對自己開始的善工絕不會冷淡鬆懈。希望他們聽清經上記載的話：「因為不認識正義之道，比認識後而又背棄那傳授給他們的聖誡命，為他們倒好得多。」（伯後二21）

請再聽經上的話：「我知道你的作為：你也不冷，也不熱；巴不得你或冷或熱！但是，你既然是溫的，也不冷，也不熱，我必要從我口中把你吐出去。」（默三15—16）一個人是熱的，意思是說，他抓住機會行善，並設法完成；是冷的，就是他對本應完成的事，根本開始去做。就如冷水，經過溫，然後變熱；同樣，熱水也經過溫，而變冷。

所以，不拘任何一個人，在放棄無信仰的寒冷之後，即是開始新生活。不過，他總不勝過溫的程度，好使自己熱起來，無疑地，他對變熱已不抱有任何希望。因為當他常停留在溫的程度時，他所有的努力，只在使自己變冷而已。就如由冷到溫，是因內裡含著一種希望；同樣，由溫到冷，所加給人的便是失望。

凡是生活在罪惡中的人，尚未失去改過自新的希望；不過在改過自新後又冷淡，則他本有的希望，反而被他一手打破。所以，一個人應該是或熱、或冷，免得溫溫和和的被吐出來。這也就是說，或者你尚未改過自新，因而還保留著一份改過自新的希望；或者你已改過自新，滿腔神火，在德行的道路上勇往直前。免得溫溫和和的被吐出來，這指的是，一個人對他立志所要完成的熱，不知努力，反而因著疏忽懈怠，再回到原先害人的冷淡地步。

第卅五章 應怎樣勸勉在暗中作奸犯科、在明處卻多行善舉 及與此正好相反的人

勸勉那些在暗中作奸犯科、在明處卻多行善舉的人是一樣；勸勉那些隱藏自己所做的好事，而又因自己所明犯的某些過錯，任人對己下惡劣評斷的人，則是另一樣。

勸告那些在暗中作奸犯科、在明處卻多行善舉的人，要知道人們的批評像浮雲流水，是多麼不定，而天主的判斷又是多麼持久不變。應當勸告他們，要放眼事物的最終結局，因為來自人言的褒貶都要過去，而洞徹我們肺腑的上主的判決卻永遠常存。是祂在來世要恩賜我

們永遠的賞報。當他們把自己在暗中做的邪惡都暴露在天主面前，在明處做的善工卻擺在世
人眼前時，則他們所行的善便缺乏證據，但他們的邪惡，卻有永遠的天主作證。

因為他們在人前藏起自己的過錯，自己的德行卻在人前張揚，所以，他們雖然有意地藏
起自己本應受懲處的罪過，卻正好暴露出來；反之，他們雖有意地暴露自己本能受賞報的善
行，卻恰是掩藏起來。真理稱呼這種人為用石灰刷白的墳墓，外面看來潔白，裡面卻充滿腐
屍穢物，的確是恰當不過。因為他們雖滿腹邪惡，在人前卻顯出一副聖人君子的外貌。對他
們而言，唯一所希冀的只是義德外表的虛偽光彩。

所以，應當勸告他們，萬勿輕視他們所走的正路；反之，要相信所有的正直，都必將贏
得更好更大的賞報。凡是存想只要自己的善行能流芳百世，便心滿意足的人，都是把自己的
善行主動貶了值——既然他們行善的目的，只是為了求得人世間剎那即過的褒揚，實際就等
於把值得永遠賞報的功行，大大貶價出售。論此，真理曾慨嘆地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他
們已獲得了他們的賞報。」（瑪六5）

應當勸告他們，最要留心的是，當他們在暗中實為地痞惡棍、邪惡小人，在明處卻又活
像多行善舉、一絲不苟的仁人君子時，這種兩面陰陽做人的態度，無異表示使人追隨他們可
逃避的，使人愛他們所憎恨的。這種是非顛倒的作風，到頭來，是為他人生活，為自己死亡。

相反地，應當勸告那些在暗中為善，卻又因自己在明處所犯的某些過錯，任人批評詆毀的人，要特別注意，萬勿自己為善，走正直的路，藉以充實自己的精神生活，卻因為缺少聖德美譽的外表，導致人失足喪亡；萬勿愛人不如己，饕自己以養身可口的醇酒，對注視自己的人，卻飲以有毒的飲料。

這種人，一方面對近人的生活助益很少，另一方面倒是為害不淺。因為他們所努力的是在暗中為善，在明處卻用自己的惡表，散播邪惡的種子。

不拘何人，把他所行的善隱藏起來，貪慕虛榮的心，因此被制服，但卻上了另一大當。因為他們忘記了，這對人畢竟不會有何建樹。凡不把自己可為人師表的善行揭示出來的人，就好比播種之後，卻割除所生的根苗。故真理在福音上說：「你們的光也當在人前照耀，好使他們看見你們的善行，光榮你們在天之父。」（瑪五16）不過，在同一福音上，真理所講的另一句話，卻是命令一件截然不同的事，因為祂說：「你們應當心，不要在人前行你們的仁義，為教他們看見。」（瑪六1）

聖經上命令我們，不要在人前行仁義，為教他們看見，另一方面又命令，我們的善行應教別人看見，這種明顯的矛盾應怎樣調和呢？原來，我們所行的仁義，不應顯示於外，為求得別人的讚揚；但我們的善行，應當在人前顯露，為的是藉著我們善行的光芒，光照別人，

增加天父的榮耀。除此，讀這兩段經文時要注意的是，當上主禁止我們在人前行仁義，立刻加上一句：「為教他們看見。」從另一方面，當祂命令我們，要把我們的善行顯露給人，為教他們看見時，十分自然地附帶一筆：「光榮你們在天之父。」

所以，什麼應教人看見，什麼不應教人看見，從這裡說這兩句話的目的，我們就可了然於懷了。一個人多行仁義，為了自己的緣故，不要貪望教人看見；但為了增加天父的光榮，也不要隱藏起來。

因之可說，一件善行雖行於暗中，卻等於公開在人前進行；反之，雖當人面前行的，卻等於是在暗中進行。原來，凡是當人面前所行的善工，其最終目的不是為尋求自己的，乃是天父的光榮，那就等於把他所行的善工都隱藏起來；因為，他所冀求悅樂的唯一上主，是他的證人。凡是在暗中所行的仁義，卻惟恐人們不知，甚至也渴望人們的稱揚（或許也沒有人理會他的表現），就等於是當人面前行的；因為，在他心內想望有多少人稱揚他時，也就是教多少人對他的善行作證。

人們的眼只看外表，他們對你沒有好感，本來無可厚非；但你給他們不好的榜樣，便不能推辭無罪了。所以那些不介意他人批評的人，雖然本身沒犯什麼罪過，但因外表給人的印象不良，便不能推辭無罪。

這也是為何聖保祿給那些相信吃了某些不潔物並不犯罪，不過這樣行動的人，可能給良心軟弱的人立下惡表，說：「但你們要謹慎，免得你們這自由的抉擇，成了軟弱人的絆腳石。」（格前八9）又說：「那麼，這軟弱的人，基督為他而死的弟兄，也就因了你的知識而喪亡！你們這樣得罪了弟兄們，傷了他們軟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格前八11—12）

所以，當上主訓示梅瑟說「不可咒罵聾子」時，馬上又加上一句，說：「不可將障礙物放在瞎子面前。」（肋十九14）咒罵聾子，就是訕諷不在場及聽不到的人；將障礙物放在瞎子面前，就是做的事固然於理於法無所不合，不過對於那些不知理法的人，卻成了他們失足的原因。

第卅六章 勸告人時應特別留心

這是管理靈魂的牧人，在講道時應遵守的規則，也就是要多方努力，認準每個人的病症，再開適宜的藥方治癒他們。

不過，在勸告每個人時，能顧及到每個人的優點及缺點，需要很大的用心；告誡每個人

對他們的毛病，加以適當及應有的注意，也是很辛苦的；告誡無數患有不同病症的聽眾，使他們在同一講道中，每個都得到教益，欣獲治癒的良方，確實是極難能的。在同一時間，勸告者的口齒應是既犀利又婉轉，以致聽眾的毛病儘管不同，但每個人都能發現適合自己的良方。這在勸告者本人並無偏頗；他好似手持雙鋒劍，在欲海中穿插往來，大加砍伐肉欲思想的蠢動。

舉例來說，勸告傲慢的人崇修謙德，卻不應因此加重心細的人神魂不安；勸告心細的人要尊重權威，卻不應因此助長驕傲人的氣焰。向懶惰怠慢的人宣講勤謹行善，卻不可因此使好動的人有妄動亂撞的藉口；勸告好動的人做事要有節制，三思而後行，卻不可使懶惰怠慢的人感到定著不動畢竟安全得多。勸告沒有耐性的人消除心火，凡事隱忍，卻不可因此增長性情溫和及柔順人的自滿；設法激起溫和及柔順人的熱忱，卻不可使衝動易怒的人發作。勸告慳吝的人要慷慨好施，卻不因此放鬆對奢侈浪費的人責以節約儉省；勸告奢侈浪費的人要崇尚節儉，卻不因此使慳吝的人感到在鼓勵他們做守財奴。向無法克制性欲的人讚揚夫妻生活，卻不因此招惹那些度清心寡欲生活的人貪戀淫樂；向度清心寡欲生活的人讚揚冰清玉潔的高貴，卻不因此使結婚者自慚形穢，感到生男育女的夫妻生活為可鄙可恥。向人們宣講美善，卻不可因此從側面助長邪惡。極力讚揚至善堪羨，卻不可因此使人感到微善不足道；訓

導人微善必行，卻不可因之使人相信，微善已足，至善無求取的必要。

第卅七章 應怎樣勸告有矛盾性格的人

在普通的講道中，警覺到每個人的隱祕衝動及其原因，並技巧地加以勸告，彷彿太極拳手，很藝術地擊向各方，萬無一失一般，對講道者來說，委實是個沉重的擔子。當他迫不得已要向一個有矛盾性格的人講道時，那擔子的沉重，更可使講道家喘不過氣。大致來說，一個天性太過樂觀的人，會突然自發地受到憂鬱的籠罩，而與先前判若兩人。

所以，講道家應特別操心，盡速驅除這種突擊而來的憂鬱；不過，不可因此助長他來自天性的樂觀。同樣，約束來自天性的樂觀，卻也不可因之使他陷入相反的憂鬱。

有些人天性急進，做事匆促鹵莽，但有時他會受到生自內心的恐懼阻力，突然停止他急於要做的事。有些人天生膽怯，做事瞻前顧後，什麼都怕，但有時他會冒失地鹵莽行事。對於前者，要設法使他們控制住這種突然襲來的恐懼，不過，也不可給匆促鹵莽有抬頭的機會；對於後者，要努力使他們壓抑住冒失的鹵莽，不過，也不可加深他與生俱來的膽怯。

如果心靈的醫師遵守這些規則，並仔細地學習運用那些不醫治心靈，乃是醫治身體的技術，有什麼可見怪的呢？大致來說，內發的疾病最傷害虛弱的身體，故此，似乎該用強烈的藥石從速治療。不過，虛弱的身體對猛烈的藥石又怎吃得消？

所以，那些負責療治人的醫師，既要努力把病徵根除，又不可使身體的虛弱加劇，免得疾病與生命同歸於盡。因之，在開方處藥時，要病症與虛弱兼顧，所下的藥，既治病，又可使虛弱的身體恢復健康。

如果治療身體的藥物，雖整個吞下，卻可有分散的效果，為何在同一場講道中所開的醫治心靈藥方，不能先後治好人心的病症呢？既然討論的是不可見的精神事物，這種藥物的奇效也是高深莫測的。惟有既可治癒內心已有的毛病，同時又能培養天性的良方，方是真正適當的藥物。

第卅八章 為根除大毛病，小毛病應放棄不問

有時兩種毛病的創傷，同時為害及壓迫人靈，一則輕微，一則重大。故在克除毛病時，

應有先後緩急之別；凡是愈能加速使人喪亡的毛病，則也愈應盡速根除。

如果，非聽任另一毛病的發展，否則不能有效地制止足以致人於死的某一毛病，這對講道家來說，也是可容忍的。這意思是說，因為我們的勸告，制止一個可以使人到達喪亡地步的毛病，但同時又很技巧地容忍另一個毛病增長。他這樣做並不是在加重病症，乃是在設法挽救病者的生命，爭取良機，企圖恢復他先前的健康。

有人貪享口腹的快樂，漫無節制，因而邪淫的芒刺寸步不離地刺著他，使他既不勝其煩，又恐臨陣失敗，當他齋戒苦身來約束自己時，貪求人們讚揚的虛榮心卻又在蠢動。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到，除非孕育另一個新的毛病，否則不能根除那個先已有的毛病。

什麼病症應首先著手、趕快醫治呢？還不是危險性極大的瘟疫嗎？可知，因著齋戒的德行而使貪慕虛榮的心坐大，有時是應該容忍的，因為不如此，與貪享口腹一起俱來的淫樂，將會輕易地致人於死。

這也是為何聖保祿在想及他懦弱的聽眾，或者任由他們繼續於惡，或者為博取人們的頌揚而行善時，說：「因為長官為行善的人，不是可怕的；為行惡的人，才是可怕的。你願意不怕掌權的嗎？你行善吧！那就可由他得到稱讚。」（羅十三3）

這並非說為不怕現世的任何權柄，或者從權柄方面獲得像流水浮雲般的讚揚而應該行善；

乃是在想及聽眾的懦弱心靈，無力振作崇修俊德，既躲避邪惡，也遠避人們的讚揚時，我們的宣道大師聖保祿，以勸告的方式，提示他們一個新的小毛病，好藉此除去另一個老而大的毛病。

他所提示的輕而且微，所除去的卻重而且大。這也就是說，既然他們不能在抖擻精神的同時放棄一切的邪惡，那只好暫時留給他們一些分外有親切感的小毛病，結果因此不必費多大氣力，便拔除了另一個大毛病。

第卅九章 對軟弱的人切忌講高深難懂的道理

講道家應當知道，不能要求聽眾做超過他們力之所能的事，免得他們用力過度，遭致心靈整個崩潰。高深的道理，應當是在聽了許多道理之後，自發地領會；對於僅聽了一點點道理的人，高與深均所不宜。

所以，真理曾親口說：「究竟誰是那忠信聰明的僕人，主人派他管理自己的家僕，按時配給他們食糧呢？」（瑪廿四45；路十二42）配給食糧，是指說話的方式。配給食糧時，要

按每人的需要；同樣，講道時也要遵守這個原則。給心胸狹窄的人分配一些不能頓悟的道理，他們自然無法存在心內。

故此聖保祿也說：「我從前對你們說話，還不能把你們當作屬神的人，只能當作屬血肉的人，當作在基督內的嬰孩。我給你們喝的是奶，並非飯食，因為那時你們還不能吃，就是如今你們還是不能。」（格前三1—2）因之，梅瑟停止同上主說話而出來時，用帕子蒙住在以色列子民前發光的臉，因為民眾不能明瞭他發光的奧祕理由（出卅四33）。

所以，上主天主藉著梅瑟的口出命說，如有人鑿井而不設蓋，或雖設蓋而常開，致有牛或驢陷落井中，井主要用錢來賠償損失（出廿一33—34）。這意思是說，如果一個講道師，因他所說的話，使潔淨或不潔淨的心靈失足，他就應受罰賠償損失，因為聽眾的愚昧心靈，來到知識的高深源泉時並未覺察，以致失足陷死。所以，上主給真福約伯說：「誰將智慧賦予雄雞？」（約卅八36）

神聖的講道家，在舉世黑暗污濁的時候，好比雄雞以牠的歌喉報曉，吶喊著說：「現在已經是由睡夢中醒來的時辰了。」（羅十三11）又說：「你們當徹底醒悟，別再犯罪了。」（格前十五33）雄雞在深夜裡習慣引吭高歌，但到晨曦迫近時，其歌聲則逐漸微弱，終至無聲。一個真正的講道家也應如此。當人靈一片黑暗時，他應振臂高呼，啟迪人靈，彷彿夜半

鐘聲，將人從迷津的睡夢中喚醒，但對隱祕的奧理卻應隻字不提。因為當人們一旦進入真理的光明時，將自會領悟有關天上的高深奧理。

第四十章 論講道家的言與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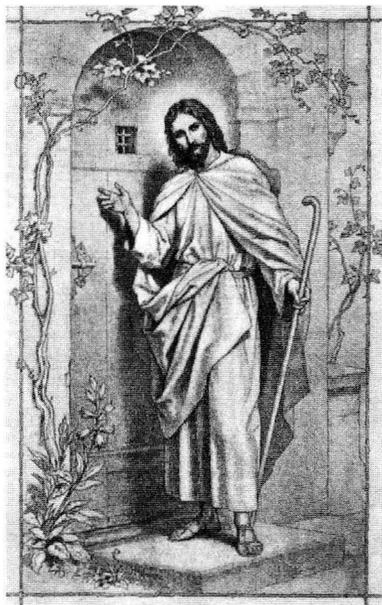
給社會各階層及具有不同天性優點與缺點和嗜好的人講道，究應怎樣發言，在以上的各章節內，我們已講了不少。現在為了愛德的緣故，我們不得不返回自身，談論一些有關講道家本人的問題。

每個講道家必須認清，他的工作並非只限於一張嘴巴，乃是行動與嘴巴要互相配合。他要言行相顧，最好是先行後言。因之，講道家與其用他的嘴巴召喚人，告訴人應走的方向，倒不如用他生活的美善，引領人走向聖賢大道。

為了描繪出一個講道家的真面目，上主天主曾取用了那隻雄雞作比喻。大家都知道，雄雞在引吭高鳴時，會先振起雙翅，然後好像虐待自己一般，自拍自打，好使自己更加清醒，真正的講道家也必須如此。當他們的嘴巴準備講出聖善的勸告時，先應自行警惕，努力進修，

免得自己疏於為善，卻不知恥地積極激勵別人，使人家不服，說：「醫生，先治你自己吧！」他們首先要行為聖善，並且不時以高尚的志趣鞭策自己，方能呼籲人考慮度個完善的生活。他們首先要用思想的雙翅，自行拍打，自我檢討，清查一切無益或疏懶的情事，好細心地加以糾正，方能用嘴巴指責別人，幫助人們改善他們的生活。他們首先應當慟哭流淚，自懲自處本身的過錯，方能振振有辭，指控別人應受懲治的一切過錯。在勸告的呼聲尚未出自他們的口中時，他們首先要用他們的行事向人解說，他們究竟要說些什麼。

第四部
論收斂心神



講道需要準備，且應針對聽眾的程度，用適宜的方式講出，方能收到豐富的效果，不過效果有了，講道家往往竊喜，自鳴得意、自矜自誇。故此必須特別留心，自警自戒，認為自己一無成就，免得他醫好別人的沉痾，使別人起死回生時，卻因疏忽自己的健康，而一病不起；免得救助了別人，自己卻兩手空空；免得親手扶起倒下的人，自己卻不幸滑倒。

德行的偉大，對某些人來說，往往是失足的機會。因為一個人太依靠自己的力量、對自己過度有信心，使疏於防範，終致喪生。德行攻克毛病，帶給人們一種快樂及安全感，往往能解除人心的武裝，使人對環繞自己、俟機偷襲的敵人不再提防，自認環境安全故鬆弛戒備。而那個狡黠的騙子，更會遇風吹火、推波助瀾，向疏忽防範的人，歷數他們所行的善舉、所修的德行，把他們捧上九霄雲天，使他們飄飄然不禁相信自己與眾不同，自動地走向驕傲的陷阱。

所以，應當告訴他們，終日懷念自己所修的德行，在公義的審判主眼裡，便是自設圈套。因為，凡是回顧自己的善舉及德行的人，難免自鳴得意，甚至自滿，這樣一來，他便跌在謙遜的創始者面前。

故經上給驕傲的人說：「你比誰更華美呢？你下去吧！同未受割損的人臥在一起吧！」（則卅二19）這彷彿是說，因為你以所崇修的諸德華美而自誇，你要受你華美的摧毀而失足。

是以先知藉耶路撒冷來譴責那些因功高而驕傲的人，說：「因我用我的飾物點綴了你，你才如此美麗無瑕——吾主上主的斷語。然而你仗待你的美麗，憑著你的名聲去行淫，與任何過客縱情淫亂。」（則十六14—15）當一個人在暗中竊喜自己所修的美德與功行，以為得救是萬無一失，因而自喜自幸時，便是憑著自己的美麗無瑕。但可惜的是，這種憑藉卻導引他去放蕩行淫。因為一個人在心裡自我欺騙，正中了那個邪惡大騙子的詭計，使他更方便地騙哄你，催你走入罪惡毛病的深淵。

應當注意的是，聖經上說：「憑著你的名聲去行淫。」當一個人不再尊重至上主時，便只知謀求一己的光輝榮耀，把因著講道的職務所得自恩賜者的一切恩惠優點，全然歸諸自己名下，因而渴望向人宣揚自己的見解，設法使人知道，他是當世出類拔萃的偉人或學者。故凡是放棄合法的婚姻生活，為了貪慕虛榮而與腐敗的惡神苟合，就是仗著自己的名聲去行淫。

所以達味聖王也說：「他讓自己的力量為人俘虜，將自己的光榮交於敵手。」（詠七八61）當人類的宿敵使人對自己的善行感到自傲時，便也同時掌握住了這個可憐的被騙者；這也就是說，他把自己的力量與光榮交在敵人手中。像這種對自己德行的自傲，時常伺機侵擾被選者的心靈，使人防不勝防。不過，當人自我高抬時，便感到心內空虛；這種空虛時常會喚醒迷夢，引起恐懼驚惶。故此達味聖王說：「我曾自誇過說：『我永不會動搖。』」（詠

三十七) 因為他過分自信，錯估了自己的力量，其結果如何，從他稍後的話即可看出，他緊接著說：「但是祢一掩面，我便立即感覺到失措驚惶。」(詠三十八) 這清楚地說明，我本來非常自信，以為我膽壯氣足，不過，當我一旦被棄時，卻認出了我是如何的脆弱，不堪一擊。因此他再說：「我今起誓，我並決定，堅守祢正義的諭令。」(詠一一九106)

但是他誓言必行的，並非他力之所能；心固之餘，力卻不足。他驚惶失措地發覺了自己的脆弱無能，故此他突然一轉，奔向祈禱求助說：「上主，我已經受苦很重，照祢的諾言，保我生命。」(詠一一九107)

有時上天在頒賜恩惠之前，先教人想起自己的軟弱，免得他一旦領受了上天的德能而自傲。故厄則克耳先知其時被導入默觀天上的事物，上主先稱他為人子，這好似在忠告說：對於你所見的一切，千萬不要驕矜，你要仔細想想，你究竟算什麼？你固然透悟了至上的奧理，但你總不得不承認，你畢竟還是個人。我幾時提拔你，彷彿脫離人間，生活在另一個世界，但我同樣也要召回你，重溫你的軟弱無能。

從以上說的看來，我們一旦受誘惑，感到功全德備時，必須放眼我們的軟弱，有益地壓抑自己，在自己的頭上澆冷水。不要看我們已做了多少，乃是要看，由於我們的疏忽，尚有多少好事未做。這樣，當我們因自己的偷懶無能而感到懊悔痛心時，才能在謙遜的創始者面

前勇氣百倍，立於不敗之地。

大致來說，全能的天主雖然對牧靈人員的智德大部分予以充實，但仍留給他小部分的不齊全，好使他即或以奇德異能來照耀他人，自己的不齊全倒常擺在眼前，終不能盡數掃除，因而對自己的大德也就不敢自誇。既然他終年勞苦用心，尚不能根除那些瑕疵，對自己的其他行事，也就羞而不談了。

結語

請看！我可愛的仁兄，為了你的指責，我不得不起而答辯，絞盡腦汁，搜索枯腸，設法闡釋牧靈人員應是怎樣的人。我好像一個畫家，自身雖污穢不堪，卻繪出了一幅美麗的人像。我雖仍在罪惡的風浪中掙扎，卻指點其他的人，誕登齊全的海岸。

因此，我至誠地請求你，在世海茫茫中，隨時以你祈禱的小舟來接應我，當我被牧靈人員的重擔壓得抬不起頭來時，以你大慈大悲的手來扶助我。

靈修叢書

書號	書名	著(譯)者
205252	流露出上主的深情大愛	費南德茲著，光啟文化事業譯
205259	主愛多繽紛	歐里凡著，張令慧、黃士芬合譯
205262	另一種愛——莫里斯與小德蘭	派翠克·艾亨著，荊嘉婉譯
205269	愛是一切	白曼著，張淑華譯
205270	生命之杯	喬意絲·露帕著，小則譯
205281	內心平安之道	雅格·斐理著，符文玲、狄明德譯
205283	靈魂的渴望——細說基督徒靈修	榮·羅海瑟著，黃士芬譯
205285	天主與我 ——祈禱：意識到天主與我的關係	威廉·貝瑞著，楊黎芳譯
205287	遇見牟敦——盧雲眼中的默觀者	盧雲著，黃美基譯
205290	找到自己，找到天主 ——跟隨牟敦及其他聖賢活出真我	詹姆士·馬丁著，姜川譯
205292	沙漠裡的靈光 ——與查理·富高一同體驗天主	馬賽·納斗撰述、選輯， 逢塵瑩譯
205294	與瑪利尤震神父一起祈禱 15 天	德格來爾、吉夏合著，逢塵瑩譯
205295	修行默觀祈禱	佩琪·威爾金森著，聖衣會譯
205296	貧窮的喜樂——與亞西西的方濟和 佳蘭一同體驗天主	賀朗·彭諾方編著， 王書芬譯
205298	正教導師談祈禱卅二講	貝伊拉里翁總主教電視演講， 愛西里爾譯
205299	你的神有多大？	保祿·顧定豪著，王慧敏譯
205301	活出天主經	羅雲·威廉斯、溫黛·貝克特著， 梁偉德譯
205303	做個內心自由的基督徒	雅格·斐理著，聖三德萊譯
205304	祢是我的朋友	威廉·貝瑞著，譚璧輝譯， 台北依納爵靈修中心校訂
205305	現代人耶穌 ——一個徹底自由的靈修	雅博·諾蘭著，黃美基譯

書號	書名	著(譯)者
205307	體驗天主——在祈禱中分辨	威廉·貝瑞著，黃美基譯
205308	四碎之燈——重新發現天主的 臨在	榮·羅海瑟著， 陳芝音譯
205309	開門 ——走向真實自我的42天	喬意絲·露帕著， 麗娜譯
205310	神祕的聖像畫 ——ICON的技法與意涵	聶書嵐著·繪， 盧玫君譯
205311	不安的靈魂——從欲望、罪惡感及 自我中得釋放	榮·羅海瑟著， 黃女玲譯
205313	與伯爾納德一起祈禱15天	方濟·維尼著，鄭嘉斌譯
205314	祈禱三階段——從相識到相愛	多瑪斯·格林著，姜川譯
205316	與德日進神父一起祈禱15天	安德烈·杜波斯主教著， 王慧敏譯
205317	天主的愛子——盧雲的靈修傳記	麥可·歐勞福林著， 林瑞琪譯
205318	憂苦中的安慰 ——與神祕家朱利安一起祈禱30天	約翰·可凡編著， 小加譯
205319	避靜、祈禱與分辨 ——依納爵神操101問答	拉蒙·鮑狄斯塔著， 謝詩祥、鄭兆沅譯
205320	盧雲——永不止息的尋覓天主	澤葳·伯曼著， 許建德、萬致華譯
205321	忠實的朋友——生命與不死的妙藥	瑪麗·普思特著， 林清華譯
205322	與盧雲一起祈禱15天	羅伯特·伍尊著， 黃女玲譯
205323	觸動心靈的70個祈禱	拉蒙·鮑狄斯塔著， 黃女玲譯
205324	慧心·一笑	詹姆士·馬丁著，林瑞琪譯
205327	神啊，祢是來整我們的嗎？	李察·雷翁納著，張宗德譯
205328	生命的地標 ——依納爵式的內心之旅	瑪格麗特·席爾芙著， 倪淑蘭譯
205329	與聖本篤一起祈禱15天	高齊耶著，盧玫君譯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牧靈指南 / 大聖國瑞著；馬千里譯.-- 再版.-- 臺北市：光啟文化，
2015.2〔民104〕

面：公分

ISBN 978-957-546-806-4（平裝）

1.教牧學

245 104000744

牧靈指南

1968年4月初版

2015年2月再版

◎版權所有・翻版必究◎

著者：大聖國瑞

譯者：馬千里

執行編輯：劉詩媛

出版者：光啟文化事業

地址：台北市(10688)敦化南路一段233巷20號A棟

電話：(02)2740 2022

傳真：(02)2740 1314

郵政劃撥：0768999-1(光啟文化事業)

發行者：甘國棟

E-mail：kcg@kcg.org.tw

網址：http://www.kcg.org.tw

承印者：永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師大路170號3樓之3

電話：(02)2367 3627

定價：280元

光啟書號 201004

ISBN：978-957-546-806-4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調換。

牧靈指南

Pastoral Rules

一本牧靈人員都該擁有的教宗牧靈經典

本書是教宗大聖國瑞寫就的牧靈必讀經典，共分四個部分，由淺而深，步步論及一位好的牧靈人員各項資格與行事準則，包括怎樣的人適合擔任牧靈人員、牧靈人員應度怎樣的生活、如何因材施教勸勉不同習性的「羊羣」，以及講道之收斂心神。書中提及醫治人靈的講道之法，如今看來仍深中要領、完全適用，實屬難得的神修極品，歷久彌新。

 光啟文化事業
Kuangchi Cultural Group

ISBN 978-957-546-806-4



9 789575 468064

光啟書號 201004 定價 280元